

馮尼爾著

劉美麗  
葉柏華 譯

#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

廣學會出版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 馮尼爾著 劉美露 葉柏華合譯

(一九四六) 二九二面

本書著者乃紐約著名的牧師，在少年時曾在精神病院服務，就任牧師後，曾親自運用聖經及宗教的信心指導患精神病的人，經其治愈的，爲數甚衆。這一本書是說明聖經與基督教信心怎樣治療精神與肉體的疾病。凡基督教的牧師，社會工作人員，醫師、護士，神學院學生都宜人手一篇。卽一般智識階級亦宜一讀。這一類的書之華文譯本在我國還是初次問世。

**Pastoral Psychiatry**, by John Sutherland Bonnell, translated  
by Mary Liu and P. W. Ip.

(1946) 292 pp.

This book is by a distinguished pastor in New York who for many years has given personal counselling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whose mental health has affected their physical well-being. It shows how the Bible and Christian faith can be used in the healing of mind and body. The book ought to be in the hands of all christian pastors, social workers, doctors, nurses and seminary students. The average intelligent reader will also find it both profitable and interesting. It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to be published in Chinese.

---

民國卅五年十一月 初版 1000本

馮尼爾著

劉美麗  
葉柏華 譯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

廣學會出版

#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

## 目次

埃麥斯醫學博士序.....	一一二
緒言.....	一—三
第一章 我的父親.....	一
第二章 練習服務.....	二四
第三章 心靈治療法.....	五八
第四章 你爲甚麼恐懼？.....	九一
第五章 青年性的問題.....	一一五
第六章 自卑與自傲.....	一四九
第七章 『教養孩童』.....	一八一
第八章 悔罪與赦罪.....	二一六
第九章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	二五〇—二九二



## 序

本書之名已足以形容本書之內容。作者馮尼爾博士在本書中曾指出精神病治療法，若依據聖經的來源與使用，則以治療靈魂 (Soul) 為主，以醫治精神 (Mind) 爲副。作者自身，既是一個牧師，在工作中曾竭其全力，以肯定和簡易的方法治療病者的靈魂，如普通醫生治療精神病一樣，使病人的感覺、情緒、思想、恢復常態。

本書所述關於著者與教區裏的人的談話，以及他應付他們的問題的方法，很足以使一個略看這書的人，承認他是有專門心理治療的學問——精神治療學，但一個細心的讀者，就會明白這一本書倒是治療心靈的專書。

這本書既有如此之內容，與深厚的含義，那就不難不脛而走。它不但對於病者的個人，以及一般人在靈性上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亦可以給予一般精神病治療學者學術上的貢獻。以它的顯明的大綱與其隱伏的內容來說，這一本書已超過了醫學的精神病治療範圍，它的內容已包含了任何教派的牧師所宜知或所欲知的一切方法，並可以使他們在日常工作中，運用那些方法來應付教區的教徒。

這一本書又證明了心靈健康與活動，不特能促使精神的健康、自由、與獲得俗世的所謂幸福，同時又可以使人獲得豐富的生命。

埃麥斯序於美國紐約

一九三八年十月

## 緒言

我使用這精神病治療的名詞 (Psychiatry)，是與現代流行的使用不同，因為這一個字很足以使我注意到這個字的來源。

這個字是從兩個希臘字 *Psyche* 與 *iatria* 而來的。前者的譯文是『精神』 (Mind)，但這種譯法似乎不是那字的主要意義，它不過是力得勒與司各特著的希臘辭典中的第三個解釋。那辭典對於這個字的解釋，有如下的次序：

- (一) 『氣息，特別是指生命的記號、生命、精神。』
- (二) 『人的靈魂，與人的身體相對。』
- (三) 『靈魂、精神、理智、了解。』

這些希臘字 *Psyche* 『靈魂』或『精神』與 *iatria* 『治療』或『醫藥治療』，若聯結起來，便成了『治療精神』的意義，平常的人與醫藥界中的人對於這一個字，不論在明顯的方面，抑或在隱伏的方面，都用作『醫生治療精神病』的解釋。這一個字既為醫生所專用，因此，就沒有普通的醫生稱自己為精神病治療學者。



凡研究過這些字的來源的人，往往願意接受字典權威力得勒與司各特所舉的定義。

這個 *Psyche* 字的第一與第二個定義——氣息、生命、精神、人的靈魂——完全與醫藥的原理沒有關係，祇有與宗教的要義有關係，因為醫藥的原理祇能在第三個意義中找到，那就是：精神、理智、了解。

這個 *Psychiatry* 字的主要意義，就是『治療人的靈魂』，它不但沒有指身體，而且也沒有指精神、理智、與了解。

在聖經的記載中，有一個文士與耶穌談話，那文士問祂，什麼是第一要緊的誡命？主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就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一）依據新約三福音（二）的希臘文本，『靈魂』這個字 (*Soul*) 就是 *Psyche*，『精神』這個字 (*Mind*) 就是 *dianoia*。耶穌把這兩個字分得很清楚。

所以我在本書所討論的，就是跟隨新約對 *Psyche* 這個字的解釋來討論。我做這工作，在未作以前，我對於這個字的醫藥的含義，我久已知道，同樣的，我也知道怎樣治療靈魂的方法。我並不以自己為一個精神病治療者，如醫生之視自己為精神病治療專家一樣。我的工作與醫師以及精神病醫師的工作不同，因為我的方法和目的是完全注重靈魂。我尋求上帝

幫助，使我能解決現在這個問題。

在這本書中，從始至終，凡在可能的地方，我已很仔細的避免運用專門醫學名詞、精神病治療學名詞、神學名詞、與成語。

本書所舉的例子，凡關於曾與我商議過的人的真姓名，在本書中完全用假名代替，凡關於與精神治療或靈性上不甚重要的地方，我都把他們的事實略加改動了。

註一：可 12 .. 30

註二：太 22 .. 37；可 12 .. 30；路 10 .. 27



#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

## 第一章 我的父親

「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25：21）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14：27）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詩23：4）

四十六年以來，我父親都是做了加拿大、親王愛德華島、查羅敦城、福爾康活醫院的職員。在這四十六年中，他大半的光陰都用在管理精神病院。我從十歲時起，就喜歡在週末的餘暇，不時到他醫院裏去玩玩。在他早晨巡迴服務的時間，他總帶我一齊走。他手上挽着一籃子包裹材料，如綑帶、膏藥之類，預備照醫生所指定的，為幾個病者換藥。有時在某一個病房中，他會對我說。



「你和看護可在這裏等等。我到第二間病房，爲病者換怪難看的敷料。」

當我在等他時，我就利用這個時間和病人談話，或聽他們談話。他們對我很友善，並把我當作我父親的一個助手一樣。

在那早期的幾年中，我在初步的方式已認識了各種精神病的病態。後來我也學識了一切專門的名詞，並更明白精神病的病源。

那醫院裏，有一個病人，名叫真美，年紀已有四十五歲，但他僅有小孩子的智力。我很喜歡聽他講話，他站在角落裏，依照我的請求，背誦「馬利有一隻小羊」。院裏的病人大家都叫他「獸子真美」，而我的父親總是叫他「真美」。

那裏有患各種精神病的病人。其中有一個病人叫做麥克，他是一個愛爾蘭人，我就在那時認識他，後來在二十五年中，他成了我的好朋友。他所說的滑稽的話語，很使人聽得有趣，因爲聽的人多，他自己也以爲快樂。這個人是不時到醫院治病的。他往往留住院中，三個月至六個月，藉此治療，病愈出院。他是一個船夥，有時在一兩年中完全神志清明。通常他一覺得神經病發作，就立刻到醫院治療。每每在精神病並未完全發作以前，他已到了醫院。

我在病房初次見他，就看見他面部和兩手都受了很厲害的火傷。在這一次，他神經病發

生時，未能及早趕到醫院，因此纔有這種傷害。據說，他往醫院的途中，在某一個小鎮中休息，因為他是羅馬教徒，便參加那裏的小禮拜堂彌撒禮拜。他未往教堂以前，他突然的想道，他應該在祭司禮拜完畢時，把自己獻給上帝，作為祭品。他決定了這主意以後，便照方法行事。教堂裏的看門人看見了一個矮胖、衣冠楚楚、面目和善的人，手臂中夾着一個頗大的包裹進來。他坐在教堂的中央。在彌撒最緊張的時候，會衆把注意力集中在聖壇，看看有什麼的舉動時，他立即打開包裹，取出一張浸滿火油的單被，把那單被蓋着自己的頭，用火柴燃燬牠。會衆見座席中有張單被燬火，驚惶不置，但在未將火打熄以前，那人已受了很重的火傷。當我與他談及這件意外的事情時，他已承認這是極大的笑話。我的父親對他說：

「這一次，我希望你能夠明白，麥克，表示感謝上帝的方法是很多的，有許多方法都比把你自已受痛苦好些。」

在醫院中有一個最苦惱的人，這人是一個蘇格蘭人，他患着憂鬱病。他撫摩着我的頭，向我說，你希望我不要以到這種病院的地方為不幸。他與我談話時，淚出滿眶，他哭着對我說，他的妻子和兒女都死去了。後來我的父親告訴我，他所說的話都是假的。他雖然這樣說，但我不宜當他是一個說謊者。我父親還加了一句話，他說，如果為這個人的苦惱而煩亂，

那就沒有有益的意見供獻給他。我知道，我父親是不願我和這些患憂鬱病的人相處過久的。

在另一邊，站着一個呆如木人、動也不動、看也不見的人，名叫貝特。我每次與我父親走近這個人的面前，我父親總對他說：「貝特，我的兒子再來看你。」可是貝特對我完全沒有注意。他面上的表情，絕無改變。他身體的肌肉，絲毫沒有移動，他從來不曾對我說過一句話，或作出一種表示，知道我的來或去。我父親說，貝特對他也是一樣的。他常時在他面前站着，並對他說話，雖然他沒有回應，但他總相信，他會了解他所說的話。他繼續地說道，貝特像是有許多的思想與妄念，而他的思想與妄念是太深了，任何人都難以測度。數年後，我的父親說，這個人是患了精神錯亂病（*Dementia praecox*）。

我時時都記起那患強迫神經病（*Compulsive neurosis*）的老船主。當醫院中吹哨子通知吃飯時，他便和其餘的病人走出病室，但他在從病室走到餐室的一段路中，他總是以手撫摩他所經過的某幾扇門、窗框、長凳。有一次，我叫那管理的人注意他的特癖。但他笑着對我說：「不久總會知道。」

當那船主將走近那張他常常要撫摩的長凳時，那管理的人抓住他，把他拉過了那張長凳好幾步路，但那老船主拚命掙扎，直至他獲得自由，他還是要走回那張長凳的地方，用手撫

摩了那長凳一下，然後纔快樂地走他的路。

我父親說，這個病人，如果有人能知道他少年時的事，必能把他的精神病醫好；但現時即使他的智力不受影響，他仍然不能恢復他的自由。他的行爲太過奇特，很足以擾亂公衆的安寧。

我對於我初次去探望這醫院裏那統制着女病房的，那「王后」的情形，我是很難忘記的。當我在週末到我父親那裏消遣，一日，他對我說：「你願意去看看這裏的「王后」麼？」我答應了以後，他帶我到醫院裏的女病房的一號房間。我們走進那深長的病室，便筆直地走到那「王后」的病房。

我父親用手叩門，裏面有一種柔和的聲音回答說：「進來。」

當我們走進去，我看見那病人已把她的牀豎起來，牀腳向着牆，鐵的牀架則向外。被褥已摺疊起來，很整齊的放在角落裏，被褥的上面，用毯子蓋好。那「王后」坐在裝在牀架下層的椅子上，頭頂上就是牀架的上層。枕頭布與顏色的氈毯，則排列在她頭頂上的牀架，造成一個天棚。她十隻手指都帶起了閃光的戒指，這種戒指在現在的零售店都有出售，價錢是非常便宜的。



『王后殿下。』我父親說，『我可以帶領我的兒子來看你嗎？』『可以的，』她很仁慈的回答說，並以手示意，叫我走上前。

『我很喜歡，』她說，『把你收爲我的百姓，但我希望你時時能夠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有忠誠的事實，我終有一日，封你爲武士。』她說完了這話，然後對我父親說：『我要你知道，我要給這個青年人一桶糖，但裝糖時，不要僕人用手觸及糖的本身。叫他們用長柄大勺子。』

那婦人的態度很爲莊嚴威武。我們與她相見，一瞬息的工夫，我的父親便請她准許我們退下休息。在談話時，我父親把眼睛閃動，但那『王后』自然是不知道的。她時時望着他的拜訪，並當她是她的最忠心的百姓之一。當我們離開時，她對我說：『我的孩子，我希望你總有一日做一個好人，像你父親一樣。』

在那日的下午，我從走廊走到靠近女病房的地方。我突然看見那『王后』跪在地板上，用力拿刷子擦地板。這種事情後來我看見了好幾次。從這一點，我已學識了其中的道理。在一個人的思想裏有兩種分離的與相反的意見，因它的分離，所以在一個人的意識裏，這兩種分離的意見就不能互相對立。因此，在精神病院中，一個女子可以一方面做『王后』，而另

一方面卻做了擦地板的婦人，同理，一個男子亦可以一面做『統治世界的王』，另一方面作擦地板的專家。

過了好幾年，我和我的父親談及那個『王后』的病症，他指出，意識分離可使這個女子一方面做『王后』，一方面做擦地婦；但這分離的意識每每能在日常的生活表現出來，不過所表現的方式並不強烈而已。他舉某一個人來作例子，這個人是某教會的正統派的支持者，但同時在他的業務上，他卻作惡多端。

我在小孩子的時候，我常到那醫院消遣，我實在覺得驚懼的，祇有一次。在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我的父親，爲了要照顧兩個患重病的人，必須要在病房中守候，於是他叫我一個人在九點鐘時就去睡覺。在夜半的時候，我驚醒了，我覺得有什麼事情發生。當我從牀中坐起來，室中的燈光非常暗淡，突然有一種從來不曾聽見過的聲音送到我的耳鼓裏。那聲音像是一種細微的呻吟聲，逐漸擴大起來，直至變成了可怕的號哭聲，這聲音越來越大，後來漸漸聽不見了。靜息一分鐘以後，那哭聲又起來，衝破了夜間沈寂的空氣。我坐在牀上，驚得牙齒震顫作聲，四肢發抖，我自己幾乎驚得麻木起來。至於我坐在牀上聽了可怕的哭聲多久，我是不能說，但在我看來，那好似不知多少時候了。後來，終得了救援，我

聽見了我的父親在走廊走來的脚步聲，以及他開臥室的門的鎖鑰聲。他看見我醒來和恐怖的樣子，很爲我不安。

「孩子，不要怕，」他很柔和、堅決的口氣說。

「那不過是約翰。你也許會記得，你昨天看見過在廚房裏工作的那個約翰。在這幾個禮拜中他的病初次厲害的發作起來。」

「他現在覺得什麼？」我問，「他覺得疼痛嗎？」

「不是真痛的，」我父親回答說，「但他相信他是在受苦。他說，我們在醫院裏有部機器，他稱那機器是「世界的火炬」，我們將電流開放，就可以使他全身受着數百萬針刺一樣。」

我聽了我父親那番和藹的話，我已明白這哭聲的來源，我開始奇怪，我爲什麼會驚懼？「你用不着爲你的懼怕而慚愧，」我父親像是看穿我的思想，繼續地說，「因爲即使是成年的伴隨人，如果他們初次聽見這哭聲，也會震驚的。當我不在這裏，而發生了這件事情，我覺得很不安。」

後來我和約翰認識了，他在神志清明時，便將他過去的事情講出來。他對我說，他受了

敵人暗中的損害和痛苦已好幾年了。當他看見兩個人談話，他就以為他們必定在計劃謀害他。我父親對我解釋說，這個人是患了慢性的癲狂病。他說，我們大家都要希望我們的家裏人，以及熟識的人談論我們，假若我們自己變成神經過敏，疑心別人對我們的意見，那我們在精神上就有顯著的不安，我們若有這種毛病，那就須要改正。

我父親是精神病院的管理人，當然也要負責管理醫院的一部份責任，他除了使病人獲得安寧，管理醫院之外，還要去購買醫院裏的用品，指導伴隨的人和病人保持院中的道路、草地、樹木，使牠們成爲完整美觀。

我的父親從未入過醫科大學讀書，他除了聽醫務總管所講的演詞外，很少到醫學班裏學習。但他買了不少精神病治療法的課本閱讀。他雖然沒有受過醫學專門學校的教育，但這種缺陷並沒有給予他的工作上重要的影響，因爲整個世界都是他的學校。在醫院裏進出的神經錯亂與神志清明的人都是學者和教授。

我的父親對於病者的病情非常注意。他不斷的學習，凡從他生活中所搜集得來的材料，都不絕地供獻給別人。他把自己無限制地供獻醫院。他每日在上午八時上班，下午十時下班。每第二個星期日和每星期二二的下午，他可休息，但他把大部份的下午時間，爲醫院購

物。他在醫院服務了四十六年，但他實在得到放假日的休息，不上五次。

我父親在照料病人的工作中，呈露了他天賦的才能，病人之中，不論他們是受了傷——裂傷、擊傷、骨折——或精神因受神經錯亂，不道德的事，營業失敗，或社會的制裁，或罪惡而變成紛亂，他都能照顧他們。我的父親不特醫生准許他參加照顧需用手術治療的病人，而且常時希望他到手術室幫忙。

一般病人都歡迎他到病室，所以他一入病室，所有病人都起了一致的動作來歡迎他。這好像他們等候他到臨一樣。他們走上前與他握手。當他走過走廊時，我看見他把兩隻手伸開與病人握手，因此，他每一隻手都為病人握着，他的兩條臂膊也為其他的病人握住；每每都有一班病人跟着他一齊走。他們像是小孩子，每人都想與他的父親親近。他對法國人，則說幾句法語，對蘇格蘭的高地人，則說幾句 Gaelic 語（蘇格蘭的高地人中的一種語言）；他是因人而施的（All things unto all men）；他安慰人，鼓勵人，使別人興奮。他對每一個病人，都叫他的名字。他對待病人，一如普通醫院的醫生對待無精神錯亂的病患者一樣的有禮貌和體諒。他常時仔細聽他們所說的話，他對他們的意見也予以尊重，聽了之後，還對他們說了些鼓勵的話。我看見他許多次到叫罵不休的病人的睡房裏。他聽見了他在房裏叫罵，便毫

不遲疑地走到他的臥室，將門開了，進入室內。不久，那病人便安靜的坐在牀上。我父親不是站在他的身旁，便是坐在他的旁邊。他與病者談話，問他受了什麼痛苦，他安慰他半小時後，使他精神安定一點，纔走出來。

我父親有一種習慣，他常常帶了許多剪碎的煙葉放在口袋裏，並且常將碎煙分給病房裏的病人。有一次，他這種習慣卻救了他的生命。

有一晚，在九點鐘後，他照着常例，巡視各病房。各病房的燈都已關熄，所有病人亦已關入各人的寢室。當他經過第六號病房，他聽見一種可怕的吵鬧聲音從臥室中傳出來。這個臥室是有十二個病人睡在那裏。這幾個病人一向被人視為無害的。他立刻走到那臥室，將門開了，向內看一看。從燈光裏，他看見室內有人在打架。在那時，有一個巨人，身長六尺以上，體重二百五十餘磅，手握着一隻鍍錫的鐵桶，正擊着另一個病人的頭部。還有幾個人被他擊傷，血流滿面地，躺在牀上。我父親一走入室內，那巨人（他的名字叫湯姆）便轉向門口，將鐵桶向他的頭上擺動。在我父親未曾得到機會退避及將門從外面關起來以前，那個人已撲到他的面前。在那時必要立刻想法應付，因為那病人身軀長大，氣力過人，我父親斷不是他的對手。在這危急的時間，那鐵桶正向我父親頭上擺動，他立刻伸手向口袋裏取出一塊

嚼煙，並對那發怒的病人說：

「湯姆，我送你這塊煙。」那人的行動，立刻踟躕起來。那鐵桶初時還是高高地舉起，但在一秒鐘以後，便放下來，丟在地板上，因為湯姆很快樂地伸手出來接他的煙。

在那一次危險的事件中，我父親已知道，這個病人是為強烈的吃煙慾念所控制，他將煙給他，便很快地使他回復記憶力，他救了自己，同時也救了寢室中的病人，免去再受嚴重的傷害。

湯姆一取了我父親給他的煙，他就立刻咬了一大塊，很滿意的嚼着。

「湯姆，」我父親說，「我希望你做一個好人，因此我帶這煙給你。上牀去睡覺，我來替你蓋被吧。」

那個人一聲不響地依照他的話去做。過了幾分鐘，守夜的人從病房中走來，我的父親便為受傷的病人包裹傷口。

他們不會費了多大的麻煩，已將湯姆引到另一間臥室去睡，自此以後，他便獨自一人睡在那個臥室裏。

我父親常說道，照料癡狂的病人，第一個原則，要記牢的就是不宜阻礙病人的妄念。但

他還加了一句話，不過這是指無關緊要的妄念，若有大害，或足以危害病者的生命，或有妨礙別人的安全的妄念，當然不能用此原則。但有一點，即使是一種危險的妄念，若能以極大的小心對付，必不致引起病者強烈的反抗。病者若有不甚危險的妄念，倘若想設法改變他的思想，這是徒費氣力，而不能獲得功效的，因為任何的辯論都不能使病者悅服，並承認其錯誤。他是對的，在疑慮的陰影外，他是不錯的。

我父親時常指出，神志清明的人，有時還會固執其錯誤的意見，神志錯亂的人對於其錯誤的意見的堅持力，必增加千倍。他說道，我們對於受精神痛苦的人，如果能沿着他幻想的路線治療他，很能給他一點益處。治療病者的方法，無需完全允許他的妄念，不過是引他的幻想移到思想的平行線上，但這樣一來，我們便可以引導病者到某一段落，而那一段落倒可以使他的精神得到一點安息。

病者亞爾伯特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亞爾伯特的精神病獲得良好進步之後，醫生便許他和別人同到離醫院半哩路遠的農田去工作。有一天，亞爾伯特正在工作時，突然將鋤頭丟在地上，從種蕪菁的田地中跑到一口古井旁，那古井已經被石頭和廢物填塞了許久，他走到井裏，瘋狂地用手將井內的石頭拋出來，把那廢井挖深。那管理員說：



「亞爾伯特，你作什麼事？你在那裏作什麼？」

「你不聽見他們麼？」那人回答說，「他們把我兩個兒子活埋在井底——把他們活埋在這裏。你沒有聽見他們叫嗎？我告訴你，他們正在哭叫，要我救他們。」

管理員盡力為亞爾伯特解釋，說這個井在許多年以前已經用石填塞了，怎能將人埋在底下。亞爾伯特絕不停止他的瘋狂工作，他一面挖石，一面叫道：

「你這樣講，有什麼用？我聽見他們叫喊。我告訴你，我能聽見他們叫我。」

勸誘的方法完全失效，那管理員得着另一個病人的相助，纔將亞爾伯特從井裏拖出來，但他反與他們爭打起來，直至他失了自由，被護送回醫院為止。

我父親聽見這件意外事情，就到病房裏去看亞爾伯特，他覺得亞爾伯特的精神受了非常恐怖驚擾。他的面流着血，這是在被套上羈勒套以前，自己用指甲抓傷的。他很可憐地悲泣着，懇求別人去救他的孩子。

「馮尼爾先生，你可以幫助我。我知道你會幫助我的。你總會叫人掘那井，把我的孩子救出來。」

我父親很溫柔地使他安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在他的旁邊，對他說：

「亞爾伯特，你現在是信任我的，是不是？」

「是的，」那病人回答說，「在這裏，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那末，如果你信任我，並且信我會盡力幫助你，你也要幫我的忙。你這樣大叫大喊，如果不停，那是很不好。假若你能使自己安靜，並坐在這裏，我應許你，我必盡我所有的能力把你的孩子救出來，並將他們活着的消息，回來報告你。可否現在請你安靜地等候？」

亞爾伯特答應了，而我的父親也離開了病房。

我父親回到辦公室，就用長途電話通知亞爾伯特家裏，並與他兩個兒子中的一個談話。他知道其他一個孩子也在家裏，他從電話中獲得他們給與父親的一個消息。

在這個時間中，亞爾伯特把他的眼睛完全注視着病室的大門，很心急地等候我父親回來。他一聽見鎖鑰聲，他便急速地衝到門口。我父親裝着很匆忙的樣子，走入病室，一直走到病人的面前，說道：

「好消息，亞爾伯特，好消息！你的孩子已救起了，不久，他們就會回到家裏。你的兒子喬治叫我告訴你，他們在下星期起，即開始建築路坊，這是你所希望的。他說，你聽見了這消息，必定喜歡。你明天就會得到他們各人的來信。」

那老人聽見了這消息，兩目即呈露着愉快的色彩。這顯然看出他和信他的孩子已平安無事。我父親在未離開病室以前，已將亞爾伯特的羈勒套除去，並見他坐在桌子旁，寫信給他的兒子。

我父親談及他的病人的事，使人聽見了很感興趣。他看病人像是他的兒女一樣。他了解他們的心意，他愛他們，他以能繼續爲他們服務爲無上的快樂。

他在臨終前幾個星期中，仍然關心着他的病人，他四十六年來都是以同情的態度對待病人。他患重病幾及一個月。在病勢未發生劇變以前，他覺得好些，即起來巡視各病房一次。他腦海中第一個念頭就是關心他的病人，他巡視了幾個病房，看一看那幾個特別需要他照顧的病人；雖然這樣，但在那時，他的身體是很軟弱，因此，他便不能站立得牢。

特別有一個人，是那醫院中極大紛擾的來源。這個人是一個農人，體力非常強大。他有一種幻覺，他以爲他的親屬將他送到醫院裏，是想藉此謀奪他的產業。當我父親未病之時，此人所受的痛苦並不甚大，因爲他肯遵守我父親一切的教訓；但我父親因病請假，一個月不到醫院，此人就以爲我父親因與他友善而被人殺害了。他非常強橫兇惡，因此，常被套上羈勒套，因爲他把兩個看護打傷。但最嚴重的，乃是她實行絕食，醫院方面不得已用強迫的方

法使他飲食，據他說，他的絕食是因為他們想毒死他。

我父親在覺得毛病稍癒時，他探望的第一個病人，就是這個農人。那病人看見了我父親，很是歡迎。我父親對他說：

「我覺得很不安樂，因為你不肯吃飯。你現在要吃一頓精美的餐食，我已叫他們替你拿來。你必定是很飢餓了。」

「你不知道這個意思，」那病人回答說，「我要你回來。我想他們已把你弄死了。」

餐食拿來了，我父親親自餵他，因為他仍然套着羈勒套，兩手不能移動。若將他解除了羈勒，他對大眾都有危險。

當他吃了他的餐食，我父親對他說：

「我現在要你照常吃飯，我已叫這個看護送飯來給你吃。餵你吃。」他說這話時，用手指着那站在旁邊的病房裏的看護。

突然間，他用懷疑的目光看着我父親的面。後來他說道：

「馮尼爾先生，你知道我現在懷疑你，到底你走開，是否有意令這些人來傷害我，我現在還是很疑心，我到底可進餐與否，還不能決定。你看他們這樣的把我縛起來。你想想看，

這是不是合理？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你把我放了，使我恢復自由，倘若你不肯放我，我就認你已與我的敵人聯合了，而我也再吃些什麼了。」

我父親最後在醫院患病時，曾將這件事情告訴我。他說：

「我承認我對於他的要求，我一時間不知說些什麼話好。我知道，如果他疑心我，他必定再絕食，他堅持了絕食，結果必會致他於死。突然有一個意見在我心中發現，我說：「你到這屋子的那角落裏站一些時，」我叫他走開，是使他不聽見我與那看護談話。「現在，」我繼續地說道，「你告訴我，你的敵人想害你，現在怎樣啦？」

「他們把我送到這裏來，想謀奪我的財產，」他說，「他們每日都叫我簽字，使我屈服他們。」（這種事情自然是一種絕對的幻覺。）

我父親彎着身，對他耳語說：

「你要聽我講。如果我將你的兩手解放，這反為不好，因為這樣可以破壞你的一切。若他們再來叫你簽字，你可以對他們說，「我穿了這個套。你們沒有看見我的兩手被縛着嗎？我任何的東西都不能簽字。」」

這個意見立即為那病人接受，從那日起，他雖仍被縛着，但已允進食了。

我對於我父親對待神志清明的病人，以及對待癲狂的病人的方法，已有深刻的印象。他常說道：「任何人，如果他能學識了應付癲狂的病患者，他就不難應付神志清明的病人。你在這醫院所看見的事情，是一種最厲害的方式，外面的醫院，斷沒有比這種事情更嚴重。這裏的醫院是爲患瘋癲的病人而設，但那裏的醫院卻是爲神志清明的病人的治療所。」他乃是以對付神志清明的病者的尊重態度，來對付癲狂的病患者。

我從未見過有像我父親那樣好的判斷力、智慧、和常識的人。有許多人有了不關於他在醫院的工作的事情，也來請教他，求他指導。有許多寡婦常常走來和他商量投資的穩妥方法。其他的人，也有走來與他商量家庭困難的事。青年的人往往請他指示他們的戀愛事情。他對一個平常批評宗教現患重病而將痊愈的青年說：

「我勸你不可太過堅持你現在的意見。當你的身體復元，那你就可以把這一切的事情想一想，到了那時，我勸你不可有過於武斷的結論。」

我的父親做了查羅敦某教會的長老不少時候，他常常去探望有病的教友。有人曾對我說了好幾次，那教區的病人及病人的家屬都很希望他去看他們。

我的父親對上帝有極堅強的信仰，他相信宗教必能有助於減輕精神病。倘遇到醫院中的

牧師缺席時，他總代理了牧師的職務，在那小禮拜堂中舉行禮拜，並對病人及職員們作一簡短的講道。病人對於他的講道，更是歡迎，因為他了解他們的需要，不會講那教訓他們的話，也不會講那恭維他們的話。外來的牧師往往喜歡用『說服』病人的話，但他卻沒有這種習慣。

我還記得，有一次他在那小禮拜堂中講道，那時聽講的人是很擁擠的，他講的題目是基督的平安。他的講道文是根據了這些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他對聽衆說，基督的平安是將恐懼從我們的生活中心拿出來，使我們免除了精神的不安與神經緊張的毛病，賜給我們甯靜和精神的平安。當他繼續地講道時，整個禮拜堂都沉寂起來。在開始做禮拜時，可以聽見的喃喃的聲音也完全沒有了，足磨擦地板的聲音已靜止了，連身體的抽動聲音也停了，因為差不多所有的病人的視線，都集中在他的面上。

那一種經驗就是給了我一個啓示，使我知道基督的信心，是能夠使精神不安定的病者復得安定。

我的父親往往說道，一個人若患了神經錯亂的毛病，並不是一請了有靈性的牧師來醫

治，就可以馬上好的。當然，他也承認，有許多種精神病，是不宜請那僅僅一點聖經的人治療，或設法灌輸宗教的思想給予病者。但他相信，如果每一所瘋癲醫院，能選一個經過良好訓練的牧師來幫助治療病者，那倒是很好的。他每每說道，患精神病的病者，除了用精神病治療法之外，並不是不需要屬靈的幫助。反之，病者除了需要某種精神病治療法之外，還需要屬靈的幫助的。

福爾康活醫院 (Falconwood Hospital) 就沒有聘請常住的牧師在醫院中為病人傳道。在醫院中的小禮拜堂，每逢星期日所舉行的禮拜，都是靠外間的牧師有便時以及好意來幫忙的。那醫院的病人所得的唯一宗教安慰，都是由我父親的服務。我看見他每日去看一個患重病的人，那個人曾一度做過復原派教會的領袖。他坐在這病人的牀旁，給他讀熟習的經句，如詩篇第二十三篇等，讀完以後，替他作一簡短的禱告。他對我說，他這樣一而再的做，卻得不着病者些微表示他了解或感佩我為他做的工作的徵象。到了某一天，有人到我父親住的地方通知我父親，說這個病人將近死了。於是他立刻走到病房，進入病者的臥室。他走到他的牀旁，握着病人的手，並對他講話，但那病人已不會回答，他的脈搏的衰弱已表顯出他將要死了。當我父親站在那牀的旁邊，病人突然把他的手向我父親的掌中放下，用那手執着我



父親的禱的膝部，把他的禱往下一拉。當時他不明白病者的意思，但因那病人繼續的拉，於是我父親突然的醒悟，他的意思是要我父親跪下來替他禱告。我父親依照他的意思做了，懇求上帝許他進入祂永恆的國度裏。

我父親後來告訴我，當他起來時，他看那個病人的臉，已反映着了解、認識、與極大的平安，在那一轉瞬間，那病人已經死去了。

「宗教是有力量，」我父親告訴我，「到達為精神病所阻礙的深處，並能在人的靈的深處服務。有時我相信宗教的力量是為醫生評價過低。我希望總有一日，宗教會變成了精神病治療法中的一種方式。」

在這件事情發生後一星期之內，我父親也去世了。在臨終的一兩日，他還不斷地問及院中那幾個患重病的人。

當我父親的葬儀在舉行時，發生了一件事情，凡親眼看見這件事的人，都不容易將它忘記。在那時有六七十個病人要求參加葬禮，因此，這六七十個病人便從院中乘車至城內參加葬儀。他們坐在教堂最後的座位，全神貫注地靜聽那葬儀的舉行，當牧師祝福完畢，參加葬禮的人都分作單行地向前移動瞻仰遺容。醫院中的職員與病人列在最後。從醫院到來參加葬

禮的人，列成一長的行列，逐一走過我父親的身前，每一個人經過，都伸手摸一摸我父親的手——他的一雙手是交叉地放在胸前，生前卻在醫院的病房中常與病人接觸。他們這樣舉動，就是表示他們對他的歡送，因為我父親的雙手不辭勞苦的為他們服務，已經這麼久和這麼疲倦了。

舉殯之翌日，我走到醫院裏去取回屬於我父親個人物件，在那些物件中，我找着一本小小的補珍日記。那最後所記的事，是他剛要離開外科手術室以前記的。這段日記結語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詩篇23·4）

在他的日記簿中，有這一段記載，我是不以為異的，因為他已臨近死的日子，但他的內心仍然甯靜，他的臉上反映着『出人意外的平安』。他長久為病人服務，故他對於死亡的問題，已無所謂恐懼，所以在他需要的時候，他仍得着安慰。

## 第二章 練習服務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爲、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4：12）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提後4：5）

二十五年前，一般人都不當精神病院是給予牧師練習牧職的正式地方。但近年來，神學院的學生卻以三個月至六個月的時間，到精神病院，或普通的醫院去實習服務，並且視這種服務，爲他們牧職之訓練的一部份，使他們認識了人類生活的問題；因這種問題，將來他們在牧區中服務時總會遇到的。

當我在我父親管理着的精神病院作看護時，我的年齡不過是十七歲。在這醫院中，我是時時與非常的情緒和非常的行爲的緊張情勢接觸，雖然是非常，但是卻沒有把精神的活潑抹去。我看見了爲宗教及其他的事情的妄想，而引致精神受痛苦的病者，但在醫院的病房中，我也看見了許多與上帝仍有正常接觸的病人。

在那時候，有一個病人給予醫院中的職員不少麻煩，因此，需要一個看護，特別地照顧他，那個病人是一個著名的律師，而他是因犯了盜竊代保管之物而受罪的。當法官審判他

時，他已由精神病的專家檢查過，並宣佈他是患了慢性的癲狂病。後來經法院判決，交給福爾康活醫院醫治，但因他心神不安定，常使他與醫院中的職員及看護衝突。他常與管理他的人爭鬧。在體格上，管理這個病人並不費力，因為他絕不會暴動。但有時他也會發怒，亂罵人。

我父親之叫我管理這個病人，並請那病人幫助我修讀功課，以便投考大學，無非是想把這個病人的時間有消磨的機會，思想有所寄託，並藉此免除他許多疑念，因為他總是疑心院中的職員和院外的人會謀害他。同時，又可以使他不感覺自己是一個犯人，如果他做了我的教授——醫院中的一個看護。

當我父親引領我到三處病房（這病房我是很熟識的），介紹我給我將要管理的病人，布洛宏先生，那時的情景，我現在還常存着活躍的回憶。

院之旁有一條河，岸邊滿植白楊樹，我與我管理着的病人在白楊的樹叢中搭了一所簡陋的安身處，我們每日就在那裏讀了好幾個鐘頭書。我從這個確有神經病的病人就學。他初時教我的課程是地理、代數、和希臘文，這幾種課程，在我離開學校時，我的成績還不甚好。他是一個積學之士，並且是一個很細心的教員，經過二年半的長時期，我預備進大學的一切

課程，都在他指導之下學完了。他對於我的工作發生非常興趣，他很能與我合作，不僅是對  
我如此，連對醫院中其他的職員也是如此。

當他在教我現代史時，正值一九一一年法屬的摩洛哥 (Agerdir Affair) 事件發生，他已預  
料到在三年至五年之內，德國就會在歐洲發動戰爭。

在醫院的病房中，我還有一定的其他事情做，在那些時候，另外的一個看護走來代替我  
管理這個病人。當我離開他的時期，他總是發怒，因為有幾個來代替的看護每每叫他講小  
說，但小說這一類的東西，在他看來，是在他對文學興趣的水準之下的。即使我在不值班的  
時候，我也時常在晚間走到他的房間，請他批改我在日間所做的功課。

我在二年中，我總是參加聽醫務主任對看護的演講，這種演講每星期舉行二次。

當我們在河邊的安身處共同做工作時，布洛宏對我談論他對上帝的意見。他似乎對我想  
做牧師的事情，發生非常的興趣。他對於判他罪刑，很少發出怨言，但有一二次，他曾將他  
的心事表露出來。

他對我說：「你知道，我是背了很重的債，一方面是欠社會的，另一方面是欠上帝的。  
我覺得這種債是很難還清的。我在這醫院裏到現在為止已經四年了，但我仍然很少得到釋放

的機會，因爲一般的輿論還是攻擊着我。你用不着老是住在這裏。這種工作對你也不甚好。你還可以向外發展。倘若我能幫助你，教你考入大學，那你就可找到做牧師的出路，我無論如何，總須設法把我對社會與上帝的債還清。」

在我與他共同工作的時候，我看見這個病人每星期能看三四本書，他所閱的書籍，都是由就近的公共圖書館借來的。祇有與他接近以及完全了解他的人，纔看得出他在言語上和態度上，有些微的精神錯亂狀態。其實，除了關於他個人的事情以外，他在各種的事情上都像是一個神志清明的人，即使關於他自己的事，但他外表的反應大概也是正常的。

若他變成不易控制之時，如果我祕密地在他的臥室中放一張字條，請求他盡力與醫院中的職員合作，他就會立即回應，安靜下來。如果字條寫的字是一種沒有說明的電碼，那就更見功效，他得到那字條以後，他必用了許多個鐘頭工夫去譯那電碼中的文字。不論那電碼是否認關於他個人的事，他也視爲祕密的訊息。

有一次，布洛宏先生一連發了幾天脾氣，極度兇惡。他的發怒是因他收到他親戚的一封信，說明不允幫助他上訴。當他談到這一個人的名字，他便把他正在抽的旱煙斗的煙嘴咬破。他被關在臥室裏一夜之後，我即找着一個粉罐頭，用鐵釘子在罐頭的底面寫了左列的簡



文時，他對我說：

『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是很難獲得證明他是沒有精神病的，這一點，你也曾想過不？例如，與我同住在一間病房裏的格蘭許先生，昨日已爲那委員會派人檢驗過。他明白他們的來意，而我也以爲他已完全痊愈，但他仍然難獲得證明他是神志清明的人。他們開始詢問他的思想和他的計劃以後，他便發怒起來，不願他們測驗，不肯證明他以前的癡狂行爲。』

『我也如你們任何人一樣的神志清明，』他以對敵的態度說，『那委員會至今還不會替他做報告，但我恐怕他們還要他留在這裏多些時候。在精神病院裏，無論一個人有精神病與否，若果他要抗議，說他沒有精神病，那是沒有用的。他必須要在別人監視之下表現出種種事實，纔能獲得別人的證明。』

他轉過身子，面對着我，牙齒咬緊了他的旱煙斗，突然地問道：

『假如你是在這醫院中的病人，委員會派人來檢驗你的精神狀態，你怎樣表示你的神志清明呢？你怎樣對他們說呢？』

他還不曾等待我回答，就繼續地說道：

『總而言之，那判決誰是神志清明、誰是精神錯亂的人，是根據了什麼的標準來判決？』



某種思想、意見、與行爲，在這個國度裏便列爲精神錯亂的證據，但在其他的國度裏這種思想、意見、與行爲，就被人視作正常的證據。」

「對於這種測驗，你的意見是怎樣呢？」我問他。

「是的，」他回答說，「如果你去學做牧師的職業，我相信你不會忘記你在這醫院所看見的，你很可以把你從應付患精神病的人得來的經驗，更求了解。如果你能把在這裏所得的經驗與宗教的力量聯合起來，你用它來安慰別人的心懷，必可獲得成功。」

「當我在童年的時候，我常到主日學及教會。但我入了大學讀書，我就專心攻讀法律，我對於宗教的事情很少注意，我畢業以後，我更少與教會及宗教接觸。我知道，我已受這忽略的痛苦。宗教給予人類的貢獻中，除了在別種事情上，還應要給予人有堅忍、寧靜的精神。」

「你看這只盒子，」他說道，以手指着放在屋子的角落的鞋盒，盒中裝滿了廢棄的煙管，煙管的咬口處，有一部份已經咬去。「那盒子，」他說，「就是證明我在神經緊張時，需要一點東西發洩。」

有一次，布洛宏先生在情緒不寧時，變成了慄慄非常。這個原因是因爲我整個月都爲病

房中的職務所羈，我不得不請另一個看護來代替我管理我的病人。布洛宏先生竟與代替我的看護爭鬧，並急速地去見那醫務主任，而那主任也被他毆擊。那一晚，他回到臥室以後，便不肯再離開那臥室，第二天，他就實行以絕食來抵抗。

布洛宏先生自動地絕食了兩星期，醫務主任也驚懼起來。本來他可以用橡皮管強迫他進食，但這件事情，對於一個有知識的人，如布洛宏先生，那是很不合宜的。

某一天的早晨，醫務主任在病房中對我談及這件事情。

「我爲你那個做律師的朋友煩死了，」他對我說，「他在這兩個星期中的舉動，真使我們莫明其妙，如果他繼續絕食，他就會死了。你管理他時，他與你合作得很好，因此，我想到這也許是我們做錯了，把你的職位調動。你知道他的品性，你想你是否能夠使他停止絕食？我們總要想法子，不可任他死去。」

「近日我已注意布洛宏先生的舉動了，」我對那醫生說，「我想我能勸他停止絕食，但那是需要一些時候的，同時，我要你准許我有充裕的時間來做這事。」

「那很好，」醫務主任對我說，「如果是必需的，我可以許你不做其他的事，這樣你總可以有整個的時間來做這事。假使你能勸他停止絕食，我們以後就叫你管理這個病人。」

我立即覺得這一個嚴重的問題已臨到我的頭上，我必須要想法來解決它。我曾與布洛宏先生接觸過，我已知道他反抗的力量。同時，我亦知道用勸誘的方法，使他改變絕食的意見，是非常的難。我觀察他的行徑，我覺得我必須要用一些方法瞞騙他——這些方法像是一種奇異的把戲。

在那一晚，我把這件事情想一想，我記得我曾送了一個字條給布洛宏先生，那個字條是經我口述，由另一個看護筆記的，他常時到辦公室查對看護的報告，因此，他也認識那寫字條的看護。自從那時起，他就以為那看護也知道他的私事。

我既想起這個事實，我便走到頂樓的女病房裏，因為那裏有一個縫紉室。在縫紉室中，我找到幾塊製看護制服的白布。我在白布片的反面用鋼筆的筆桿蘸墨水寫了以下的幾個字『9.05 A. M.』。

繼後我寫了一封密電訓示布洛宏先生，那密電是用密碼寫成，並不附入密碼的註釋。在那密電中，我寫道：

『有緊急的事情發生。你必須要準備行動。儘速在醫生指導下停止絕食。四十八小時後，另有消息寄上。』我在這字條上簽了像聖安得魯的十字。

我將這字條用布包好，預備從窗子上端拋到布洛宏先生的門上，不過那包東西，必定要做成相當大的包裹，否則不容易吸引他注意。我在房裏，四處找尋，想找着一點東西來完成我的計劃。我看見了一大團的紅布條在桌子的旁邊，我便拿牠來繞着那小包裹，直至將那小包裹繞成一個很大的球形，有相當的重量，足以拋擲得很遠爲止。

這一個計劃，在事前我已對管理着布洛宏先生的看護說明，我在那一晚，我將要把一點消息從他的窗口拋到布洛宏先生的屋子裏。在下午九時，等各病人都回臥室睡覺，並將各臥室的門關好之後，我輕輕地叩那病房的門，看護聽見我叩門的聲音，即將門開了。

我拿了一個漿硬的枕頭套，用足尖慢步地沿着病房走，一面用手將枕頭套磨擦，使之像看護走路時制服磨擦而發出的沙沙聲音。我走到布洛宏先生的門前，即將那包着我寫好的字條的紅布球，擲入布洛宏先生的房內，布球未在地板上彈起來以前，我已聽見那病人從牀上跳起來，將布球拾起，我聽見了以後，我就急速地走開，在走路時，我仍然用手磨擦那枕頭套，使之成沙沙的聲音。

第二天早晨，當看護將布洛宏先生的房門開了，那病人就對他很柔和地說道：『我已決意從今早起，我就停止絕食。』

『那很好，』那看護回答說，『我送食物給你吃。』

轉瞬間，那病人像是很不安的樣子，他繼續地說道：

『我要你去問一問那醫務主任，我應該吃些什麼。』

在二十四小時內，我們除了給他吃點流質的東西外，其它的東西一點也不給他吃。第二日，我們纔給一點固體的食物與他吃。

大約在第二日下午八時左右，我逕直地走到布洛宏先生的臥室外，我把他的窗門下了，在窗外繫了一條繩，在繩子的末端，我將給他的第二次消息繫在那裏。不久這條繩子碰着他的窗口，隨即我聽見他開窗門的聲音，繼後又聽見拉他那條繩子的聲音，一切的情形，好像一條飢餓的鯨魚吞喫釣餌一般。我在那時已知道，那個病者已得了我給他的消息。

在那一字條上，我再用密碼寫道：

『我第一次訓示你，就是要你每日必須離開病房一次，現在我再要你每日走到第一號病房對面的走廊，並須要在走廊角落的衣櫥門上，看我以後給你的消息。你必須要和管理你的看護合作。』

自此以後，我不時在衣櫥的門上，寫了些莫明其妙的符號。符號不時調換。

布洛宏先生要我在九點一刻到醫院的下層大廳看他。他常常站在病房中的門外等待，直至過了九點零五分纔離開，倘若在這個時候，看護不站在那裏，不許他出去，他就不勝憤激，但他對於自己這種奇怪的行爲，卻不給予說明。他絕不對我提及他看見衣櫥門上的符號的事。

從這件事情發生之時起，至我離開醫院，到大學讀書爲止，我是被派爲管理布洛宏先生的看護，在這一個期間，他完全能與我合作，即對於院中其他的職員，也能合作。

他停止絕食以後，最令我驚奇的，就是某一日早晨，他留了一個字條，字條內所用的字都是我在衣櫥門上所常用的密碼。

在那信中，他對給他的指示表示感謝，他在信中說道：

『自此以後，我已學習忍耐，因爲我明白你給我的暗示。』

在那時候，我已明瞭，我在無意中做出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效果，但我並不明白，他對於我寫給他的文字的原意作何解釋，或對於我在衣櫥門上所寫的符號作何解釋。

我管理這個病人所學得的教訓中，有一件事情，我要注意的，就是通常的道理必以爲年齡大的人能控制年輕的人，有某種經驗的人可以控制無這種經驗的人。但我自己，不過是

個十餘歲的孩子，卻能控制一個年齡比我大一倍、體力比我強大、教育程度比我高深的人。

布洛宏先生有一次對我說：「我希望你要明白，你雖然是一個孩子，但是我對於你管理我，我並不憤恨。我實在很喜歡接受你的管理，甚至連你用堅決的口氣說，「現在應要回到醫院，」那種柔和的命令，我也願接受。」

爲了最後這一句話，使我回憶我父親在我初次管理這個病人時，對我說的話。他對我說，「布洛宏先生常常出外散步，即不肯回到醫院，當喫晚餐的哨子吹了，他仍然獸坐在原處，我們不得已強用昇牀抬他回院。多數的看護看見他那種靜坐不動的抵抗法，很是懼怕的，因此，對於管理方面總是小心翼翼。」我們在談話中，我曾以滑稽的口氣提起這件事，我問他，自從我管理他之後，爲什麼他不會對我作過「怠工」的事情。他的回答很坦白，他說，因爲沒有可以使我發生固執的機會。

於是，他繼續地說道：「第一次你來管理我時，你是以人的地位來待我。你來時，你從不以命令式叫我作事。你的態度老是這樣有禮貌，你未正式作我的指導者以前，我已看見你跟你父親每日巡視病房的態度，數年來你的態度從未改變。你仍以友誼的態度來待我，其誠懇的態度，一如我們在未發生有公事關係以前一樣。有些東西是不能教給人的。一個人可以

說有，也可以說沒有。在我初次看見你，你已有這德性數年了。」

『你要記着，』他繼續說，『當你擔任你的終身工作之時，你要知道，年齡並不是權威的標準，即使你仍然是一個年輕的人，但年紀比你大兩三倍的人還要來和你商量。我相信你會記着，他們在肉體上年齡是比你老，但在靈性上，你是比他們更成熟，因此，你可以上帝的一個僕人的權力來對他們說話。』

我在這個病人指導之下，考入某大學，我在後來的幾個月研讀大學的預備課程中，我仍然常與布洛宏先生接觸，因為我已把他當作我的好朋友了。

有許多次，在黃昏時，我拿了難做的數學問題，從學校走到醫院，請他教我，那些數學的難題，沒有幾個學生能解答的。布洛宏先生雖然多年沒有研習過數學的公式，但他看了看教本之後，他卻能不費力地把那些難題解決了。他把那些難題視作祕密的電碼一樣，很仔細的做起來！

有一晚，當我們剛剛把數學中之一個難題解決了，突然有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使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當我看見離我們二尺遠的窗架上站着一隻老鼠，我們便沈靜了一些時候。那隻老鼠把屋



子視察了一回，便跳到我們滿放紙張的桌上，牠走過我們的稿紙，而到放在布洛宏先生肘間的茶杯飲水。牠爬上了那本厚厚的書，跳到杯旁，站在杯的邊緣上喝水，牠飲水時，不時抬起頭來，觀察一下屋中的情形。牠喝了幾口水以後，我對布洛宏先生說：『爲上帝的緣故，看看這隻老鼠喝你杯中的水。』

我確實覺得，在我未對他說話以前，他已看見了那隻老鼠，他在那一霎時間似乎忘記了我在這裏，直至我提起了這事，纔驚醒了他。我打斷了他集中的注意力，而引起他微露笑容，我覺得我是一個侵略者，把別人一剎那間的友誼打翻了。布洛宏先生看了那老鼠一些時候，然後用他的鉛筆輕輕地敲牠的背部一下，說道：『壞東西，你喝了我的水，去罷。』隨即那老鼠從杯邊逃到書上，再從書上跳到桌上，形態並不恐慌，跟着原來的路，走過放在桌上的稿紙，回到窗架上，就不見了。

我看見了這種情景，我覺得非常奇怪。布洛宏先生回轉頭來苦笑地對我說：『我們被人認爲與社會有危險，就被人關在嚴密封鎖的屋子裏，但我們有時在大自然的家庭中，是得着安慰，因爲上帝爲我們預備了一些動物，牠們不怕我們，並很信任我們。』

我一時不能說些什麼，在我沈默中，他繼續說道：

『那隻老鼠是我的朋友，而我也牠的朋友。牠信靠我。你也曾想過信心對人的生活有怎樣的作用？不論它是友誼或是家屬的關係，若有了信心，一切事情都弄得好好，否則一切都沒有價值。也許你會明白，爲什麼你在這裏做看護時，我肯幫助你讀書。我喜歡你，是因你信任我。我覺得，當我在林中散步，即使我行遠一些，離開你走入林中，你也不懷疑我，或跟着我後面監視我。甚至你初次與我出外，當你埋首桌上寫字時，我偶然走在你後面散步，你也不露出神經緊張的樣子，我知道你是不會怕我的。你不知道，你這種舉動是怎樣得到了我的好感。』

在我未入大學以前，第一次歐戰已經發生了。我仍然在哈黎法克斯研究藝術，我是住在Pin Hill Residential Hall。在初春的某一個黃昏，我聽見走廊下面有人叫我的名字，同時，又有一個學生對我喊着說，下面有一個人等着要看我。我說：

『叫他上來到我的房間裏。』

不久，即聽見叩門的聲音，而入來的卻是布洛宏先生，使我驚奇不置。

我很有禮貌地歡迎他，我對他說：『你怎樣會到這裏來？』

他回答說：『老實說，我做了一條病房的鑰匙，我自己在夜裏就可以走出來。我盡力地

約束自己，不去麻煩醫院中的職員與看護。我以為醫院的當局也喜歡我走出來，祇要我走得安靜，那就沒有多大麻煩。我要渡過大西洋，參加加拿大的軍隊。我現在在城裏某律師的事務所做，我所得的薪水足夠付我一切的膳宿費。我的名字現在已改變了。」

我們玩了數晚，我覺得他雖然有實在的理由，能私自地閉門走出來，但將來有意外事情發生，別人就以爲不是他的設計，而是我的設計。有一天，我聽見外間有一種謠言說，有人打電報給查羅敦的醫院，說他們看見布洛宏先生在哈黎法克斯的街道中行走，於是醫院當局就派了二個看護去尋他回去。我又聽見那醫院的當局對於布洛宏先生的私自走出，雖然不給予法律上的處罰，然而他們對於他的病仍視爲尚未達到痊愈的地步，如果任他自由，對於他自己與社會都是有害的，但如果他好好的設計逃出，參加加拿大的軍隊，開到海外作戰，他們也許不會反對。

我和他談了好幾晚，我覺得他的精神病已有顯著的進步。醫院的當局對於他病狀的懷疑現在也消失了。我以為他最好是冒一次險去當兵。這是他恢復名譽、贖回前愆的最好方法！於是，我就幫助他辦理入伍的手續，用假名登記，加入了加拿大的軍隊的安別釐阿支隊。我們二人已經約過，我們以後彼此不通信，以免被人察破他的冒名投軍。

當我看着他乘火車前往安別釐阿，以便開往海外作戰時，我倒覺得很難對他說幾句歡送的話。但他回轉頭來對我說：

『謝謝你，替我做了這些事。我覺得我從戰場回來，一切的事情必定與現時兩樣的，倘若我不幸而死，則我對社會一切的債也必消滅了。』

在那年的春天，我加入了加拿大的驍隊，在九月我們的支隊便乘運兵船，連同其它五隻運兵船，由英國的巡洋艦護送之下，從哈黎法克斯駛往前綫。當我們的船駛到海洋中，我走到甲板上散步，突然間我遇着我的朋友——布洛宏先生，在那時他已做了步兵的中士。

我們在船上談了好幾次話。他告訴我，他很可以有做上士的資格，但他以為最好不接受這職位。他再三的建議，我們以後彼此仍不可通信。

大約在十個月以後，當我在法國的前綫，我收到我父親一封信，信內報告我一件悲慘的消息，那就是布洛宏中士已陣亡了。我讀了那信以後，我覺得我失去了一位親愛的良師益友。隨即我腦海中記起了他在哈黎法克斯對我說的話：

『如果我戰死了，那我的罪就可以洗去了……』

×

×

×

×

×

當我在精神病院學習時，我從我父親學識了不少事情。他教我，一個人若沒有在醫學校受過教育，也能救助患精神病的病者。在我早期學習的時候，他已使我了解精神病的病原，他說精神病並不是什麼的一種不體面的毛病，這種疾病與傷寒病或其它的病症沒有兩樣。從我童年所得的經驗，我早有一種自信，我以為患精神病的病者也是人類，如果以同情、了解、友誼、與信賴的心來對付他們，他們大多數必有感應的，他們需要宗教，因為祇有宗教纔能給他們的安慰與力量。

我在精神病院學習，最後的一年，我經驗過一件事情，這件事情可以視作我所信仰的例子。那時我有十三天的假期，在我未請假以前，我聽見醫院中某一個病房需要一個特別夜班看護。如果我去擔任，我的假期可以延長一天。於是我就自動地去擔任這件事情。

那個病人是一個青年人，年紀不過三十歲，他未入院以前，我已認識他了。凡與他認識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誠實人。他對於教會的事工非常熱心。他的名字叫賴爾夫，信用素著，從沒有對人作失信的事。他患了癡狂病，被送到我們的醫院醫治。

某一天早晨，管那病房的看護將病房的門打開，他發覺那病人用手指將那鋼製的窗門拆下。窗框是嵌在磚縫裏的。但他卻把整個窗子拆下來，將鑲窗門的鋼條作為武器。把牆的壁

板完全拆下。因此，病房中堆積了二三尺高的木料，當那看護一走進病房，賴爾夫就拿起了  
一條鋼條毆打那看護。看護將身子避開，那鋼條打不着他的頭，反落在壁上的泥土上，但那  
壁土離開他的頭不過二吋。後來那病人披上了緊衣，腳也上了鐵鏈，因為不上鐵鏈他可以從  
長凳上跳高，用他的肘部將窗門的玻璃打破，把門上的把手拆下。

在那天晚上九時，我擔任管理這個病人。賴爾夫那時不特被看護穿上緊衣和加上腳鏈，  
而且綁在一張帆布的吊牀上，除了頭部能夠移動以外，整個身體都不能有絲毫移動的可能。  
那日班的看護離開時，兇狠狠地說道：

「這樣總可以使那惡漢安靜一些時了。」

我看見那病人已聽見他的說話。於是，我便向他使一個眼色，並對他說道：

「你相信這話嗎？我是不相信的。但我相信今晚你與我都能過得很安靜的。」  
賴爾夫沒有說什麼，但我卻明白我們彼此間是了解的。

我與他談他的朋友、學校、以及教會的事以後，他倒很快樂與我談話；但一提到這醫院  
的事情，他就憤怒不置。

我對他說明，明天的早晨，我就放假了。

「賴爾夫，」我說，「你可否在今晚不使我爲難？我相信你，我確知道你不会使我失望。」

「你可以信賴我，」他說，「但這一個應許，別的看法是不能獲得的；因爲他們待我太無禮！」

在半夜的時候，我走下餐室裏吃點心。當我回來時，我看見賴爾夫和那代我值班的看護爭鬧。賴爾夫很是兇惡，用力將膝部一寸一寸地退下來，幾乎把那強固的帆布吊牀拉開。那代替我的看護一看見我到來，便立即走出病室，因爲他已經很心急地等一個鐘頭了。

我走到賴爾夫的身前。他那時的身體一半是在牀上，一半已在地板上。那緊衣仍然沒有打開，牀上的羈勒帶正緊壓着他的喉部，使他不免呼吸。我把他的身體放回牀上，使他轉換一個位置，喉部不受壓迫。

然後我纔說道：「賴爾夫，那是什麼意思？我以爲你告訴我，你今晚安靜，是靠得住的。」

他回答說：「我不喜歡那代替你值班的人。在那一天，我套上緊衣時，他用拳擊我，這是我不能忘記的，我要報這一點仇！我爲這事對你道歉，我以後可不與你爲難。」

他沈默了一些時，然後照往常的習慣呼喊我的名字，他說：

『我有一些事情要問你。這些東西放在我的頸項上，我是不能睡覺的。我知道你對我很友好，可否請你把這東西解開？』

這種要求是需要我立即回答的。我把這個事實考慮過以後，我覺得賴爾夫之被穿上緊衣，一半是因他有暴動的行為，一半是因那看護懼怕他和不喜歡他，於是我就對他說：

『賴爾夫，如果我把你頸上的帶鬆開，將墊子放在你臥室中的角落裏，你是否今晚能夠安靜，不再吵鬧，無論何人到來，你都不與他們為難，並求上帝今晚保護你，使你得到安睡？』

『我答應你，』賴爾夫鄭重地說。

『你不是以基督徒的立場來答應我？』我問他。

『那自然，』他回答說。

於是，我就將吊牀的帶鬆開，使他獲得自由，但為安全起見，不曾將他的緊衣放開。我又將他的墊子放在屋角落裏的地板上，把他的枕頭抹平，將單被弄好，當他躺在墊子上，我替他蓋好單被。我聽見他低聲對自己說道：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天地的耶和華而來。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詩篇第一百二十一篇）

在十分鐘之內，他已睡着了。

這個時候大約是上午一點鐘。夜間的時間便在病房中沈寂的空氣中漸漸地過去了，祇有寢室中傳出來的喃喃聲與在我管理下的病人的鼻息聲，有時打破了那沈寂的空氣。我坐在那大的皮椅上正沈思那一晚上所發生的事情。在晚上九時，我即接替在額外的夜班工作，在我接替這工作時，我正做完了十五小時的日班工作，我從上午六時起，我已開始工作，因此，我在那時候覺得身體非常疲倦，當我坐在暗淡燈光下的走廊的安樂椅上，我的頭就靠在椅背上休息。

以後的事情我已記不起，直至我突然警覺，像是一點事情不對了。我急速地向四面一看，我已看見了熹微的晨光從窗外射入。隨即我明白，我自己因為做了這麼長的時間，身體已疲倦不堪，更受走廊沈寂的空氣所打擊，我便在椅中睡着了。

我猛然驚覺，立即向室中一望，我看見以前躺在墊子上的病人不見了。在走廊上也看不見他。我驚恐得麻木起來。我怎樣可以找藉口來饒恕自己？我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我在值班

時睡着了呢？現在這個在我管理下的危險的人在那裏呢？也許他已走離醫院好幾里了。他已有好幾次想逃走的。昨天他已把窗門拆去，祇有那鋼條把他阻着。我的判斷難道完全錯了麼？難道他欺騙了我？

於是，我一直走下那長的走廊，那走廊的盡端是浴室，浴室的門在夜裏也不下鍵的。我走到浴室的半路，我已看見我管理下的病人走上前來迎接我。他仍然穿上了那緊衣。

他看見我那憂急的容貌，他對我說道：

「我爲這事抱歉。我必定要去浴室，但當我走出來請求你許可時，我見你已睡着。我知道你是怎樣的疲倦，我也知道你在早晨時要放假，因此，我沒有驚醒你。所以我靜悄悄地走過你的面前，浴後再靜悄悄地走回屋子裏，我希望在我回到屋子以前不驚動你。」

我知道他所說的話都是真的。所以我沒有拿什麼說話去責備他，到了早晨六時，我把我的責任移交昨晚給我的那個看護。

他看見了那個病人安靜地躺在室中角落裏的墊子上睡着，吊牀解開，但仍緊緊的綁在牀柱上，很是驚異。

「你昨晚很幸運，」他一面說，一面察視那屋子，「你必定像那病人一般，是有精神病

的。」

『你想怎樣說，就由你怎樣說，』我回答道，『但我相信，如果你越信託賴爾夫，他必能越與你合作。』

過了幾個月，我已進入大學讀書，賴爾夫也痊愈了，他特別設宴款待我。在聚餐時，他對衆賓客說及他在院中時所作的事，像我在前面所敘述的一樣。他又說道，他還記得在醫院中發生的每一件意外事情。他說我曾叫他作禱告，他那晚的禱告卻是他疾病趨向於痊愈的轉捩點。

X X X X X

練習收職是有許多不同的方式，並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得到練習的機會。我在精神病院所得的經驗，乃是我實際上去練習收職，因為我也像其它職業的生手，去練習那將來變爲我終身職業的ABC。

麥康白博士 (Samuel McComb, D. D.) 說，一個人如果沒有『與上帝團契』和『同情別人』這兩個主要的優點，他就不能做一個虔誠的牧師。

連我在精神病院做看護時，我也學識了幾種關於上帝的重要事實，可是，最重要的，就

是我學識了同情別人。的確，我在醫院的病房中所認識的人，多數都可以列爲非常的人，或稱之爲癡狂的人，但由於觀察這種人的經驗之所得，我倒學識了瞭解那所謂正常的人，或稱之爲神志清明的人的思想、動機、以及一切的反應。在我管理下的病人，往往不顧他們的地位以及別人，所以作出的事爲神志清明的人所不敢做的，因爲神志清明的人是受了種種的限制，使他們不敢作這種事。

有一個醫生曾對我說過，飲酒的人，如果他飲醉了酒，那你在五分鐘之內所知道他的心事，以及他內在的品性，比較你在他清醒時觀察了他一年的行動還要明白些。當一個人飲醉了酒，他的限制就鬆弛起來。如果他對某人有宿怨或不喜歡某人，他就會毫無保留地將以往的祕密感覺盡情發洩出來。倘若他是一個下流人，他飲醉了酒，他的下流行爲就越加顯露。如果他是一個好爭鬧者，他就會與人爭打。

癡狂的人也是如此。一個人在精神病院中，很容易看出人的本性。如果他瞭解癡狂的性情，他必能瞭解神志清明的人的性情。如果他知道了怎樣獲得癡狂的人的合作，他必能與神志清明的人合作。如果他知道怎樣救治癡狂的人的精神與屬靈的需要，他對於神志清明的人更容易救治其需要，而且更有成效。如果他看見了上帝降臨精神病院的病房的證據，他必會

很清楚地看見他在他的教區裏的教友家中工作着。

我在這一章所引用的那兩個例證，不過是約略敘述我練習做收職的過程而已。這兩個例子，很足以表明病者對別人給予他的同情、了解、友誼、信任的態度，並可以看出以同情、了解、友誼、信任的態度對待病者，於病者的精神與屬靈的治療很有價值。

這種對待病人的方法不特在精神病院須要如此，即對待精神病院以外的人也是要如此，尤其是對待社會所認為有危險的人物。但無論如何，我們要記着，我們必須要以適當的手段來運用這種信心，切不可胡亂施用，而不給予分別。因為人類中，有些是患精神病的病者，有些是犯罪的人，有些是不能信託的人，所以我們作事須要特別注意。

對待癡狂的人，有時是須要用一種堅決的態度。但我們對付各階級的人，即使他們絕對沒有精神病，有時也要用這種堅決的態度來對付他們的。

傳道書的作者說道：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殺戮有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尋找有時，失

落有時；保守有時，捨棄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傳3·1—8）

那著者也許再會加上一句話，和順有時，堅決有時。但其實，這句說話在他的心中，也許當他說「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已經包括了。聖保羅雖是一個最和順的人，然而他也明白有時是需要嚴厲的教訓。當他看見哥林多的教會有叛逆的精神的證據，他就以斷然的手段應付這個情形。在哥林多前書中，他曾對他們說：

「你們願意怎麼樣呢？是願意我帶着刑杖到你們那裏去呢，還是要我存慈愛溫柔的心呢？」（林前4·21）

他知道有某種的情形是需要刑杖，有某種的情形是需要慈愛溫柔。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他總是跟隨主的步驟，主耶穌有一次曾用很嚴厲的言語斥責法利賽人，在其它一次也用了很嚴厲的手段驅逐了兌換銀錢的人出殿外。

我在精神病院中所得的經驗，我有時對病者也要採用嚴厲手段。若果有一兩個病人，有危及病房裏其餘病人的安全，以及我個人的安全時，我也要用強硬的方法制止他們。倘遇到這種情形，我就立即施行我的權力與勸戒。因為我若稍有踟躕不進或恐懼，即會釀成大禍。

做領袖的人因爲經驗豐富，對於處置病人的意外事情更有把握。我們有時是被關照怎樣做的，不論我們願意或不願意，我們都要依命令行事。

實施懲戒的本領是做領袖的必須有之才能。我在未進精神病院做看護的前幾年，我已在學校裏學識了這種本領。某一天，全校的學生都集在大禮堂裏，而我也在學生隊中之一。校長在他的辦公室中逗留了一些時，未曾到來。在禮堂中多數的教員都是女的。突然整個學校都失却秩序。學生們開始呼叫與踏足作聲，完全不注意教員叫他們安靜的命令。數百只脚的踏步聲，把整個學校的樓上震動了。教員們對於這種騷動，完全沒有辦法。那坐着的學生，有些看得見樓梯的，突然看見校長三步作一步地衝上樓上。他連跑帶跳地走到屋子的中央，嚴肅地站在那裏，好像司令官站在校場檢閱軍隊一樣。他像雷鳴似地大喊一聲：「靜！」，那聲音甚至比學生的喧嘩聲還要高過。隨即那踏步聲與叫喊聲停止了。屋子裏像死一般沉寂。我們明白，我們在這裏必定要遵守一個人的命令。我們爲了這事尊敬他。我們雖然享受了一時叛逆的快樂，但我們卻喜歡在學校裏有一個能夠管束我們的人。

我在中學校和在精神病院學得了這個教訓，所以我在法國當兵時，這教訓倒給了我不少益處。在一九一七年的夏天，我們的戰隊因敵人放毒瓦斯，受了很大的傷亡。僅某一部隊，

在八十八人中，有六十個人已送醫院治療，在中毒後二十四小時死去的，也有幾個人。我們的損失立即由在法的加拿大礮兵聯隊補充。那司令部派來的礮兵僅是他們所喜歡排斥的——大概是因他們在軍隊中犯了許多罪惡，因為每一礮兵聯隊都有其「不良的份子」。

我在離前線不遠的醫院，醫治了兩星期以後，當我回隊時，我覺得我們隊伍的紀律大半廢弛了。因為我是一個中士而兼有上士頭銜的，所以隊中的紀律之恢復，是我的責任。

我從醫院回來的第一晚，在上午三時，我即被一個伍長喚醒，他說總司令部有命令叫我們出擊。我們是奉命令立即攻擊敵人之礮隊。

「但是，」那伍長說，「那兩隊礮手已醉了。他們走到一所法國的酒窖中，帶了許多酒回到他們寄宿的地下室大飲，因此酒醉了。我已叫醒了那幾個剛換防的人，他們雖然下班不久，但已齊集了。」

「新的礮兵在什麼地方？」我問那伍長。

「他們大多數已醉了，」他說，「他們已走到地下室的另一端。我恐怕他們與那裏的人爭鬧，我不知道怎樣處置。」

於是我立即穿好軍服，襪還沒有穿好，就將腳插入軍靴，望地下室的那一邊前進。從走



廊到地下室那條路是彎彎曲曲有相當的遠，當我走近那廠兵住的地方，我就聽見他們呼喊、咒罵、唱下流的歌曲聲，混和在一起。

我踏入那室中，則見室中煙霧騰騰，酒氣薰天，汗酸氣觸鼻欲嘔。我入去時，他們並不看見我，因為他們已忙着唱歌、呼喊、爭鬧、豪飲。地板上滿佈碎瓶，香煙頭，以及一部份的軍裝。在室的中央，有隻大木箱，箱上放了一瓶瓶各式各樣的酒。士兵們已無暇用鑽子開酒瓶蓋，僅把酒瓶的頸部敲破，便將酒傾在他們的白鐵杯子裏。

我立刻覺得我自己是處在一羣隨時可以作任何暴動的人中。我急速地前進，一直走到屋子裏的中央，大聲喊道：「靜！」我這一個軍令甚至連他們被酒昏迷着的腦筋都驚醒了，每一個人都立刻站起來，有幾個露着不安的樣子。於是我使用我的沈重的軍靴將放在室中的木箱踢翻，箱上的酒瓶向各處飛舞。

「你們在這裏的每一個人，」我對他們說，「都犯了很重的軍令。我們現在不是玩耍的時候。我們是在前線，我們已接到命令，要向德國的敵隊開火。你們中沒有一個人是清醒，足以擔任職手。你們在服務時期吃醉酒。我給你們五分鐘各自回到牀上去睡覺，如果今晚再聽見你們一句話，明早即把你們交給軍事法庭審判。現在立即走出去。」

於是，他們立即急速地走向各人的牀上。那一晚上，我們各人都相安無事。

第二日早晨，吃過早餐後，他們的腦筋已比較地清醒了許多，我便召集了那兩隊礮兵列隊去巡視昨晚所作的事的遺蹟。我對他們說明，我很可以把他們每一個人捉住，送到軍事法庭審判。他們的犯法是很重大，也許會判決長時期的監禁，軍法的監禁是怎麼樣，他們是知道的。

「你們總知道，」我說，「你們若犯了這罪，你們是應當受此懲罰的。我們這隊礮隊直至現在為止，一向是名譽很好的，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這隊的名譽破壞。這一次我把你們的犯罪忘記了。如果下次再有犯罪，我就不能饒恕。你們現在須要服務多一點時候，使昨夜代替你們值崗的礮兵得以休息。」

當我下了「散隊」的軍令以後，所有的礮兵，都一個個地走過來謝我，因為我昨夜饒恕了他們的罪惡。其中有一個最蠻橫的，他也對我說：

「昨晚我們也知道犯罪，你這樣待我們，我們是很感謝你的。」

我所講的這件意外事情，它的要點就是在必要時需要有絕對堅決的態度。我們不但對於這種事情需要堅決的態度，就是在教師與學生，醫生與病人，僱主與僱員，父母與子女，牧

師與教區的教友之間的關係，也需要同樣的堅決態度。有時牧師對聚會的人講話，不論對個人或全體，對教友或執事，都需要用一種堅決的態度，以天國的利益爲先，以壓下他們個人的主見，或自私與不顧慮別人的態度與行爲。在學校中的學生，在軍隊中的士兵，在家庭中的兒童，都要有一個能控制他們的人，而那一個人必須要知道怎樣運用他的職權，施行時不但要有和藹的態度，但有的時候，也需要有堅決的態度。如果做牧師的不能施行賦給他的職權，則會衆對於那牧師就不予信任。

凡能反抗權勢的人，大概他們也能接受及服從那權勢。通常劇烈行爲的後面往往是和平的，不論明顯的或隱伏的，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例如布洛宏先生有時是很難控制的，然而他卻願意做有權力管理他的人的教師；賴爾夫，因爲他的強暴，人人見了他，都憎厭和恐懼，然而有時候，他也能如母親一般的柔和。這兩個病人都能很合作地回應我的同情、友誼、與信任，並能從此獲得痊愈。

我在精神病院得到了這經驗後，隨卽我就度着大學的生活，在法國的軍隊生活，神學院的生活，公衆的生活，我總以我在精神病院所得到的經驗來應付人，所以在日常的事務中我能與我的同工和諧合作。在我的眼光裏，我以爲我在大學校、軍隊、教會、社會上，對付與

我共事之男女，一如我早年在精神病院對付癡狂的人一樣容易。

在這一章的前面，我曾引用布洛宏先生的話：

『不論在友誼或家屬的關係中，若有了信任心，則一切事情都弄得好，否則一切都沒有價值。』

布洛宏先生也許會再加這句話，不論在癡狂的病人與其看護之關係中，或在病人與醫生，學生與教師，孩子與父母，兵士與長官，僱員與僱主，教友與教牧之關係中，也是同樣的需要有信任。這一切的人，爲了使彼此的關係得到快樂與合作，必須要各有自信和信任的感覺。

連我們對於上帝的關係亦是如此。每一個人根本上都須要有一種信靠上帝的感覺，同時，亦須要有被上帝信靠我們的感覺，如果彼此都有信靠，那末，上帝纔可以與我們合作。這一種合作的關係，在我所指出的人類各種的活動範圍中，是很重要的，而在教區尤其需要。故建造教牧與教區裏的人之快樂與有利的關係，除了以彼此間的互相了解、友誼、信任爲基礎外，就沒有其它更好的方法可以建造成功的。

## 第三章 心靈治療法

「我在上帝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要遵守這些話，不可存成見，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提前 5：21）

「……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着。」（太 9：12）

「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太 9：36）

「……因為他知道萬人；也用不着誰見證人怎樣；因他知道人心裏所存的。」（約 2：24—25）

「凡接待他的……他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約 1：12）

「耶穌對那女人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路 7：50）

治療人的心靈（靈魂）是牧師重要的職責，凡是基督教的牧師，都宜在上帝指導之下，接受上帝委託他們保護人的靈魂的責任。

現代的牧師，在大城市中擔任牧職的，最感覺複雜的問題，就是領導他的教友的問題。例如，他去訪問教區裏的教友，是很難找到他們在家裏的，因為今日的人的時間都被許多社交、知識、審美的追求佔據了。因此，教友們在家的時候是很少的。如果是在家裏，他們也

許在甌牌以款待客人，做牧師的很難使他們歡迎他的到臨。即使沒有外來的客人，他也覺得在那現代式的住宅中是不宜於懇談與靈性有益的事情。

有許多牧師，耗費了他們的時間與精力，去訪問教區裏的教友，但是沒有找着他們。結果，祇有幾個在事前用電話約定的纔看得到。其他的牧師爲了保留他們的時間與精力，就請他們的教友到教堂裏的書室談話。這一種辦法對於牧師與教友都覺得很滿意。

任何的牧師，如果他接見他的教友的動機是超過了社交的應酬，那末，他就可以知道他們的談話是合於教友們內心的需要的。同時，他又覺得自己更容易了解人生的問題。近日有一個紐約的外科醫生對我說道：

「在這城裏，每日有數萬人走到醫院及醫生的診所，尋求治療肉體的疾病。此外，還有同樣多的靈魂有病的人，倒沒有走到我們做醫生的那裏求治，因爲我們是不能給予他們所需要的。你是牧師，應該立即救治他們，甚至連那肉體有病，由我們機械地治療着的病人，你也可以給他們救治。」

那醫生的建議，要我們做牧師的擔任這種工作，甚至連肉體有病的人，也要我們給他們救治，這一點，何桑 (Hawthorne) 著的 *The Scarlet Letter* 也特別地注重了：

「肉體的疾病，在外表看來，似乎是完全身體的毛病；但病的裏面，不過是靈魂部份中某一種病徵而已。」

這個理由，若倒轉來講也是對的，例如琉克里細阿(Lucretius)說……

「當身體有病，

精神(靈魂)也受到病的影響。」

由此可以知道，我們做牧師的是有一個很大的工作範圍，需要我們去指導，但這種偉大範圍的工作，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沒有做了多少。

近來爲了人類急切的需要的壓迫，已使許多的牧師去研究心理學與精神病治療學，可是，如果基督教的牧師有研究這新科學的興趣，結果祇能把那種宣教師改變爲第四等的精神病治療者，這樣，我們對自己就犯了罪，因爲我們所作的遠不如那經過專門科學訓練的人。我們應當時時記着，絕不可忘記，我們是基督的使節，我們負有爲人的靈服務，並間接爲人的心與身體服務——所以這一種服務是超出於精神病治療家以及醫生的業務範圍以外的。爲了這個理由，所以我們就應要時時努力擴充對人的思想的知識，以及對人的工作，如此，我們就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我們不時遇到許多十分鄙視精神病治療法的牧師，但這種現象是不足為異的。因為也有許多的牧師同樣地鄙視聖經的批評，他們嘲笑這種批評是不能增加牧師所傳的福音的效力。從這兩方面的理論而研究，我們就不難知道，一個牧師所得別人尊重的程度之高下，是以他知識的範圍之廣狹為直接的比例。

關於個人的關係的事情，有些牧師是天賦的心理學家，然而即使是這樣的牧師，他們仍然要從心理學的專家學習一點知識。我記得我在一兩年前與一個最有本領的，在深海捕魚的漁人談話。他對於魚的習性很少有不知道的。但談話中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告訴我，他以前聽見過某海產生物學教授的演講：

『那末，』那漁人說，『我素來是一個注重實際經驗的人，對於空談闊論，我是最鄙視的，尤其是關於捕魚的問題。捕魚是我的職業，我們的家裏，數代的人都是以捕魚為業。可是，在那一晚，我聽見了那教授演講捕魚的事情，他告訴我們，怎樣捕魚，和我們應怎樣做，以及我們所以要怎樣做的理由。我聽了以後，我便依他的方法。現在我倒是一個最好的漁人了，而且我也能回答別人問我關於捕魚的問題，因為我用我的腦，同時又用我的手和腳。』



做牧師的也是如此，我願那愛惜他的時間，以及願保留他的精神與靈性的源泉的牧師，自己起來研究一下這對人的思想的神學教訓。

我們在牧師的面前，無論何時，若談到那接見個人的問題，他們大概都會這樣說：『這種工作我很喜歡做，但我以為我是不甚合於做這種工作。因為來見我的人都沒有什麼問題要我給他們解答。』最困難的就是如此：一切的牧師在他們的聚會中，都有機會誠實地討論個人的問題，但不幸，我們中有許多人是明白這件事情。對於他自己的工作的成效有了懷疑的牧師，如果你問他：『昨天或前天有何人到你的書室談話？』他就會回答說：『有幾個人來；但他們來不是談宗教的問題，他們來與我商量別的事情。』

在這裏有一個標準的例子，任何的牧師，如果他是注意人的需要的，都會碰着像這一個例子的事。

我看一看那書記放在我桌上的名片。那名片上的名字是蘭得生先生。這是我那一個早晨初次接見客人的時候。我知道那一個人在與我書室相連的諮詢室等候我。當我走入諮詢室，我看見那一個是一個青年人，年紀大約是二十一歲，他站起來歡迎我。他是一個高個子、皮膚暗黑、衣服整齊的人；說話清楚而流利。

『對不住，』他說道，『我恐怕我來見你，你有點誤會。我是一個報館裏的訪員。我並不是來求你幫助解決我個人的問題。我見你的目的，是爲我的報館採訪材料。』

那青年人向我解釋說，他已經見過滿哈坦城中較大的教會其他四位牧師。他問了許多關於我的工作，我的諮詢室，以及到我這裏求屬靈的幫助的各種人物的問題。他將我的回答，以及會見我的印象，一一記在筆記簿上，記錄完畢，他便把筆記簿摺好，謝了我一聲，站起來，拿起他的外衣和帽子走了。

『請等一等。你很忙嗎？』我說。

他稍露驚奇地看着我，並回答說：『什麼？不！不過我不願耗費你的光陰。』

『你喜歡做訪員的工作嗎？』我問他。

『是的，』他說，『我很喜歡做這種工作。』

『那末，我想你對於工作是快樂的，』我回應他說，『可是你的內心是否真的快樂？』在一霎時間，他把頭垂了下來，然後回答說：『我以前曾會見了許多男女，以及許多位牧師，但沒有問過我心內的事。沒有一個人對我的生活關心的。我可否把我心中的煩惱和你談談？』

隨即他就把生活中的痛史講給我聽。在那個諮詢室中，這位青年人就找到了上帝，而且也找到以前他認為不能解決的問題的答案。

在我的會見客人的案卷中，有一封信是蘭得生先生寫來的。在那信中，他說道，「自從我到你的書室拜訪你以後，我的生活就開了一個新紀元。在那舊的戰場中，我已完全獲得勝利，但在以前，我在那裏總是遭遇失敗。現在我已明白保羅所說的「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的意義了。」

× × × × ×

當一個牧師會見一個陌生的客人，或甚至於他在社會上認識了許久的人，都須要把下列的幾個原則記牢：

第一，來會見牧師的人，不論他們是教友或外客，很少人能夠坦白的說出他們來訪的眞意。

來訪的人開始講他的困難問題，也許他不說是自己的事情，而說是別人的事情，要他去幫助，或反對別人的舉動，而要求你指導，他們提出的問題是與宗教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到了後來，少有得不到屬靈的幫助。有時來訪的人在初見時，他不說什麼重大的事情，以解決

他的問題。他來見牧師，實在是想在未把他的事情說出以前，先與牧師親近一下，看看那牧師是否願意幫助他。

在紐約掛牌行醫的某精神病治療家，有一天對我說：

「有一個病人初次來看我時，他第一小時完全在填寫表格，雖然他所填寫的都很重要，而且很真確，但對於他本身的問題，並不重大。他的存心是不願直接問我，而是看看我，我明白他的意思，因此，我也不去反對他的行為，不論他的行為是正常的或是非正常的，我總是相信他的報告。」

這一種事情，牧師在書室中會見來訪問的人也是一樣。例如，那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來看我，他所提議的問題就是如此：他是否宜於學習藝術，或宜於學習商業？這就是我們在初見面的一小時內所討論的題目。後來我發覺他希望我回答的真正問題，卻是到底他應不應該自殺。我實在覺得，當他來看我時，他是不願將這使他煩惱的大問題講給我知道的。但做牧師的總可以深察其潛伏在心裏的意識，在談話時，即使來談的人祇談了這個問題的表面，但牧師仍可以幫助他解決心中的問題。

有時是需要會見許多次，纔能獲得他困難的根本原因，但我們必須要預備奉獻我們的時

間，去做這種重要的工作。最可嘆的，就是有無數的人在牧師的書室裏進進出出，但沒有多少人能得到內在的生活救濟。我們很可以假定，所有到我們那裏來的男女，都是需要屬靈的鼓勵和幫助的。

第二，凡來與你談話的教友，你都要耐心地靜聽他們的話。

不要插言打斷他的說話。沉默是上策，尤其是別人將他的心事告訴你。在這裏我們做牧師的，又要從精神病理學者學習一點本領。治療精神病的醫生，往往聽他們的病人講話，整個鐘頭不發一言，除了偶爾問一句話，或作一種手勢，打斷他的話外，總是任他盡情的講出來。

多數牧師會見教友之所以失敗者，就是在這一點。他們過於要指導人，勸勉人。他們急要向來訪的人講道，告訴他們關於上帝和禱告的事。當然指導、勸勉、講道、以及關於上帝和禱告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不過要看時候，但在他未講完他的心事，或來問者未有預備接受幫助以前，就不宜講這些事情，強使對方接受。要使他成功的第一個方法就是——靜聽，第二個方法也是——靜聽，第三個方法仍然是——靜聽。要時時注意他講的話，因為藉着他的一言一語，就可以探索他的隱秘問題。聽了他的說話，以及他規避不講出的話，那你

就可以明白或了解他的人格。

和謨茲 (Oliver Wendell Holmes) 在他著的 "Elsie Venner" 說道：

「醫生能明白別人所講的話與他們的意思之不同。當他聽了別人的說話，他常常從眼鏡的上而察看別人；如果他抬起頭看看講話的人，他注意那個人的思想比較他的說話還要緊。」

所以做牧師的也是如此，他必須要去學習了解教友們的說話後面的潛伏的思想與動機。往往到我們那裏談話的人，他最需要的事情就是找着一個同情他的聽者。當他將他的心中的重擔放下以後，他已經向完全被醫好的途徑上走了一大步。

何桑著的 *The Scarlet Letter*，曾說及有一個牧師名叫丁滋對爾 (Dimmesdale) 對那醫生說道：

「有許許多多的可憐人已經相信我，不僅是垂死的人，即身強力壯，與有名譽的人都信靠我。當他們把心事傾吐以後，我就看見他們——那有罪的弟兄——是怎樣的得到救濟！他們就像久受污濁氣味窒息，後來得吸自由新鮮空氣的人一樣。安得不是如此？」

我們要記着從認罪而得到的救助，並不是罪的釋放的終局。做牧師的主要貢獻，就是在

人自動悔罪以後，比之引誘人悔罪還要緊。做牧師的必須要能指示已悔罪的人怎樣接受上帝的饒恕，引導他們去度新的生活，如此，就能使有罪的人完全改變了他的品格。

瑞士的榮博士 (Dr. C. G. Jung)，在他所著的書中 "Modern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曾說道，他相信，在這一點上，今日的復原派的牧師是站着一個服務很有效力的極大範圍的邊界，但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

第三，不可接受教友們自己診斷自己的問題。

做牧師的很可以照醫生的榜樣做到這一點。當一個病人到醫生的診所求診，並稱自己患了動脈硬化症，那醫生斷不會說：「那太壞了，我開點藥給你吃。」他必定靜聽那病人怎樣說，然後再去子細的檢查，並診斷他的疾症。所以做牧師的，在接見教友時，也不能不給以子細的辨識。

有一個時期，有些牧師會做過毫無疑問地接受教友自己診斷自己屬靈上的病狀。如此，他就可以用很短的時間結束他與教友的談話。他祇要說幾句：「回家去讀讀聖經」；或「爲這件事情可去作禱告」；或「購那一本書回家去讀，讀過了，三個星期後再來告訴我，你對於這件事有怎樣的意見」。惟幸這種用取巧方法的牧師，近來已逐漸減少了。

在基督降生前數百年，有人問哲學家退利斯(Thales)：『什麼是最困難的？』退利斯回答說：『知你自己。』那問的人再問道：『什麼是最容易的？』退利斯回答說：『去勸告別人。』而第二個回答，也許需要校正一下，因為我們很不容易給予別人最聰明最良好的勸告；雖然，我們是很容易看見別人的錯誤和失敗。

心理學家曾用過這一個字眼，『使合理』(Rationalization)。當人們對自己的態度和行爲，以虛偽的解釋來安慰他們自己，那就是說，他們使自己變爲合理。這一種經驗對於我們一切的人都是如此的，通常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所作的事情、思想、說話，我們總是迴護我們自己，並以最有利於我們的條件，來解釋我們的行爲、思想、與言語。我們總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庇護我們的行爲的真相。當我們要調整我們內在的「我」，最困難的就是我們不肯認錯，我們總是把那錯處推諉於別人身上。怪不得辛尼加(Seneca)說：

『你必須要在錯誤中找出你自己，然後你纔能改造你自己。』

交際廣闊的人，每一個人對於人的品性都有一種發見，那就是最普通的人都具有一種自嘯的絕大能力。

人們自己喜歡愚弄自己，而絕無限制。我在這裏舉一個例證，有一個青年的男子走來看



我。他說他是復原派教會的職員，而且也是聖經班的教員。

「這不是我的問題，」他說，「這是我家裏的問題。我們的家裏已經發生了一件危機，雖然我的妻子和我自己在實際上都不願意離婚，但我們很想在現時暫行分居。」

「你家裏發生什麼困難？」我問他。

「那就是我的妻子的不好，」他說，「我們結婚了八年，並有兩個小孩。在我們結婚的頭幾年，我的妻子是很會管家的，她對於自己的服飾，都非常整潔。她是很能幹的。她能唱，而且也是一個好的鋼琴手。後來的幾年，她就變成了對一切的事情都不關心——關於家內的事，她的衣服，以及關於孩子的事都不關心。她現在絕不練習音樂，也不肯和我們合唱。總而言之，家內一切事情都弄翻了，我心裏真是煩惱極了。」

「你覺得你的妻子使你不快的是什麼？」我問他。

他說：「我能以三個字來形容：「無紀律」。就是爲了那事。她對於各樣的事情都缺少紀律，我以後再不願勸告她了。」

「你似乎有一種解析的智能，」我對他說，「你頂有本領解剖你妻子的行爲。在十五分鐘內，你已把她許多的錯誤告訴我。是不是她的個性比你強？」我問他說。

『不，』他回答我說，『爲什麼你這樣問？』

『是的，如果你的個性比她強呢，那你就費一點時間把你自己的地方說一些給我  
知道？』

他表示不願意，並說道：

『但我不是來這裏講我自己。』

『也許是對的，』我說，『因爲你自己說，你的個性很強，如果你要我幫助你解決你的  
問題，你必須讓我知道你們整個的家庭生活。』

『那，』他說，『我的脾氣也不好。』

『那講得不錯，』我鼓勵地回答說，『請你再講多一些。這種脾氣怎樣在你的家庭中表  
示出來？』

他詳細地說給我聽，然後繼續的說：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很自私的。我喜歡家內一切的事情都要以我自己爲中心。我不大願  
慮到我的妻子和我的兒女。』

他繼續重述他自己的錯處，直至他覺得他自己憤恨妻子的『無紀律』，自己也同樣地犯

了這無紀律的毛病。他所攻擊她的事情，在他自己的行爲上也能找得出。

「你想你能夠幫助我解決她的問題嗎？」他誠懇地問我，好像祇有他的妻子需要幫助。

我說：「是的，我一定可以幫助。」

在這時候，我將一部新約遞給他，請他大聲地讀一讀羅馬書第二章第一至六節。他就讀

着：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我們知道這樣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審判他。」

「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爲能逃脫上帝的審判麼？」

「還是你藐視祂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祂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

「你竟任着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爲自己積蓄忿怒，以致上帝震怒，顯祂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

「祂必照各人的行爲報應各人。」

當他讀了這幾節聖經以後，他望着我，面上露出要問我的表情，並說道：

「好了，怎麼？」——奇怪，這一個問題乃是從聖經班的教師提出來！

我說：「請大聲地再讀第一節與第三節，」於是他繼續地誦讀：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甚麼事上論斷人，就在甚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

「你這人哪，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上帝的審判嗎？」

當他第二次讀這兩節經文之時，他的眼中已呈露了一種了解的神氣。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確知道你是對的。我自己的生活確係缺少紀律；不論那一方面——我的閱讀書籍，我的公事房的工作，我的事務，我的禱告生活，我的家庭，以及各樣的事情。而我很是恨我自己；我估量我恨我的妻子也是爲了這同樣的事。我好像那個說「上帝阿，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的法利賽人一樣的糊塗。我以為我的眼睛現在已打開了，使我能看見我自己的錯誤，我必能依此改過我的行爲。」

他站起來與我握手，一分鐘都沒有耽擱，就走了。

六個月以後，我接得這個人寄給我的一封很熱誠的信。在信中有一句話最令我感動：

『我相信，如果你知道了我們的家裏一切的事情都很光榮地進行着，那你必定會感覺興趣的。』

我對於這件事情的道德方面，不願予以批評。因為每日環繞我們左右成千成萬的人，都是像這個人一樣糊塗，他們自己的內心，急需要對自己誠實，對上帝誠實，和對別人誠實。卡梭和尼博士的意見是何等的正確：

『對別人的公憤，比對一己的問題，更覺得快樂。』

我代這個在教會任有專職的人解決事件，不過是依據基督的方法來解決困難問題中的一個舉例，因為用這方法必能幫助人解決最困難的問題。

第四，要熟識教區裏的教友，如此纔能深識他們的根本需要。

在教區中，有許多各色各樣的人，來找牧師幫助。來訪的人中，有些是善於幻想的人，說他們得着一個偉大的『啓示』，他們是預備把這『啓示』宣佈於世界的。有些是確實有精神病的人。每一個做牧師的都應要為這些來訪的人在未來到以前先預備一下，並需要預備怎樣纔能以溫柔、瞭解的方法對付他們，同時，又要不耗費太多的時間。其他的來訪者，有些

是患了強迫觀念的精神病，有些是患了由歇司的里亞而釀成身體上有病的各種病徵。雖然，大抵來求牧師幫助的人，確都可以列爲『正常』的人——是教區裏的教友，以及其他的人之有個人的難題而需要解決的。

當來訪的人將他的一切病徵對牧師說明，做牧師的就須要了解來訪的人所告訴他的話，不過是一個大略的情形。他應要在同時存在的橫斷面找出他的真象，並能從縱斷面把它們分別清楚。我們在橫斷面所找到的圖案，大概是關於那教友對他的朋友的關係，同事的關係，在社會上所認識的人的關係，在教堂中所遇到的人的關係，以及對上帝的關係。那縱面的圖就是他個人的行爲，這是可以從他對他的家屬生活的關係上看得出的。如果他對朋友、同事等等，不能使自己與他們調整，那末，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他的家庭中已過着很久的精神緊張的生活，必定是有許多悲歡離合的事情發生。做牧師的應該要在他們的生活中，審察他們的行爲。

在我做完了晚禱時，有一個教員來看我。

『我希望你爲我禱告，』她說，『因爲我覺得太孤獨，同時，我又覺得我不能爲我自己事情向上帝禱告。現在我在這城裏已沒有朋友。你的講道，使我覺得我的孤寂是會有人幫

助的。」

「爲什麼你沒有朋友？」我問她。

她說：「我從前是有朋友的，但現在我失掉一切的朋友了。在近四年以來，他們已與我疏遠了。最使我痛心的，就是在幾個星期以前，那與我在英格蘭來的青年女子，也離我而去了。我在這個世界裏已沒有一個朋友，甚至連上帝也沒有了。」

「你說你已失去了上帝和你的朋友是怎樣解釋？」我問她。

「他們對我已沒有用了，」她說，「因爲我非常懷恨他們。我對他們已說過，並寫過許多惡意和譏刺的話。」

「你沒有真的想中傷你的朋友吧？」我問她。

「不，」她說，「那真奇怪。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得罪他們，中傷他們，但在我內心裏頭是有些東西使我難過。我每次說了這些不潔的話，我在說出以後，總是懊悔，但我不能把我的懊悔對他們說明。這也很難使我退後向他們道歉。」

我再追問她，她就承認她曾與她房東，家裏的傭人，雜貨店的商人，以及其他的人不協和，時常和他們爭論。其實，她是不能與各式各樣的人合作。她把這些事實告訴了我以後，

我與她彼此都沉默了許久，然後我很柔和地對她說道：

「請你告訴我，爲什麼你這樣憎恨你自己？」

她面上表示出驚異的樣子，並回答我說：

「誰說我憎恨我自己？」

我回答說：「我知道你是如此。你憎恨別人，就是因你憎恨你自己，你憎恨自己，便把那憎恨向別人以及上帝發洩。你自己以爲你是沒有錯處，但你也做錯了。你的憎恨情緒不僅是在你與朋友的關係上顯露出來，而且會在你的生活各方面重復的顯露出來。」

她沒有把頭抬起回答說：

「我確憎恨我自己，但我從不明白，我會把我的憎恨的情緒向我的朋友發洩，我得罪我的朋友，就是爲了這一點。」

「是否你願意使我再知道你更多的事嗎？」我問。

「是。」

「那末，請你，」我對她說，「告訴我，你在三四年以前所受最重要的打擊是什麼？」  
她的眼睛隨即流露着一種恐怖的樣子，然後她裝着鎮靜的樣子，柔聲地說道：



「我可以傾心的把整個事情告訴你。在四年以前，我與一個已結過婚的人連續戀愛了三年。但後來他突然死了，於是我整個的希望就完全粉碎了。這件事情，連我最親熱的朋友，我都瞞了她們，所以當我患了精神病時，我的朋友就完全不知道我患病的原因是什麼。我知道我已把事情做錯了，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似乎是沒有什麼可留戀的了。我現在已看得很清楚。我因為受了良心上的責備，心中已陷入苦境，可是我的苦楚，沒有一個人，我可以與她談的。今日你所講的道，使我覺得，假若我能將我的心事，說一點給你知道，就可以減輕我心裏的重擔。我受了這痛苦的感覺，我就在無意識裏找一點地方發洩，以除去我心中的痛苦。我內心是受着痛苦，所以我對於我認識的人，常常使他們覺得難堪。我得罪我的朋友，我自己的心裏也很抱歉，我希望得到他們饒恕，以及上帝的饒恕。」

我很柔和地對這個青年女子談及上帝的絕對仁慈，和祂對於每一個「憂傷痛悔的心」無條件地給予他們的饒恕。我把約翰福音第八章裏的一段，關於一個犯奸淫的女子帶到耶穌的面前。捉着她的法利賽人，正預備以石頭打死她，並引用摩西的法律，認為這樣的處罰是正當的。耶穌以堅決的態度答覆他們：

很好，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那班人個個受了良心的譴

責，轉了身子，一個個都溜走了。彎着身子在地上寫字的主耶穌，抬起頭來一看，看見那女子還是獨自一個人站在祂的面前，祂便問她：「沒有人定你的罪麼？」她回答說：「主啊，沒有。」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我對她說，我們的主在殿中宣佈饒恕那女子，不僅是關照她，她以往的錯行的污點已經除去，同時還給了她一種力量，使他能改邪歸正，變爲照上帝旨意做事的一個女子。

「現在上帝已把這種力量給了你，」我再加一句說，「因爲聖約翰曾經說道，「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權柄作上帝的兒女。」」

我們一齊跪在那教會的聖衣室內，她懇求上帝饒恕她以往的罪，除去她心中的痛苦，因爲她心中的痛苦，不特使她自己覺得不快樂，同時，又使朋友覺得不快樂，並求上帝賜給她力量，使她能調整她的生活，並變爲一個祂願意她怎樣做的女子。

她站起來對我說道：

「我覺得像是有一正在壓迫我生命使我不能忍受的重擔，從我心中舉起來。我覺得將來的我與現在的我有些不同了。我想寫信給那與我同到此地的朋友，求她饒恕我，好像我求

上帝饒恕的一樣。我覺得，』她微笑着繼續說，『我像是迭更斯著的 *Christmas Carol* 中的 Scrooge 一樣，我有許多事情要補救，但因有上帝幫助，我知道我是會成功的。』

無論何時，我們若見到愛辱罵人，愛批評人，愛用苛酷的說話來得罪朋友的人，我們就知道這個人是憎恨自己，厭棄自己，他對人所表示的怨恨，不過是他厭惡自己的一種射影。凡受過訓練，而會應付這種人的牧師，都能從他們外表的行爲，認識他們內在的需要的病徵，並能盡力給他們救治，使他們獲得上帝的治療力量。

第五，凡不能適當應付自己內心需要的牧師，都不能適當應付別人內心的需要。

近代許多講道，都是缺少生氣和效力，因為這種宣道沒有達到聽衆心坎，並且與他們的實際生活無關。換一句話說，就是那宣教師對於他們內心的興奮，失敗、引誘、軟弱、罪惡、完全不明瞭。

布來屯的羅伯特生牧師著了一部講壇，在緒言中會引用一個善於觀察人性的平信徒所寫的話：

『許多內心苦惱的人，事前是快樂的人。他們覺得世間沒有人能了解他們的心，或能幫助他們。假若做牧師的能知道自己心事，並能勇敢與忠實地把他自己心中一切罪

惡找出，先向上帝認罪與祈禱，然後纔以上帝的仁恕精神，向羣衆講道，這樣的牧師，你是否覺得他必能了解別人的痛苦與需要？」

亞諾爾特馬太曾說及歌德的事，他說，他能把手指擊中人類的痛苦與疾病的真正位置，毫不錯誤，並說道，「你的煩惱是在這裏。」到底歌德是否有這樣的本領，我們是不得而知，但耶穌基督卻是真能如此的。在福音中，約翰說：

「祂知道萬人；也用不着誰見證怎樣，因祂知道人心裏所存的。」（約 2：24—25）

當耶穌接見尼哥底母時，祂就把祂的手指毫無錯誤地指出那法利賽人心靈上的驕傲。與青年的富官談話，主也指出他的富有，但他的心是爲那富有所纏繞。在撒該的家裏，耶穌已指出那稅吏的不誠實，貪污和苛刻人民。耶穌坐在敍加的井旁，曾指出一個撒瑪利亞婦人生活中的道德問題，完全沒有錯誤。「祂知道人心裏所存的。」祂具有了解人的真我，以及了解上帝的能力。祂希望祂的門徒能實行祂這樣的使命。

大多數的精神病治療者都相信，在他們未實行去醫治任何種類的精神病者以前，他們都應先補充一下他們的醫學知識，以及普通醫院與精神病院的訓練，和自己心理上的精神訓練。訓練完畢，他們就要把自己當作病人，給別的精神病治療專家檢驗和治療，他們就可以

從那醫生得到他的訓練、經驗、地位、或品格。他們必須要把他們整個的生活供給醫生檢驗和分析：——他們的感覺、情緒、思想、言語、行爲，以及其他的一切。

精神病的治療醫生都相信，如果他自己沒有在自己的心中找出每一種或各種趨勢的程度，並知道每一趨勢是怎樣的行爲，怎樣開始行動，怎樣可以停止這種行動，並怎樣控制它，他就不能認識，以及治療病者顯露給他看的病徵。或換一句話說，精神病的治療者當要研究自己，直至他能在治療病者時，私自地對自己說：『是的，我也有這種毛病，我知道怎樣對付，並知道這種毛病的來源。』他要用精神病治療者的分析方法，每日一小時來研究自己，經過一年，二年，三年——直至他相信他能明白自己爲止。他能明白自己，他纔能明白別人。

精神病的治療者期待他們自己，更甚於他們期待將來的病人，他們自己須先受這極大可能的檢查，因爲他們必須要做那患精神病的人的領袖。無論這件事情怎樣的沈悶，怎樣的無興趣，做醫生的總要嘗試，因爲這種試驗就是使他們將來能夠治療病人。

在另一方面，一般的牧師，從神學院畢業後，即擔任領導教會的工作；但他們從沒有深切地研究他們個人靈修的習慣，尤其是，研究他們自己的犯罪。

我相信，牧師的工作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對自己不甚了解。我並不推薦每一個牧師，在學習作牧師時，都須要經過心理的分析。但我總希望他們能做到這一步。當然我也不推薦，由心理分析得來的一切知識，做牧師的是不宜有。我以爲，無論如何，做牧師的，如果他能做得到的，他必須遵守雅典的聖者梭倫的教訓：『知汝自己』。

要學得這知識，也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做牧師的找一個彼此敬愛、彼此信任的牧師，一同坐着談話，在上帝的面前，將他心中的事坦白地說給另一牧師知道。讓他的朋友幫助他開發他生活中某一部份是需要降服上帝的旨意和權力。不過在技術上是有點不同——他是一個牧師，而不是精神病治療者，必須首先求上帝參加了這個問題。如果這種自我的檢驗是誠懇的，透切的，經過虔誠祈禱的，那末，在爲神服務上，必會得着顯著的結果。它可以打開那牧師的眼，使他看見自己生活中的隱秘弱點，而這種弱點，他是不知道的。關於這一點，梨俱韋陀（印度的經文）已有一銳利的觀察：

人是很容易看出別人的錯行，

也容易看出別人的好處。

但我懷疑——我懷疑，

誰能看出自己的錯處？

如果一個牧師自己不會學習認識自己心中隱藏着的罪惡，他怎能察出來訪問者的生活中所埋藏着的煩惱？

對於恐懼、嫉妒、自餒的強迫觀念、或自大的強迫觀念、婚姻的問題、神經緊張、恐懼患病的思想、癡想，以及其它使人受痛苦的整千的精神病，這方法都可適用。做牧師的，如果對於自己的弱點，僅予以表面上的救治，那末，這個牧師就不能適當的救治別人的弱點。

假如一個牧師從不知道由虔誠認罪與獲得上帝的赦免得來之自由和愉快，那末，他怎能引領負着重擔的人去獲得這種洗去罪污的經驗？

但在事實上，爲了逃避實際的錯行，往往有人單獨向上帝認罪。無疑地有許多人，尤其是熱心的與受過教訓的復原派教徒，能祕密地向上帝禱告，並祕密地向上帝認罪，因此而獲得上帝的赦免，並獲得引他們進入新生活的力量的完全保證。可是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人，是需要有別人來證明他們的靈已與上帝辦理這一件事的。

以我的職務來說，我覺得，如果教友們肯使我知道他們已經做了的錯行，那末，他們也

很容易除去以往的罪愆。關於這一點，我近來從一不甚注意的來源，找個明顯的解釋。辛尼加(Seneca)在他的書翰中說：

『阿騰諾多刺(Athenodorus)所說的話，倒是至理名言：「你要知道，你若除去一切的慾望，如果你已達到這一點，則你對上帝的禱告，除了你能作公開地祈求以外，你就沒有求什麼了。」可是現代的人是何等愚笨！他們低聲細氣對天作污穢的祈求；若果有人來聽，他們便立刻沉靜。他們把不願別人知道的事情，向上帝禱告。」

那羅馬的哲學家已深切地了解，將我們內在的生活，公開給別人看的效力，是怎樣的了。

在個人的談話中，我們與別人一切的關係，都需要透切地看出別人的心意。當然，我們也要記着穆迪(Dwight L. Moody)的話：

『沒有人能領人親近基督，除非他自己已親近基督。』

如果我們僅能將基督的舊經驗給予需要的人，如果我們被迫而在使徒行傳中找尋上帝的權力在人的生活中運行的證據，那末，我們所得到的效果是很少的，我們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種現代的基督徒經驗。我們做牧師的每日必須要保留一部份的時間來檢驗自己，並與上



帝交通。經過這靈性的修養，結果纔得到內心的寧靜與平衡，平安與自信，如此，我們做牧師的，就可以有效地救治那走來找我們給予他們希望與治療的憂傷與焦急的人。

第六，在個人會談時，每一個人所信託我們的事，我們必要爲他保守秘密。

關於這一點，羅馬天主教會已有一條處罰的規律。那條法律就是：

「任何的教士如有將別人認罪的事情揭破，須受逐出教會的處罰。這法律並無例外的饒恕。」

牧師是受了這認罪的誓言所束縛，故做牧師的不能以別人認罪的事實說給另一個人知道，除非先得到當事人的允許。否則，無論在言語上，或暗示上，他都不能違反他給予別人的諾言與信用。

不幸，一般新教徒卻沒有遵守這條教律。尤其是近年以來的宗教運動，更把這件事情顯露出來。有時在平常的會談中，以及在公開的演講中，這種守信的諾言，往往已被違背了。任何的牧師或復原派的教徒都不應該把別人信賴他，並求他幫助的事實在公開演講，個人談話，或在任何的印刷品中公佈出來。

當然，有時也有個人的問題，可以給予其他的人作例證，我們引述個人怎樣獲得釋罪的

事情，供獻別人作證據，也許對於大多數的人有莫大的益處。但無論何時要作這一種引述時，都須要特別的小心，好像在這一本書中，凡我所引述的例子，我都經過嚴密的考慮，任何可以使人找出個人的真象的地方，我都絕對的避免。在某幾種事情，我們從悔罪的人的經驗中，獲得許多有益的教訓，若得他的允許，採用他的事情中的顯著事實，以供獻其他需要的人，必能給予他們不少幫助。每一個信靠我們的人，若對我們說出他的祕密，我們必須代他守祕密，尤其是牧師，這一種守信責任更是他們的本分。我們就任牧職所發的誓就是保證我們永不失信。

尼可爾斯 (Frances J. Nickels) 近日寫了一文，題爲『背信了認罪的人』，登在『The Christian Century』雜誌上，他說：

『不久以前，我初次到某城市。當主日到臨，我總依例找一所禮拜堂去做禮拜。那青年的牧師講了一篇很能感動人的道理，鼓勵人對社會的秩序要有一種責任心。他爲了證明這件事情，他引證某人的事件，而那某人，他稱他爲無名的朋友——那朋友極相信他，並與他討論某種公益的重大計劃。他願出一筆很大的款子贊助這公益的事業，但他不願使人知道他的名字。當那牧師一點一點地把那個人形容出來，我就認出他所說的某人就是我的

朋友，我的朋友是一個最謙厚的人，如果他的名字和他的善舉被人這樣的誇張討論，他必定不滿意，即使不明顯地拿他作榜樣，他也不願意的。他是一個左手做事不使右手知道的人；而現在他是被人舉作榜樣的某君！禮拜完畢，那牧師表示很親熱的樣子站在門口接待會衆。我把我自己介紹了以後，我對他說：「你稱讚某先生很不錯。」

「他很驚異的笑着說：『爲什麼，你從我所說的話認識他嗎？』」「是的，你對那個人形容得這麼活躍如生，我想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出的。」我回答他說。「幸運得很，」他說道，「祇說他的好處。倘若我是批評他，那不是糟了麼？所以在公共的地方談論朋友的長短，就必須要特別小心。」我想說道：「我知道，如果他今天聽見了你的話，他的心必覺着你的信用已失了。」

這樣的失信，幾乎令人不能置信，同時，也是無可推諉的。我相信這種事情復原派的牧師大概是不會做的；即使有，也是極少數的人。如果來會談的人都疑心我們的信用，恐怕我們在講道、談話，或在文字上，把他們的事實引用，他們就不會來了。

最顯著的事實，就是在這個國家裏的法院，已承認復原派的牧師，有保守悔罪者對他所講的話之權。

在一九三一年，美國明尼蘇達州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痕涅品州（Hennepin County）地方法院爲某離婚案件，傳訊史文孫牧師（Emil Swenson），命他將某教徒與他商議過的事情說明，以作證據。史牧師不允給予說明，就被法院以違抗罪，判以一百美元罰金，或處以三十日有期徒刑。後經明尼蘇達州的高等法院審判，推翻這判決，重判那牧師無罪。現在明尼蘇達州的立法部已取消了那以前對這問題含糊的法律，並明白的規定一切復原派的牧師都有權不說明悔罪的人對他們所講的話。

每一個醫生在他畢業之時，都會發過希波革拉第的誓言，在那誓言中，他擔保自己，但在行醫時保守病者對他所講的話，而且禁絕將別人的事祕密傳出外面。關於這事的一部份誓言，讀之如下：

「在我執行業務時，無論我看見的，或聽見的以及在業務外我所交接之人，凡不能公佈於外的事，我都應嚴守祕密，不能向別人傳播。」

以我的經驗來說，我覺得希波革拉第的一部份誓言，一般的醫生大概已經遵守了，雖然也有少數的醫生，像少數的牧師一樣，忘記了他們的責任。但，無論醫生或牧師，有背此信誓的，祇算是例外，不可視爲當然的。

做牧師的，如果他在生活與工作中，對於現代精神治療，已有一種透切的了解，或參加過精神病院的工作，但這種知識還是不能代替上帝爲人所做的實驗知識。我們時時被召去重燃那已點着而被吹熄的在人們心上的信心之火。我們要教人怎樣禱告，怎樣讀聖經，如此它的信息對他們內心需要就有很大的用場，教他們怎樣與上帝團契，如果能與上帝真正親近，他們的生活就能夠與上帝發生無間斷的聯繫。

近來有人以爲使我們的宗教變成更心理學化，這不是做牧師的工作。但我們所要履行的責任，祇不過是使我們的心理學與我們的精神病治療學，更宗教化一點，並用這兩種學識有效地爲上帝服務，爲人的心靈服務。

## 第四章 你爲甚麼恐懼？！

「爲甚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可4：40）

「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爲懼怕裏含着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約

壹4：18）

「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甚麼的，不要怕他們。」（路12：4）

「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詩34：4）

有一個青年人來看我，要我幫助他解決他的恐懼問題。我卽在他初次來看我之後，把他的事實和印象記下：

結婚了十年。有三個孩子——年二歲，四歲，六歲。

年齡：三十五。

好人品。

大學畢業。談吐風雅流利。

宗教：復原派。長老會教友。常到教會；但他以前對上帝的強烈信心，已因不能解決的恐

懼問題，而搖動起來。

職業：經紀營業。

社交的興趣：各種。溜冰，網球，電影。

身體健康正常。

情緒不安定。子細觀察，則有絕對的神經緊張狀態。睡時常因惡夢驚醒。

偶然遇到此人。任何人都要說，他是一個十分正常的人。但在這似乎平靜的表面之下乃是內心煩惱與神經緊張。他的神經緊張狀態，在他的家中已經流露出來。當他做完了一日的繁重工作，疲倦地從公事房回家，兒女的笑聲和玩耍，都可以使他覺得厭恨、煩擾、並時常與妻子爭鬧。

「我的毛病，」他說，「就是恐懼。十五年來，這恐懼的情緒使我的生活非常痛苦。我在夜間醒來，覺得我的心已停止了跳動，而我是將臨死境了。我發了一身冷汗，然後突然的覺得我的心是急速而猛烈地捶擊着。我往往在這時候震顫起來。這種病有時在日間最煩忙的時候也會發生，而我是有一種奇特的沮喪的感覺。我常常存着恐懼突然死亡的心。環繞我四周的每一事物都給予我這一思想。」

我查問這個青年人以後，我知道他已請著名的醫生檢查過身體，那醫生說他的心臟完全沒有疾病。他遵了那醫生的勸告，纔找一個醫治神經病的醫生診治。那神經學的專家叫他忘記了這種強迫的觀念。並說這一切的強迫觀念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因為他的身體很好，完全沒有毛病。那青年人離開了診所，心裏得着很大的安慰。可是當他預備第三次到那治療神經病的專家診治時，他收到一封信，這封信竟把他前兩次獲得醫生的治療功效完全毀滅了。那封信說：

「這星期你的特約診治已取消了，因某某醫生昨晚身故。」這信是由那醫生的書記簽字的。我問他爲什麼緣故，他說，因爲那治療神經病的醫生突然死了，使他的恐懼更不易消除。

當這個青年商人來訪我時，他幾已變成了神經病，在實際上，他已辭退經紀商的工作。我不時和他談話，我發覺他在五歲的時候，他因看見祖母在家裏突然死去，受了很大的驚嚇。他問父母爲什麼祖母不見了，他們告訴他說，祖母已到上帝那裏去了。然而他所得印象最深的，却是因鄰家一個比他大一倍的孩子告訴他，他的祖母已埋在地穴中了，因爲他的心停止跳動。無疑地，這件事情的記憶是深埋在他的下意識裏，因此給他不少痛苦。



他承認我這個說法與他有益，因為這可以使他知道他的恐懼的根源，他對我說：「我仍然覺得那突然死亡的感覺仍然在威脅我。」他的恐懼心理是經過這麼長久的存在，很顯然的，他的恐懼還有別種緣因在裏面。我沒有關照他，他恐懼突然死亡的感覺是沒有根據。反之，我承認那是有可能的，但對他建議心臟病不是這病的原因。「我們中沒有一個人，」我說，「在早晨離家到這樣馬龍車水的城市中工作，能夠保險自己在一日中不會死亡的。一個人祇要看一看馬路上發生意外事件的統計，就可以明白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遭遇突然死亡的可能。」然後我很唐突地對他說：「你為什麼恐懼生活？」

他很驚奇地看着我，並說道：「你什麼意思？」

我回答說：「大多數怕死的都是恐懼生活。」

於是，我就把別人回答我在無線電廣播「恐懼」的問題的兩封信中各一段話，讀給他聽。第一封信是由南卡羅來納寄來的，那封信所討論的問題就是怕死的問題：

「我是很怕死的——並不是怕我的靈魂離開身體以後有什麼發生——我是恐怕死前的生活。我爲這事禱告過，在某一時期，我的思想，以爲死不過像是去睡覺一樣。於是那恐懼又回來了。」

第二封信是從馬里蘭來的，所討論的問題就是恐懼生活：

「近來我得到一種恐懼的感覺，使我痛苦不堪。我曾拚命的奮鬥，想把它克服。我不是怕死，不過是恐怕生活，以及生活有關的一切。」

我對那青年人說：「這些情形很像你，不過這是兩個顯著的問題，需要分開和個別的治療。在事實上，這兩個問題根本是一樣的。怕死是由於恐懼生活的反應。蒙旦 (Montaigne) 在他的某一篇哲學論文中曾注重這一點，他說：「能夠教人死的人，同時也能教人活。」」

「請你現在告訴我，」我對那青年人說，「有什麼東西潛伏在你的內心，使你懼怕生活？你所覺得最羞恥的是什麼？」隨即他慢吞吞地將他的心事告訴我。他是在道德方面失敗過的。他從不能自己管束自己，並有一種挫折的心理統制着他的生活。他常時恐怕他以往的錯行被人發覺。他完全承認他的錯行，沒有任何的保留。他總以為如果得到上帝的幫助，他或許能得着一個新的或更好的生活。

我向他解釋，他的羞恥與挫折的心理，是因有隱藏的罪，深埋在他的生活裏面，「他時時瞞着別人而起的。這種恐懼被別人發覺他的罪的心理，與恐懼死亡的心理混和在一起，便形成了他現在的恐懼心理，而那怕死的心理是他在五歲時所種下的。這種內心的恐懼大半是

不自覺的，但它卻爲那自覺的懼怕突然死亡的感覺所遮蔽了。我對他說，他的祖母最好是告訴他，上帝是憎恨小孩子犯罪，甚至連五歲的孩子作了錯行，上帝也不喜悅的，他並不虔誠的仰望上帝。所以他在祖母未死以前也許已有一種犯罪的心存在着。

祇有他完全承認了他的罪，他纔能看得出他所承認的錯行是與那自覺的恐懼突然死亡有連帶關係。

我將上帝赦免的應許，一條一條地讀給他聽：

『惟有我爲自己的緣故，塗抹你的過犯，我也不記念你的罪惡。』（賽43：25）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103：12）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詩32：5）

『你們的罪雖像硃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賽1：18）

他很快樂地接受上帝的赦免，在他作感謝禱告時，他說他的感謝，因爲上帝偉大的赦免力量已給了他，使他的心中有了十分的自信和平安。

這個青年人與我會見以後，約過了一年半，他寄一封信給我。在那封信中，他告訴我，

他已完全除掉那十五年來使他日夜不安的恐懼心理了。

X X X X X

無疑地，恐懼是人類中的一種災禍。金巴錫耳（Basil King）所著的「克服恐懼」（The Conquest of Fear），已給予這災禍一個廣泛的明證：

「每一個人都是在恐懼的氛圍中生活着或工作着。做母親的是爲她的兒女恐懼着。做父親的是爲他的事業恐懼着。做書記的是爲他的職位恐懼着。做工人的是恐懼他的工頭或他的競爭者。很少有一個人是不恐懼別人會傷害他的。很少有一個女子是不恐懼她所希望的事情不能達到，或她所愛的人被人搶去……我已估計過，由罪惡與疾病所引起的一切痛苦，如果聚集起來，還不能及得上恐懼所帶給我們的痛苦。我們不是時時患病；我們也不是時時犯罪；但我們一切的人——或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恐懼着一些人或一些事。」

金巴錫耳也如其他討論恐懼的題目的作者一樣，沒有把下面的兩點分清：

（一）從外面而來的實際的應有的恐懼。

（二）從個人內心發出的不應有的憂慮而起的恐懼，這種恐懼是不關乎外面而來的

實際情形，而且不根據他自己的內在的實際情形。

第一種的恐懼是正常的，而且也不會引起延續的痛苦。第二種的恐懼是非常的，所以我就應要設法除去這種恐懼。金巴錫耳著的『克服恐懼』全書，都沒有把正常的恐懼與非常的恐懼分別清楚，因此容易引起讀者誤會。

我以為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方法，就是使我們認識恐懼是有建設性的，同時也是有破壞性的作用。適當的恐懼實際也許是正常的，而且是有建設性的。不適當的憂慮（恐懼）往往是非常的，而且是有破壞性的。有幾種本能是比較正常的恐懼對於保存生命更有價值。如果你研究獸類的行爲，你就能夠看得很清楚。有幾種獸類是不能用牠們的牙和爪來保護自己。但大自然却給了牠們一種同樣有效力的保護方法——逃走。而恐懼是使牠們驚覺，而作逃避牠們的敵人的必要。恐懼的本能以鹿、羚羊、兔、以及其牠的獸類最敏銳。這一種恐懼就是保證牠們自保的力量。

雖然對於恐懼的不良結果已說得太多了，但正常的恐懼在兒童的生活中却是一種有用的機能。它可以使兒童懼怕開快的汽車和火車，不敢走近。他們必需要及早學習毒藥的危險。他們要小心，不可喝瓶中的流質，或吃偶然到他們手裏的糖劑。他們必須要學習避免與傳染

病接觸的一部份智慧。父母對兒童的教育，如果忽略了這一方面，那是很危險的。

白蘭頓博士 (Dr. Smiley Banton) 在他所著的『兒童教育指南』(Child Guidance) 一書中也持了這個見解，他說：『在不久以前，一般人都持了這個見解：從精神健康的立論，恐懼是最有害於精神健康的。無見識的恐懼是有破壞性的，有知識的恐懼反與精神健康有益。』

在不久以前，有某心理學者演講，他說，在這國裏有一個家庭，那個家庭僅有一個孩子。故他們盡量的想出種種可能的方法來保護那個孩子，絕對不使孩子的心受到恐懼的影響。所以那個孩子就在毫無恐懼的環境中長大。某一天，他們的花園的門忘記關鎖。於是那孩子就很快樂地衝出門外，走到馬路上，隨即被一輛開速馬力的汽車碾斃了。柏克 (Edmund Burke) 所說的話也是不錯的，他說：『有先見之明的恐懼，却是安全之母。』

這一切的理论對於成年的人亦是如此。正常的恐懼是可以領人獲得效率的。它可以使汽車夫更加注意，避免開速馬力和人競爭。它可以使飛機的駕駛員更顧全乘客的安全。它可以使藥劑師更小心配藥。它可以使外科醫生在手術室中，每次拿刀開割病人時更加謹慎。

但有時因為不健康的的精神狀況，那正常的恐懼就轉變為非常的憂慮。在這種情形之下，

恐懼就變成了破壞，並使人失掉效率。這恐懼的結果，就可以使上面我所說的人變成了不能做工作。於是汽車夫就變成一個危險的人物。飛機師變成了不稱職。藥劑師也要打電話給病房裏的看護，叫她將他配的藥物送回查驗，恐怕他配錯了藥方。外科醫生的手在施行手術時會震顫起來，並危及病者的生命。我們要明白，祇有正常的恐懼，而不是非常的憂慮，纔與人有益。

赫德非爾教授(J. A. Hadfield)在他所著的『心理學與道德』(Psychology and Morals)一書中，曾將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他關照我們說，現在保護和平生活的方法，給予人類的恐懼能力，比之他們所能利用的還大。結果這種恐懼每每在非常的方面施行。於是那多餘的與不當的恐懼便變成了人類幸福的主要仇敵之一。

赫德非爾教授說：

『我們應該把恐懼、憂慮、與驚懼、分別清楚。自然的恐懼就是對他生命有實在危險的對象之恐懼。憂慮是一種無對象的恐懼，而這種恐懼往往是由於內心發出來的一種威脅的恐懼。這種恐懼我們自己是不覺得的。驚懼是由對象而引起的恐懼，但對象的本身與他們自己是沒有危險的。驚懼是我們自己投射出來的恐懼。一切的驚懼——從我們

自身發出來的恐懼，在我們自身中發出的某種衝動的恐懼，「下意識的慾望」的恐懼都是如此形成的。文明人最大的恐懼就是他自己。正常的恐懼與非常的恐懼（或驚懼）是很容易分別的。正常的恐懼是使人在生理上發生有效率，而非常的恐懼是使人失掉效率。」

要牧師幫助的，當然是那種非常的恐懼，因為那不當有的憂慮是時時可以毀壞教友心裏的平安。關於這種恐懼死亡的例子，我在這一章的前面已有詳細的說明。不當有的憂慮，例如身體沒有病徵而恐懼疾病，恐懼人，恐懼以往，恐懼摘發，恐懼孤寂，恐懼祕密的罪惡，恐懼（非常的）上帝，恐懼莫須有的災禍。這種種的非常恐懼是需要牧師給以治療，而牧師在個人的接見中，每日都有患這種病的病者來見他。這種恐懼不但會損壞精神的健康，同時亦會損壞身體的健康。恐懼病可以阻礙人去找上帝，禱告失了意義，不能享受教會的益處，以及過愉快的生活。

當這種恐懼變成了有害於我們的幸福與平安時，我們應怎樣對付這有破壞性的憂慮？我們常時聽見有人對負着憂慮重擔的人說：「你的恐懼不過是一種幻想。你可以把它驅除出去。不要記着它們。」這些人的意思也許是好的，但他們的勸告則絕對不好。許多人所感覺



的痛苦就是他們想把他們的恐懼忘記。他們將這種恐懼推入下意識裏，在下意識中，這種恐懼就立即開始產生各種神經失常的狀態。若人們老是依照這個愚笨的方法行事，則他們就是舉足向精神衰弱的路走上走，我說這話並不是危言驚人，其實確有至理的。

我記得我以前曾接見一個女子，而那女子是美國某城中的社會領袖。她的朋友多爲她憂慮。因爲她突然不參加社會各種活動，所有以前熟識的朋友，她一概謝絕往來。祇有與她同住的妹妹纔知道她夜裏睡不着。她的性情變成了易怒，並且有心臟病的徵象。她的醫生對於她的痛苦找不着身體上的疾病。她有時對她的妹妹說，她就要瘋癲了。她時常想自殺，以此餘生。那瘋癲的非常恐懼，總是繼續存在她的心裏。

當她在教會的書室裏和我個人談話，她起首所講的是關於她妹妹的事，似乎說是她的妹妹需要幫助。直至講了一個鐘頭以後，她纔說出自己的真實問題。這個女子，年紀大約是五十五歲，未曾結婚，她承認在三十五年前曾生過了一個私生子。她對於這件事情完全守秘密，甚至連她的妹妹她都瞞過了。她對於這件存在心裏的祕密事情數年來都能忍受。但時時都恐懼別人發覺她的祕密。其實已沒有人知道她的祕密。因爲替她接生的醫生和護士都已經去世了。祇有上帝知道。她不能逃避這個事實，也不會和上帝清算這件事情。

當她講完了這件事情，我就將聖經打開，翻到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至五十節），將耶穌到法利賽人的家裏的一段話讀給她聽。主耶穌就席不久，即有一個城裏的有罪女子，走到耶穌的身旁，跪在祂的脚下，痛悔她的罪惡。她悔改的眼淚濕了主耶穌的腳，於是就用她自己的頭髮把主耶穌的腳擦乾，又用嘴親祂的腳，並將她帶來的香膏抹上。請耶穌吃飯的法利賽人看了那個女子很是憤怒，如果不是爲耶穌的緣故，他就會把她逐出門外。因爲這個女子是犯了當時道德的律法，在自以爲是的法利賽人的眼中看來，這個女子就是一個被擯棄的人。但耶穌卻譴責那法利賽人，並對他說，這個被輕視的女子敬愛祂比那有錢的主人還大。她的信仰已由於她的悔罪與了解 and 同情耶穌的愛心鼓勵起來了。主耶穌對那女子說：『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罷。』

『平安！』那坐在我面前的女子呼喊說，『我若果得到幾個鐘頭的平安，我甯願犧牲些什麼都可以。因爲三十五年來，我總在痛苦中過活。』

『現在上帝就預備賜給你這樣的平安，』我對她說。『祂不僅把你以往的錯行和失敗抹去，而且更可以給你力量，使你能過着甯靜與平安的生活。耶穌對當時到西門的家裏的女子有信心，』我對她說，『就是因爲祂看見那女子的內心是有上帝常願她怎樣做的婦道存在。』

「祂現在在你的內心裏也看見了你那婦道。祂不會處罰你。對於你以往何以作了那錯行，祂比我更知得透切，而祂現在給了你一個新的生活，而「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會賜給你。」我現在已覺得平安了，」她對我說。

我們一同在沈寂的書室跪下來，而她就作禱告，感謝上帝的赦恩和賜給她的平安。當她起來時，她的神經的緊張已經鬆弛了。經過數次談話以後，她以前所有的病象即已消失。今日那女子已能過正常與愉快的生活，在某大教會中努力工作。而她信仰上帝的心的堅強爲前所未有。

不論那使我們受痛苦的憂懼是由於以往道德的過失，恐懼疾病，或其它的原因，我們都不宜設法把這種恐懼忘記。我們更不宜抑制這種恐懼，或把它們隱藏起來。抑制憂懼或恐懼，像是膿腫：必須要將內裏的毒放出，否則它就會在身體上發生疾病。帕孫茲博士（Dr. Frederick W. Parsons）說，「焦急憂慮，恐怕有病，即如一個身體不好的人患了慢性的癌症。」

我們的基督教信心就可以幫助我們克服了那種懼怕，而那種信心在耶穌的生活中已明顯地啓示了我們。有一件事情最足以啓迪我們。這件事情是載於馬可福音（4：35—41）之

內，它說，主耶穌因為整日的講道，身體極度疲乏，就吩咐祂的門徒，僱舟渡過加利利海的那邊。當他們的船開駛了，耶穌便躺在船尾，枕着舵手的枕頭，那時雖船身經海浪的衝擊而略作盪動，然而耶穌已沈沈的睡熟。當他們駛到加利利海的中心，突然起了一陣暴風，海的波濤非常險惡。在船中的加利利漁人在這個海中雖然遭遇過許多可怕的暴風，但他們從來未經驗過這一次可怕的風浪。海中的水湧入船中，他們雖竭力屏水，但湧入的水超過他們所屏出的。初時不慣乘船的人個個人的心中都發生恐懼。這恐懼的心理像傳染病一樣，由不慣於乘船的人傳及漁人，因為恐懼每每是有傳染性的。雖然船中遭遇了這樣的紛亂和恐怖，但耶穌仍然酣睡着。到了後來，有人大聲的叫祂，說：『夫子，我們喪命，你不顧麼？』

在這裏，我們必須要想到，耶穌不是一個水手。祂也許從未學過在狂風大浪的海中怎樣駕舟。祂是一個木匠，然而，當祂在那漁船中站起來，祂臉上所表現的信心和鎮靜就可以使一班的漁人起了疑問，為什麼他們要懼怕起來。不論屋子失火或船在海中遇風，如果有一個勇敢的人在其中，就能使驚惶失措的人回復鎮靜。祂斥責風而使風浪平靜。祂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祂懼怕暴風，而是爲了鎮定祂的同伴。祂再用同樣的語氣斥責祂的門徒，說：『爲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麼？』

如果我們能找到耶穌應付危險與死亡的勇敢祕訣，我們就能握住一個主意，以這個主意來保護我們，並免除恐懼。

千數百年來，一般人對於耶穌的話都沒有解釋得充份。多數聖經的釋義者都說，耶穌對門徒失望的理由，是因為他們應該知道那隻船是不會沈的，他們也應知道上帝必會保護他們的生命。喀爾文(Calvin)和許多其他的基督教大師都接受這個解釋。他說，那些門徒應該知道，耶穌的『人』雖然睡熟，但祂的『神』卻醒着，祂斷不會讓他們沈在海底裏。即使是近代的作家，如懋治(D. S. Cairns)者，他也說道：『這是絕無驚恐的理由，他們是不會沈，也不會淹死的。』

我可以直捷了當地說，我是不能接受這個解釋。這個解釋太過淺薄，太過平凡。成千成萬的男女在危急的時候也會呼喊上帝救他們，但他們已葬身魚腹。在一九一二年，有一隻船，名Titanic的，觸冰山沈沒在大西洋，遭難而死者，計有一千五百十三人。難道在這一千數百人中沒有一個人禱告過上帝，求上帝免他們於死難嗎？

在無數的例子中，基督教信心的力量的表現並不是在使人脫除痛苦與死亡，而是使我們勝過罪惡，有能力超過它們。在某種情形之下，如果作要求免除痛苦及死亡的禱告，也許是

一種不合理與完全自私的行爲。相反地，我們應該祈求上帝賜給我們勇敢和信心，使我們能應付萬一發生的事變。耶穌的門徒缺少了這種精神，因此耶穌就爲這事失望。

當祂對門徒說：『你們還沒有信心麼？』祂對他們表示失望，是因爲他們膽怯；因爲他們使自已被恐懼壓倒。耶穌的意思是說，如果他們對上帝有真正的信心，他們就不會懼怕肉體的死亡。他們可以確實的知道，即使他們的身體雖然埋在革尼撒勒湖的湖底，但他們的靈魂必得到上帝的保護。在遭遇危險的時候，亦是需要信心和勇敢的，像那風浪猛烈地襲擊他們的船，因爲他們沒有信心就覺得自己處在危險之中，驚懼得麻木起來。以耶穌自己遭遇的事情來說，我們就不難看出祂對自己的肉體的命運非常冷淡，因爲祂的目的完全是一個屬靈的。祂會將這種見解授予祂的門徒，祂對他們說道：『那殺身體以後，不能再作甚麼的，不要怕他們。』（路12—4）

耶穌在門徒中所找到的信心，已在臘布刺多的格林非爾爵士(Sir Wilfred Grenfell)的生活中表現出來。在他的自傳中，他告訴我們，當日他發覺自己在一小冰山上，漂流到大西洋中，那時他沒有食物，沒有點火的器具，身邊祇有幾匹狗。他已臨近凍死的危險。但爲了救他自己的生命，他殺了三匹狗，取了三匹狗的皮毛包着自己的身體。他整夜在那冰山上。到

了黎明的時候，他住的冰山已流入海中很遠。他希望用信號呼救而得救。於是他就用那冰硬的狗脚繫起來做成一枝旗杆，然後將他的汗衫縛在旗杆的上端，四處搖動。他高搖那面臨時做成的旗，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結果沒有一點響應。到了末後，他纔覺得離死不遠了。下面就是他自已說的話：

『我能坦白地說，自始至終我的心中絕無一點恐懼的思想存着。我對於靈魂不死的神祕的信心是沒有搖動，這似乎是由冰山經過死的門口一樣的自然。那篇舊的讚美詩的字句自然地在我的腦中湧現着：

我的上帝，我的天父，

當我遠離鄉井，踏入人生的荆棘途中，

求你教我從我心裏說出，

願你的旨意成就。』

格林非爾爵士已變成了雪盲，手足冰硬，但後來竟爲漁人救起，因爲漁人在遠處的懸崖上看見他的信號。

這個勇敢人的信心，耶穌恐已給他十分懇切的讚許！格林非爾知道那是沒有恐懼的理由

的。縱使大西洋變成了「他的龐大而漂流的墳墓」，他也能如他自己所說的，「他仍可以向別處繼續生活」，在那更大的生命中，有更多的服務機會。

基督教的信心並不是應許我們免除人類的痛苦。我們甯可說，基督教的信心是使我們能勝過人類的痛苦。耶穌在被人告密的那一晚上，祂就告訴祂的門徒，說，他們必有苦難。祂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那「苦難」兩個字的根本意義就是鞭撻或是毆打。所以主耶穌告訴祂的門徒說，他們將要被人鞭打，在世上要經驗過無數的痛苦和窘迫，但祂最後說道，「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16：33）

凡不真心的相信上帝，吸不着與耶穌團契而得來的信心與平安的源泉的人，總是被恐懼所控制。聖保羅對於世上的苦難也如耶穌所作的一樣，說了同樣的對苦難挑戰的話。保羅並不是說基督教的信心就是一種「安全第一」的方法，或可以使我們避免人生的困苦的方法。其實，他是在計算着那等待我們的試探：「患難」、「困苦」、「逼迫」、「飢餓」、「赤身露體」、「危險」、「刀劍」。可是他還加一句說，「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8：35—37）我們是「超征服者」，我們之所以能夠做「超征服者」，並不是因為我們已找到一閃避人生痛苦的方法，而是因我們已得到勝過人生痛苦的



秘訣。

這一個思想，在馬麥銳約翰 (John MacMurray) 著的『現代世界的自由』(Freedom in the Modern World) 一書中，卽有明顯而簡略的說明。

『對於恐懼貧窮的人，它(基督的宗教)並不說：「上帝挽救你，使你不失去錢財。」它祇說：「假如你失去錢財，你又有什麼可怕呢？」如果你懼怕痛苦與死亡，那真正的宗教就會對你說：「是的，你自然會受痛苦，你自然會死亡，但這對於你是沒有可怕的。」它不能像一切假宗教與假唯心論的說法：「凡你所懼怕的事，你可閉着眼睛不去看它；你要假想每一件事情在世上都是爲最善而設的；儘有許多方法獲得神的力量幫助你，如此你就可以被神保護，免除一切你所恐懼的事。這種事情他人也許會遭遇到，但上帝會看得明白，這種事情是不會臨到你的身上。」真正的宗教就與這個說法相反，它祇說道：「凡你所懼怕的事，你要看它的事實的表面；看它的殘忍與醜陋；那你就發覺其真實，但它們並不足以使你恐懼。」』

在這一章的前部，我曾引用赫得非爾教授 (Professor J. A. Hadfield) 著的『心理學與道德』(Psychology & Morals) 的一段話。在那一段話中，有一句話是很有價值的：『文明人

最大的恐懼就是他自己。」

那就是你爲什麼恐懼的理由。在現代的生活，使人幸福毀滅的一切恐懼——恐懼無聲望，恐懼失敗，恐懼別人，恐懼失業，恐懼貧困，恐懼孤寂，恐懼黑暗，恐懼疾病，恐懼死亡，都是由我們自己射出來的恐懼。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自己不能統治自己。我們若能克服我們自己，我們就能控制威脅我們的一切不幸的事。那末，我們即使做錯了事情，而受到了不幸的苦難，我們也不會完全失望。我們相信我們有了信心與勇敢，我們在最後的時期，必會獲得勝利。如那詩人所唱的：

「這裏沒有暴風，

祇有你自己的膽小

嚇倒你。

你就是暴風，

你自己輕侮自己；

你的疑心就是你的暗礁；

除了這恐懼的危險以外，這裏就沒有危險；

第四章 你爲甚麼恐懼？

而他若在這裏恐懼着危險，那危險就是他的恐懼。」

可是我們怎能獲得自己統治自己？

康能 (Conant) 校長對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授學位時演說，他就叫學生們注意「恐懼的破壞力量」，他又促學生們注意「有發展實際的人生哲學的必要，因為人生的哲學可以使你們，受過教育的人，能應付將來，而不感覺恐懼。」

當我初時讀到這一段文字，我就回憶我以前去紐約某大醫院探望某教友的事。這個教友在醫院中經過一次最危險最痛苦的外科手術，在那時他已臨近死的大門，但經過開刀後，他已漸漸痊愈了。這個人是一個大學的畢業生，而且是這裏的最大的商業機關的領袖，他從帶中望着我，並對我說道：「自從我來到這醫院，我已發覺一件事情，而那件事情是我終身不能忘記的。這件事情就是如此：當一個人臨到真正危險與死亡的時候，他就需要一些比人生哲學還要緊的東西——他需要信心。」

我不知道康能博士所說的「實際的人生哲學」包括了多少的內容，但據我所知道的，如果人生哲學沒有繫於信心之下，沒有堅固的基礎，則這種人生哲學也不過是等於一盤散沙。

我十分懷疑，到底我們缺乏了對上帝的信心，我們是否還能「應付將來，而不感覺恐

懼」。對上帝有信心不特是指生活，而且是包括死亡的問題。信心可以使我們把握着那絕對無把握的問題，並相信那解決的時期是比我們所慣常想得到的還近，我們祇不過能認識與利用它而已。

對上帝有信心，即可以加強我們的德性與勇氣，使我們能看得清楚，給以高的估計，並運用我們內在的源泉，以與上帝的力量結合。這種高尚道德的情狀，與那道德低微、勇氣消沈的情狀相較，是成了反比例，因為在道德低微、勇氣消沈的情況下，就引起了適切的恐懼和不適切的恐懼，這種恐懼就足以分散一個人最好的決斷力，以及一個人的一切自信力量。

人無論怎樣變化，但上帝是永不動搖的；可是一個人能夠對上帝有堅強的信心，他對自己纔能保存自信力，雖然有些事情似乎會令他失望，但他相信上帝的力量總會得勝的。有這一種信心就可以抵抗任何的恐懼，無論那恐懼是屬於適切的或不適切的，而且更可以給予人永久的甯靜與平安。

關於這一點美德，聖經是常常講到的：

『堅心依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賽26：3）

『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詩34：4）

「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着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完全。」（約壹 4 .. 18）

## 第五章 青年性的問題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順。」（林前12：25）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

（太19：5-6）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見上帝。」（太5：8）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

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腓4：8）

每一個教區裏，在教友與牧師商量的問題中，有些問題的確是單純的性的問題，而其它的問題，完全與性的問題無關的，卻是很少。換一句話說，就是個人的許多問題中至少亦包含了一些性的問題在內。所以男子或女子的生活，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受這強有力的性的本能影響，這是很難避免的。性的本能，既然這樣幻變莫測，那我們就很難給它一個定義或限制，祇可以假定它是牧師所遇到別人與他商量的問題中偶爾發現的一種問題，我想這樣假定似乎最爲合理。如果做牧師的遇不到這種事情，這不是因爲他的教區裏沒有這種事情發

生，而是因為他的信用不足，得不着教友的信仰，以致不敢將他們的問題與他商量，或者是因他不知道性的活動的顯明與隱蔽的形式。

做牧師的若自己已受過相當的訓練，則他聽了別人承認有各種性的活動的事情，都不會覺得厭恨，對於他自己以及對於來與他商量的人，都沒有不安的態度。

最要緊的就是做牧師的必須要明白性的活動的事實，不僅是要明白那所謂被列為正常的性行爲，而且更須要明白那往往被人說是非常的性行爲，或不正當的性行爲。有了這知識的牧師，纔能幫助來求教於他的教友。

在性的範圍中的每一個問題，都宜依照它與正常性的關係的接近或分歧之點而加以估量。關於男女互相戀愛，而結成夫婦所發生的美滿性的行爲是正常的，在這裏用不着說。因為這一種關係是不能僅在身體的一方面想得到的，這種關係不僅使二人肉體結合，而且使二人精神與靈性結合。這更不但使二人肉體聯合，而且在肉體上、精神上、靈性上、使二人合而爲一。這一種結合，像是兩條河流匯集起來，將它們的水混合起來一齊奔流到海裏一樣。耶穌對於夫妻的關係，曾引用創世記中的話來證明：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爲一體。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太19：5—6）  
這一種夫妻性的關係，是神聖而美善的，而且是在高尚的道德標準之下結合起來，並獲得人類社會的許可與上帝的祝福。這是一件快樂、滿足、美好的事情。

紐約某精神病治療專家曾指出這一要點，他說，普遍的人都承認男女二人彼此相愛並快樂地結婚，這二人性的結合就可視為唯一美滿的性的關係。他又說，他曾與忠於他們的結婚誓言的人與不守誓言的人，貞潔的人與不貞潔的人，視性交為神聖的人與視性交為賣淫的人談話，但每次談話，他們都完全自然地承認，彼此相愛而結婚的夫婦的正常性的行為纔是唯一性的關係，這種關係就是真正的滿足和理想的性的行為。

在婚姻中快樂而正常的性關係，對於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幸福，而這種關係不特可以使夫婦和諧，同時更能使他們與親友、與人類、以及與上帝和諧。

醫學家曾告訴我們說，在正常性的關係中，是有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預備期，是以談話、擁抱、接吻、以及其它愛與刺戟的表示以求愛；第二個時期是實行性的結合，達到性的結合的頂點；第三個時期是性交後得着不可以言語來形容的平安、休養、與快樂，而且思想一致，在談話中可計劃將來的計畫。



做牧師的若能了解這種正常的性的關係，他就可以知道教友所發生的性的問題，大都是由於非正常的性關係而起的，這種不自然的性行爲，如：手淫、非法戀愛、苟合、雜交等等。無論那實行過非常的性關係的人怎樣誇耀其成功，但他們的內心仍然覺得他們所爲的是犯罪。他們知道他們的行爲是得不着社會的讚許，因爲他們的行爲是違反了道德的標準，同時亦違反了創造主的定律，創造主的定律是用以管理這個宇宙和人的生活。若是他們做了這樣的行爲，他們必覺得憎恨自己，同時，亦爲別人嫌惡，在內心存了一種深刻的失敗的思想。這種思想每每會釀成神經與內心緊張，而這一種神經的緊張，就可以影響那個人生活的每一部份。除了彼此相愛的已婚夫婦的正常性關係外，一切性的關係都是失敗的明證，而且沒有快樂的價值可言，這種性關係更可以引人入於空虛與無味的生計。

凡得到他教區裏的青年人信任，並能善處人生的問題的牧師，就能常常指導他教區裏的青年人避免這種痛苦。我們現在先討論一些常引起牧師注意的青年失足的問題。

在那天早晨，我一聽見法蘭克在電話中的聲音，我就知道他已受了很大的痛苦。

『我想立刻和你談談，』他說，『我有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指定那日的下午二時與他談話。在那時候我奇怪這樣的一個謙和、有禮貌、沈靜的青

年人得了什麼的痛苦。在六個月以前，我初次遇着他，他的狀貌，我還很容易回憶起來。他是一個身段高大、貌美、頭髮整齊的十七歲青年，他站起來比他的父親至少還高三英寸。

「我的孩子法蘭克到這城裏的大學讀書，他要到你的教會做禮拜，」他的父親會這樣對我說，而他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商人。

他的兒子害羞地微笑着，並伸手與我誠懇地握手。自從那一天以後，我與他會見過幾次，但我們二人從沒有親密地長談過。

在剛剛兩點鐘的時候，法蘭克被引導入諮議室。

「我很對不住你，我不得不來麻煩你，先生，」他抱歉地說，「我已經差不多絕望了，所以我必須要找一個人來談談。」

他在說話時，面背着我，兩眼看着地。

「在聖誕前小考，六門課程中，我有三門不及格，我覺得下學期我有留級的可能。父親對於這件事情很是傷心，因為他的希望完全集在我的身上，你是明白的，」他繼續地說，「我是他的獨養子，而他也常希望我繼承他的事業。」

他痛苦地沈默了一會兒。

「什麼事情？」我問他說。

「我不能告訴你，先生，」他回答道，似乎是與他初時說的話矛盾起來。「我不能把這件事情告訴任何人；那是不行的。」

「那末，法蘭克，」我鼓勵地說道，「我會接見過許多人，我不相信你今日在這裏能告訴我的事，在以前就沒有人告訴過我。我以為我已差不多聽過一切人類的過失與罪惡。」

「不，先生，」法蘭克繼續地說，「我以為你一定沒有聽見過像我的事情。沒有人像我這樣卑鄙。我實在沒有希望的了。」

「那末，法蘭克，」我說，「我不能幫助你，除非你相信我，把事情的始末告訴我。無論什麼事情，在這裏談過的，都應該絕對的守信。除了得你允許，任何的事情都不會對外人道及。」

「可是，先生，我不能告訴你我的人格怎樣降低，」他說道，「這是很難以言語來形容的。」

「那末，你為什麼今天到我這裏來？」我問他說。

「我必定要對一個人說，否則我就會發狂了，」這就是他的回答。

我看着這個坐在我面前的青年人的憂傷面孔，我明白，我多少要想法找出那件事情的根源，我突然地問他：

「你染了這習慣有多久？」

他垂着頭回答說：「五年前。」

「我估量那時你大約是十二歲。」

「是的，先生，」他回答說。

「你現在還這樣做嗎？」我問他。

「兩個月前已停止了，」他回答說。後來他繼續說道：「但這件事情的恥辱幾乎使我變成精神錯亂。我總不能把這件事情從我心中除去。我爲這件事情禱告了幾年。我的腦中常爲這件事煩擾，所以不能用心讀書，我知道我在大考時也是會失敗的。」

「如果我告訴你有幾十個與你年齡相仿的青年，以及許多年紀比你大的成年人，也曾作了像你今日的事而向我說明的；你會覺得奇怪嗎？」我問他說。

「那有這事，」他回答說，隨即抬起頭來看着我，這是他來看我時第一次敢正面的看着我。

「這不僅是有此事，」我回答說，「而且，這是一件事實，醫生曾試驗過數萬個的青年人，不論時間的長短，都有像你現在所受的痛苦的習慣。這種習慣，醫生稱它爲手淫。」

當他知道了自己不是一個像他以前所想像的僅有的卑劣人，他的眼中就流露着有希望的光彩。

於是，我從我的圖書室的書架上取出一本書，書名叫做『精神病治療法指南』（*Manual of Psychiatry*），（*Dr. Aaron J. Rosanoff* 著，紐約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書局出版。）我對他說：「這是一本最著名的醫學教科書。現在你可以讀一讀這論到『性的精神病療法』的一頁所說的是什麼。」下面就是他所讀的話：

『手淫的習慣仍然是很盛行，而於男性尤盛，男性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染此惡習，女性中有此習慣的爲百分之六十五。通常女性開始染此習慣的時期較早——由五歲至十歲的約佔半數；男性開始染此習慣的，由十二歲至十七歲的佔四分之三。大概一到成年的時期，即停止了這種習慣，因爲在這時期，性能的成熟已經達到，對異性的興趣亦已發展，並且產生了一種本能的感覺，認手淫爲「不正當」……關係手淫的事情，在庸醫的文字與流行的言過其實的觀念影響之下，青年人就會發生一種自卑心，由這自卑

心就釀成憂鬱、沮喪、懼怕的情緒，而且更有一種深刻的羞恥心，這種種的結果，就可  
以損壞個人生活的效能。」

當法蘭克讀完了這一段話以後，他的面上即呈露一種表情，這種表情像是一個罪被判了  
的人突然得着緩刑的宣判的表情一樣。

我對那個青年說明，依照精神的病理與醫學的證據，手淫給予他的損害，並不是由於身  
體的影響，而是由於精神的影響，因為他繼續運用這種習慣，他就自己相信自己的身體日就  
衰弱，並相信他的行為是冒犯了上帝。結果就使他的內心變成了緊張與衝突，而內心的緊張  
與衝突就使他覺得上帝已離棄他了。我告訴他，他是不明白正式婚姻中夫婦完美與正常的性  
行為的目的是什麼，他所犯的毛病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他繼續作此習慣多年，他很難給予他  
的妻子性生活的滿意。他必須要免除在多年來做成功的習慣，否則，他就會太快地獲得他的  
滿足，而他的妻子卻變成了性的飢餓。

法蘭克對我越信任，他越將他的心事告訴我，他說，他曾使他的父親陷於孤寂，並妬恨  
那有父親常來探望並參加他們的興趣與他們的問題的同學。這習慣給予他的滿意，比較他知  
道父親對於他在聖誕節後考試失敗的傷心還多。在無意中法蘭克向失敗的途徑走，在春季考

試時會遭遇更大的失敗。

我指給那個青年人看，他的行為與他的考試失敗，都是他出賣了父親的友誼、注意、與慈愛，我又向他建議，他還有許多更直接與更有用的方法，以達到他挽回失敗的目的。

縱使最著名的作者，如奧理華博士（Dr. John Rathbone Oliver），似乎也忽略了這個事實，以為自發的性慾是因，而不是果。他說道：（在他所著的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每次他再墜入他的老習慣之時，他是怎樣做呢？在身體上他所作的是沒有害的。但從精神的觀點來說，他卻時時對自己失信。他應許自己想做什麼，但他沒有決斷，也沒有去做。自然的，這種行為就會暗中損壞了青年人所具有的最寶貴的自信力。漸漸地他就完全失去他的自信心——那自信心是指導他自己生活的力量，是青年人在初成年的時候所必須具有的。自信心既失，他就開始有一種最有害、最有障礙的精神習慣存在，那種精神習慣就是有一種自卑的心。而這種習慣性的自卑心是比一切自發的性慾習慣更嚴重到萬倍。這種自卑心可以使他一生忘不了，並可以使他變成害羞、神經過敏、對自己不信、妬忌別人。它又可以使本來應該成功並有價值的生活變成完全失敗。這一切就

是自發的性慾的真正危險。」

我以為奧理華博士還失掉一個要點。他的敘述幾完全以手淫是一個因，而我以為它是互為因果的。即如我所引證的那個青年，他的手淫習慣是他以前已有的缺乏自信心與對人缺乏信心所發生的各種不同的結果之一。這不是自卑心的原因，當然這倒可以加深他自卑心的感覺。凡對自己有完全的自信心的人，就不會有習慣的手淫。

我對法蘭克指出他的錯處，我說他禱告沒有力量。在他每日為這習慣的纏繞事禱告時，他直接地將這件事放在他意識的前面，他這樣的禱告，所得的害處，比得到的好處還大了。

我對他說：「下次你在禱告時，你的禱告應該是感謝完全拯救，不僅是救你免除這個習慣，同時，又救你免掉由這習慣引起的後果的一切恐懼，這樣你總能把整個的事情忘記。」我將保羅論及身體各器官的話（哥林多前書第十二章第十四至二十六節）讀給他聽：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

「設若腳說，我不是手，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設若耳說，我不是眼，所以不屬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乎身子？」

「若全身是眼，從那裏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那裏聞味呢？」



「但如今上帝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若都是一個肢體，身子在那裏呢？

「但如今肢體是多的，身子卻是一個。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着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着你。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人以爲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體，我們看爲不體面的，越發給他加上體面，不俊美的，越發得着俊美。

「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着裝飾，但上帝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那末，」我對他說，「我們不能把這段聖經的意思稍微更改；但我們很可以把「性的器官」代替「腳」，或「手」，或「眼」，因爲這一段聖經會說：

「上帝隨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

「所以我們能把它作如下的解釋：

「眼不能對性的器官說，我用不着你……：」

「法蘭克，你必須要不想，也用不着想，」我對他說，「身體上任何的部份有什麼可羞恥的，因為每一個器官都是由創造主所造的，而每一個器官都有它正當的責任要履行。」

「我從來不曾想到這件事情，」法蘭克插言說。

「你還要記着，」我繼續說，「性的感覺在它的本身不能算是罪惡。性的飢渴並沒有比肚子餓更壞。如果你不具有這種衝動，那末，你就顯出你的身上有些不正常的狀態。你的困難的發生，事實上是因你將那完全自然與上帝賜予的本能誤用，並且沒有目的。」

我把耶穌關於一個人的屋子被一個魔鬼佔據的比喻提醒他。他將那個闖入的魔鬼逐出，將屋子掃除清楚，裝飾一番，但沒有人住，任屋子空了。後來那魔鬼回來，看見那屋子空了，便帶了七個比他更壞的魔鬼回來，他們進了去便住在那裏；因此，那人後來的狀況比初次更壞。我叫法蘭克注意，要將他靈魂的屋子保護，當那不良的住客逐出以後，就不宜任那些屋子空着，應該任基督的靈進入他的生活的各方面，並歡迎基督的靈作為他每日可愛敬的客人。

法蘭克未離開我的書室以前，我們一齊跪下來禱告，而他就說感謝上帝赦免他的罪，脫離以往一切的恐懼，並使他對於將來能獲得勝利。

我再將威廉詹姆士教授 (Professor William James) 的話對他說，詹姆士說，一個人盡力去學習新的習慣，好比是一個想把散放在地板上許多的細線繞成線球的人一樣。如果他的工作還沒有做完，突然因意外而丟下他的線球，他並沒有想坐下來的心意，也不爲這事歎息。他知道他雖沒有將線完全繞好，但他繞了一點，他已作了進步，他仍可以將線球拾起來，以不滅的恆心與希望繼續地將線繞完。我鼓勵他，如果他有時再犯了這老毛病，不要失望，應該要繼續努力。他雖犯了上帝所不喜悅的事情，但上帝是會原諒他，並且會幫助他的。

法蘭克走出了教會的屋子，昂首闊步地回去，那用不着說，在春季考試之時，他就必不會失敗。

我寫信給他的父親，但在信中絕不提起他對我說的事情，我不過對他的父親說，法蘭克是需要他父親更大的友誼與愛心。

這件事情最痛苦的一點就是如此：那青年人的父親沒有將那人生最重大的任務之一指導

他，使他對於性的知識完全缺乏。他所做的生意，範圍很大，所以他整個的時間與精力都放在改進業務上面，因此，他就沒有時間和他的兒子談論這痛苦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已差不多使他變成了絕望。父親對事業責任愈重，必無暇過問孩子的事情，所以做父親所負的責任愈大，則危險也愈大，因為他把他的事業或職業的利益放在他與他孩子們的中間，把他們隔開了。的確，這一個危險是每一個做父親的所遭遇到的。

父母對兒女的疏忽，或父母的無知，所給予子女的不良影響的例子是很多的。兒童指導的作者曾指出下列的事情：

「有一個青年人，年十九歲，因患了精神病，被送到醫院治療。他是某太學的足球隊隊員。在比賽足球的時候，他扭傷他的背部。經人將他從球場抬回，第二日他就不能走動。他們把他送到當地的醫院，但經醫生仔細地檢查過，並沒發覺他的身體上有什麼的損傷。他的病似乎是由於某種情緒而起的。

後來到精神病院診治，即發覺他在十歲時，被父親查出他有手淫的習慣。他的父親告訴他那種習慣是會使人的脊骨變軟及損壞的。他的手淫習慣從十歲起至十五歲止，時止時作，至十五歲後，這習慣纔完全停止。但這種恐懼時時存在心裏，以為他的脊骨已經損壞，

是無可挽救的了。他每次覺得背痛，他就以為他的脊骨已開始損壞了。當他在足球場受了傷，他就以為絕望，並覺得死期將近了。

「經過三日的治療，那個青年人的病就完全好了，而他的重擔也終於移去了。」

有一次，有一個做父親的，因有一關於性的問題，走來請教我，要我指導他，並對我說道：

「我發覺我的孩子有些不良的性的習慣。關於這件事，我應該怎樣指導他？」

我向他建議說，他應該對他的兒子解釋，這習慣對於身體上的損害是比較輕的，他更應該熱誠地找出他兒子何以會發生這種習慣，那父親不耐煩地插語說：

「如果我告訴他，他更不能約束自己。我已經恐嚇過他了。」

我對那父親解釋，第一步就是使那被害的人脫除了那恐懼的思想，使他知道他的身體與精神的損害尙未至無可救藥的地步。

羅伯博士 (Dr. W. F. Robie) 經過三十年的經驗，醫治過數千這樣的毛病的人之後，纔寫了下列的話：

「……………雖其他的說法是很難令人相信，但以我醫治過數十個同樣的病人的經驗來

說，這個說法對於我自己已證明是不错的，這個說法就是：如果一個人對那想戒除手淫，並憂慮這習慣所引起的惡果的人證明，這習慣是不會引起身體的損害，除非是由憂慮這件事情而起，若能對他這樣保證，這不但能立刻救治他的精神病徵，而且可以減少這習慣的次數，或甚至可以使他終止了這種習慣。」

還有一條盲目的路，或稱之爲不正常的性的關係，這種事情，做牧師的是常常遇到的，那就是俗語所稱的『熱戀』(Petting)。

有一個藝術學院的三年級學生，患了很痛苦的精神病，特寫信給我，要我指導他。我到他的寄宿舍和他談話。

『我不知道我有什麼病，』他說，『我覺得我開始工作很好，但我似乎不能完成我的工作。我開始工作不久之後，我的神經即使我煩惱，於是我就把我的作品拉得粉碎。我又覺得時時頭痛。我以爲我在春季考試時是不會得到及格的機會。』

『你讀書的習慣最大的錯誤是在什麼地方？』我反問他。

『噢，我似乎不能用長久的時間去研究一件事情。當我開始做一件工作時，我的心意就轉向另一個題目上，但做第二件事時，做了不久也就厭棄了。』

「你剛纔對我說些什麼，拉塞爾，」我說，「請你看我是習慣的模樣。請你看一看這糊壁的花紙。你就知道這花紙的花樣是張張一樣的。這種花樣重復又重復，絕無改變。假定你背後的糊壁花紙是有同樣的花樣，如果你回身一看，那你後面的糊壁花紙固然是一樣的。」

「是的，你說的話很不錯，」他說，「在牆上各處的花紙都是同一個花樣。」

「這件事情，對你有點暗示嗎？」我問他。

「我恐怕我不明白你所說的是什麼意思。」他回答說。

「不錯，如果我所說的是對的，那你對我說你讀書的習慣是如此，這就是你已將你的習慣的模樣顯露出來，在你的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同樣的模樣，不過你不會與我討論而已。如果這種習慣是在你的生活的一方面發現，並已公開給我看，那末，在你的行爲的其它方面都是有同樣的習慣，不過你沒有顯露給我看而已。現在可否請你將其它的事情告訴我，」我對他建議地說。

「對的，我總想將我的心事完全告訴你，」他回答說，「我同一個女子發生一種越軌的戀愛行爲。在冬季大半的時候，我與她「親熱過甚」。她是我同級的學友。」

所謂「親熱過甚」，據他解釋，就是他曾經驗過沒有完全正常的性關係的色慾狂。換一

句話說，就是他的性的突發事件，祇達到醫生所描寫的性的生活的三個步驟的第一步就完結了。他祇能由接吻、親熱、撫愛、並擁抱他的愛人，而獲得這不正當的目的。他們自從發生熱戀以後，每星期總有四次作這樣的舉動。

第二天，依照我建議，他的女朋友，麥培爾，也走來看我。她是非常活動與善於講話的女子，然而她也似乎受着神經緊張的痛苦。她對我說，她與他同學的關係，比那同學與她的關係更覺得不滿意。她不能脫除那性的精神緊張的束縛，而這種經驗是她的男朋友所體驗過的，但結果她的精神緊張的狀態是比她的男朋友更甚。他們二人彼此是很相愛的，但因為他們二人祕密的關係，與跟着而來的犯罪與羞恥的心，便將這兩個青年的甯靜心懷奪去。他們覺得他們的性的關係是在卑下的社會與道德的方面進行。

我在與這兩個人會見之時，我對他們解釋正常性的關係是怎樣，並指出那不正常的性的關係的不合，這種行為在身體上是會影響他們的正常與快樂的婚姻，他們所作的行為不但對將來的婚姻的關係沒有用，而且在實際上是這樣的無益，以致在後來引起不須有的錯誤。

『神經的緊張使你們兩個人受了這麼多的痛苦，』我對他解釋說，『這都是因你夜夜經驗過一種完全性的擁抱的興奮預備，你亦知道你所行的目的祇有這麼遠，並不能再走進一步』



了。你使自己和這位女子成了精神緊張的狀態，而這種情緒的緊張已深刻地留存在你兩人的心裏，不易除去了。」

我將麥克唐納爾 (George Macdonald) 的幾句詩給他們看：

「唉，事情是這麼容易做錯！

痕跡太深，接吻太長。

煙霧隨之而來，淚泣如雨，

而生活就不再如前了。」

他們所作性的表示的行爲，是違背了他們的幸福，而那習慣一經成功，則對於將來他們的婚姻生活都有影響，這種已成功的習慣，必須要在未結婚以前打破，然後纔可以使他們獲得圓滿的精神結合，使二人進入最神聖的關係。

我將耶穌對婚姻問題的教訓，和祂對肉體、精神、靈性的完全結合的神聖婚姻之愛的意見同他們談談。

「先生，你要明白，」那青年人插嘴說，「我們彼此是很相愛，但我們覺得在未結婚以前，不應表示那完全性的關係的愛，我們以爲熱戀是合法的代替物。」

「那末，請你告訴我，從你的經驗中，你覺得這是「合法」麼？」我問他。

「你知道這種代替是同樣有效的，」他回答我說。

「你的最大痛苦之一，就是因為你已做了些得不着社會和上帝許可的事情，」我對他說，「你與麥培爾有沒有及早結婚的可能？如果你能及早結婚，甚至犧牲些什麼，你就可以得到合法的關係，而那關係便得到社會與上帝的許可。」

「我們必須要等待一年左右纔可以結婚，」拉塞爾回答我說，「就是爲了這緣故……」

「那末，你來看我是因為你覺得痛苦。這是你經驗得來的事。你是否願意將我已貢獻你的第二種事情試驗一下？」

那兩個青年人的臉，突然精神煥發起來。

「我知道凡曾經過你那種試驗的人，都覺得這種試驗是空虛而不滿意的。我也知道許多已結婚的人，結婚時專門以性的關係爲目的的，也同樣地覺得空虛與不滿意。你們自然也聽過離婚的事，但也許你們不會想到你們也是可能的離婚者。爲什麼你們現在不設法彼此隔離，因為你們已覺得這種性生活不滿意，或設法增進你們的伴侶之誼，因這種伴侶之誼於你們婚後的生活比性生活還重要。你們現在已得到離婚的起點，因為你們對於現在的關係已積

聚了許多不滿和痛苦。我現在請你們多積蓄些滿意與幸福，作爲你們將來正式結婚時享受性關係的背景。專以性行爲爲目的的，斷不能使兩個人快樂。你們二人若想一生過共同的生活，又需要使二人的意見相投，要有共同的興趣，而這種共同的興趣是需要不斷地培養得來的。」

「我知道在互相的現在的利益下，一個人怎樣能發展那共同的意見，但宗教如何能參入呢？我們對於俗世的興趣已共同一致了，雖然我們沒有做到完全的目的，但我們對於宗教思想的一致，就沒有談過。沒有宗教，我們能否繼續維持我們對俗世的興趣於一致？」麥培爾問道。

「當然，有許多沒有任何屬靈的共同思想的人試過這事，」我說。「其他對靈性上的生活，有一點共同思想的人對婚姻也會失敗，而鬧成長期的分居與離婚。但我絕未聽見過一對在靈性上有共同思想，時時按時在家庭共同禱告的夫婦會鬧出離婚的事。你想想看，你聽見過嗎？」我瞧着麥培爾問道。她點頭承認。

我再向拉塞爾問道：「你也聽見過嗎？」

他似乎不曾聽見我的問話，雖然我明白他已聽見了我這問話。他們二人似乎忘却我在這

裏，因為拉塞爾握着麥培爾的手，以目和她傳語，而為外人所不明白的。

於是我們三個人低下頭祈禱，我知道這兩個青年人已走出了那人生的歧路，而向那有上帝的旨意的光明大路前進，因為以上帝的旨意為旨意的大路是可以使人走向滿足與平安的地地的。

保存貞操是未婚青年人的重要問題。有些青年人是很少或絕對沒有遇着與別人發生性的關係的引誘。但有些人對於貞操的態度，以為貞操是保持自己絕對不與異性發生性的行為，至於任何的男女若僅沈迷於引起色慾狂的行為，而沒有與異性發生完全性的關係，就認為沒有違犯貞操的尊嚴。以同樣的見解來說，那就是凡與同性發生過戀愛或手淫的人都可以稱之為保持貞操的人了。這種理論是奇特的，而且是錯誤的。甚至一個抱獨身主義的人也可以拿上面的條件來解釋那個人是否保持貞操的了。

無論任何年齡的男女，若彼此有一種強烈的吸引力——一種性的關係的慾望，同時又不能在婚姻的結合中得之，則他們在這種引誘與想保持貞操的完全之同等強烈的慾望互相爭持時，無論他們二人是同在一起，或分開，他們遇到那進退維谷的事情，往往會請教牧師，叫牧師指導。

在不久以前，有許多人對於青年人經驗性的關係的需要，寫了許多文字發表。而對於「試婚」的問題，敘論的尤多。有幾個作者想使人相信，如果那對男女沒有經過婚前性的關係，即得不到彼此對性生活的和諧的明證，這對夫婦的婚姻必然是注定失敗的。可是今日的醫生與精神病的治療專家就指出這個見解的錯誤。大多數的男女，若在婚前已經驗過性的經驗，則將來在新的關係中，所得到的不和諧比得到的幸福還大。因為他們自己已將應有的羅曼斯的頂點破壞了。性的擁抱不能帶給他們所希望的幸福，或增進他們的愛情。他們發覺他們的自身遭遇個人困難的調整問題，而這種難題在婚姻的關係中是免不了的，但他們遭遇了這難題，而沒有相當的抵償，就是覺得痛苦，因那所謂相當的抵償，已由他們自己在婚前剝奪去了。他們也很容易彼此發生猜疑，因為他們各自知道兩人中每天都信奉性的自由的。他們缺少互相的信任，而這互相的信任乃是建築穩固婚姻關係的唯一基礎。

阿德勒博士(Dr. Alfred Adler)與其他的醫生和精神病治療專家有同樣的意見，他認一般人以為青年人在健康的利益上須有性的關係的需要，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阿德勒博士說，這一種爭論是沒有健全的醫學根據。歐戰後崇尚性的自由的理論，現在已失去其聲勢，而貞節的問題也重復獲得它的原有地位。

有一個青年女子，她是美國某大學的畢業生，一天，走來找我幫助她解決她的終身問題。她對我說道：

「我是從一千多哩路離開家庭走來紐約找事做的。我的父母都反對我離開家庭，同時，我兩個兄弟也反對我離家，但我喜歡自己作主，不為他們的反對而作罷，除此之外，他們對於家庭的經濟負擔也是很重的，因我不在家裏，他們的經濟問題越加困難。但是我到紐約以後，我所能找到的位置，不過是在紐約某百貨店中的女售貨員，這個位置每星期祇有二天的工作。我覺得我所收入的工資，是不能維持我住在這城裏的個人生活。我已和某青年男子訂了婚，但這個青年人現在還在大學裏念書，要二年後纔能畢業。他的經濟狀況是不容許我們現在結婚，非等到他畢了業，找到事做，纔有結婚的可能，而我也不能從家裏獲得經濟的幫助。

「當我正在懷疑我應怎樣對付這件事情時，我遇到一個青年人，這個青年人在數年前，我在社交上已認識他了。他問我在紐約作什麼事，我就告訴他。他再問我每星期有多少收入，並住在什麼地方，而我也告訴了他。他比我祇長五六歲，他像一個有錢人的樣子，面貌亦很好看。當他知道我在紐約的事情，他就對我說：

「這種生活不是像你這樣的一個美麗姑娘所能過的。我知道你所喜悅的是什麼。你應該穿美麗的衣服，常去看賽會，每星期有幾次正式的大餐吃，這些事情，我想你以前不見得有過。我現在預備給你這一切的享樂，使你住在公寓裏，有自己的汽車和車夫。不過我坦白的對你說，這件事情不能無條件的。我希望你做了我的情婦。無論在什麼時候，你喜歡脫離這關係，你儘可以自由脫離，我以為如果你答應，你很可能有許多錢照你的心願去享樂，或可以寄一些錢回家，幫助你的家屬。我可以對你說，你不是我已經有的第一個情婦。所以這件事情無須急急從事。你可以把這個問題想一想，有便的時候給我一個回答就是了。」

「他的名字、地址、電話、號碼都在我這裏。」她繼續地說，「我在星期日的早晨到你的教會參加禮拜。禮拜完畢，我覺得我必須要與你談話。這就是我為什麼到這裏來的理由。現在請你告訴我，」她說，「你以為我對於這件事情應該怎樣做？」

我對她說：「你以為你應該怎樣做呢？」

「不，」她回答說，「我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意見，如果我有什麼意見，我就不會來和你談了。我來的目的是為得到你的指導，我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我願盡我所能的幫助你，」我說，「但我仍要你給我這句問話一個回答。關於這個人

的建議，你的意見怎樣？」

她兩頰緋紅起來，像發怒的樣子，對我說道：

「你是否以這樣的一個方法來對付來求你幫助的人？如果是這樣，我就很覺得我到這裏來太無謂了。我總以為你是願意幫助人，指導人的，但是我弄錯了，」她說到這裏，她就站起來，「我還是走吧。」

「請等一等，」我堅決地說，「請坐下來，讓我向你解釋我的意思。」

她就坐了下來。

「請你信任我，我已說過，我總可以幫助你的。我問你對於這個人的建議有怎樣的思想，是因為我要知道你對於這件事情有沒有決定的意見。」

「你怎樣知道？」她問我。

「你會告訴我你是歡喜由你自己決定的。如果你相信這個人的建議是合你的意思的，那你為什麼不接受呢？你為什麼要到我這裏來？從你在這裏對我這教師所談的話，已表明你對於接受這個人的建議有很大的懷疑。我現在要你將這些懷疑告訴我。你為什麼還猶豫而不接受這個建議？請你坦白的對我說吧。」



『是的，』她說，『第一點，我知道他不是愛我。我對你說，他的愛我，完全是爲肉體所吸引，但如果他真的愛我，他也許不會向我作這樣的建議，惟獨那個在大學讀書的青年卻真的愛我，並要求與我結婚。這個建議我所以拒絕的，是因爲我須要與「他不愛我，我不愛他的」人發生性的關係。』

『是的，那是一個理由。你必定還有其它的理由。』

『我想他是以金錢的代價來買那不能以金錢作代價的東西，』她繼續的說道，『如果我接受了他的供給，我就覺得我已出賣了自己，我出賣了我所有的無價之寶。我感覺我對於這個人已起了憎恨之心，無論提議的什麼美麗的衣服、聚餐、汽車、金錢、都不足以交換我的自尊心和我的身份。』

『那倒是好的，』我鼓勵地說，『你還有其它的理由麼？』

『還有，』她說，『如果我接受這個人的建議，我就要背棄和我訂了婚的那個青年人的愛。我確知道，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他很信任我。如果我背了這個信用，我再也不能見他的面。我本來不怕什麼，但我若在前自己破壞自己，我對於將來婚姻的關係就恐懼起來。』

『是不是這一切的理由使你放棄那個男子？』我問她。

『不，』她說，『我還有許多理由，但那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對上帝的信心。假若我與這個人發生關係，我就覺得我違背了上帝，打破了祂的誠命。我覺得這種責備並不是由外面壓迫而來。數年來我已感覺在我的內心中是有一點東西使我注意聖經的道德的標準。對於這些道德的標準我的心是贊成的。我的精神與智慧都贊許這種標準。當我和我的未婚夫訂婚時，我倒是預備將來在教會結婚，並祈求上帝祝福我們的婚姻和我們的家庭。如果我與那個人發生關係，但這種關係若使我不能求上帝的祝福，我就不要與任何人發生這種關係。』

她說到最後的一句話，她的嘴唇因情緒的緊張而震顫起來。隨即靜默了一些時候，我然後說道：

『我對於你所做的每一點都很贊成。我以為如果你做了那人的情婦，你就會陷入傷心悲痛的苦境。這很容易看出你反對這個建議的每一點都是好的。我對於你的醒悟很是佩服。我現在請問你，你最後的決定是什麼？』

『我預備去告訴他，』她說，『請他自己保存他的美麗衣服、精美餐食、汽車、金錢；我寧可餓死，不情願接受他的供給，我將我說給你的理由說給他知道。』

『我順便的問你，你所說的理由，是根據誰給你的？』

「這些理由都是我的，」她很坦白地說。

「你是否明白我沒有將這些理由說服你？」

「那是自然沒有的，」她回答說，「這完全是我的意見。」

「那是真的，」我同意地說，「這個意見在你今日未到我這裏以前，你已有了，我不過幫助你找出它的真理，如此，你就能實行起來。我相信每一個女子，如果她有同樣的問題需要解決，她的心中至少有一種願望，最好不可太輕率地接受，但她需要將這件事情向別一個人說明，使別人參加一些意見，然後她纔有勇敢爲正義而採取行動。若一個人有靈力增加他的決心，他就能藉着這靈力而得到力量。」

「你走來看我，這牧師，你已像預先知道我的意見，但在你未來以前，你完全不知道你的意見有多少與我相同。現在你可照你所信的去……」

當那個青年的女子對我說「再會」時，她的聲音中已顯露出那個煩惱的問題已經得到最後而快樂的解決了。

凡不能明白快樂婚姻中的理想夫妻性的關係的牧師，都不能適當地對付青年人生活中性的問題。得不着社會許可與贊成，或得不着牧師祝福的性的關係，雖然有時（但不是時時）

會獲得一時的快樂，但是這種快樂的後面，緊跟着犯罪、悔恨、卑視、懷棄自己與別人、痛苦、憎惡、要處罰自己以及別人的種種感覺，直至健康與幸福消失、精神有病、不好交際、與反對交際、等事情發生爲止。

凡真正相愛的男女，絕對沒有僅以性的衝動來使自己滿足，或與他所愛的人發生不合法的性關係。至於那種手淫、熱戀、或其它非社會許可的性行爲，都是空虛的，不滿意與不完全的。不快樂的反應是不能免的，因爲一個人經驗過這件事情的頂點，而結果所得到的，除了某幾種痛苦外，是沒有什麼。因他們所得的是失望與失敗，結果便釀成精神病。

每一個人在事前都知道這一切不合法的性關係都有一種趨向，那就是對於這種關係是得不着他自己、他的家庭、社會、教會、與上帝的許可的，但這種趨向若實行了以後，他就覺得他會受到他的家庭、社會、教會、上帝的反對和譴責。

但我們要記着，凡犯過這種性的經驗，如手淫、熱戀、同性戀愛、通姦、或其它任何方式的不良的性關係的人，都覺得自己是失敗。這種人若不給以救治，則他既覺得自己失敗，便索性放縱起來，再犯第二次的失敗，犯了第二次的失敗，他就覺得自己比前更壞了，而他的思想也越趨於下流，思想越趨於下流，他更放縱自己，因爲他的性的活動初時並不是爲求

當有的快樂與幸福而做的，他不過是以這種行爲作爲心理緊張時一種發洩，故他的失敗是不可救藥。因爲他的性生活是在惡習慣的範圍之內活動，所以他對於平常的生活就發生了不能解決和不安定的問題。

許多正常性的關係的問題，都可以在結婚中解決之。可是在事實上，結婚還是不能滿足那愛慕之念、社交、精神、靈性結合的需要，除非那丈夫和妻子都能彼此在這種條件之下結合。夫婦二人若能在肉體上、精神上、靈性上、獲得最深的結合，他們就能藉結婚的關係而獲得美滿的成功。他們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們的成功乃是由於自然的、愛的、與有思想的計劃混和起來的結果。

同時，結婚也不是「能醫治」任何東西的。結婚典禮的本身並不能醫治不潔的品性、不善交際、反交際、或墮落的性行爲。有人以爲結婚就是使男女性關係成爲合法的一種手續，或認爲是救濟非正常的性的習慣，如手淫、熱戀、苟合、等等的一種方法。但如果人們沈迷於這種習慣過久，結婚對於他們還是沒有多大（或完全沒有）救濟，而且這種結婚不僅一方而失掉幸福，即男女兩方面的幸福也已經破壞了。這種結婚的見解不過是現實的假裝，凡僅依着這種條件而結婚的，他們的運命就註定了失敗和失望，所不同的就是失敗的深淺而已。

同時，我們還要記着，青年的男女如果他們自己願意早結婚的，他們就需要預備接受早婚的一切責任和義務，父母對於他們是有許多的幫助；可以幫助他們除去因早婚而發生的經濟的阻礙。

十九世紀蘇格蘭牧師查麥士多馬與近世的詹姆斯威廉都曾寫過「新愛的驅逐力量」。夫婦間真正快樂的性愛，是有一種驅逐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就足以驅除以前使他們受痛苦的許多煩惱、憂慮的問題。這的確是事實，如果他們的愛是每日在自然的愛中更新着的一種自由的愛，那他們就可以有此力量。

夫婦二人若結了婚稍久，結婚的本身對於僅為肉體性的救濟，已不是解決的方法，而且是無必要了，因為性的關係的本身，也同樣地有它自身的問題。夫婦二人並不是常時一同需要性的關係的。也許有時因一方面過於疲倦，而另一方面不覺得疲倦；一方面生病，另一方面身體非常強健；一方面是從性的飢渴的旅程中回來，另一方面是固執向來的習慣；一方面沒有任何煩惱的責任，另一方面是為責任所煩惱。這種種可能的情形，無論任何的一種，在正常婚姻的關係中都可以發生的，所以在初婚之時，夫婦二人對於性的關係，就應該以諒解和愛心來應付這件事情，否則這種關係即變成不和諧與不幸的來源。

在婚姻的關係中，也有一個新的問題發生，那就是在未婚以前發生性的關係，所以婚前的男女，對於這件事情應該要特別審慎。避免在婚前先發生性的關係，因為這種不正常的性關係，在他們結爲夫婦後，即變成了妨礙他們二人幸福的希望。

凡需要經過相當訓練時期以後纔可以結婚的人，以及那距婚姻的目的很遠的人，都應該使其性的力量向高尚的方面走。他們整個的生活都可以藉靈光的照耀而發揚，因為這偉大的力量是可以被引導去完成最高尚、最有價值的事業，如保羅、奧古斯丁、亞西西之佛蘭西斯、貞德、南丁格爾、以及其他的人，連耶穌的本身也包括在內的偉大生活。有紀律的性生活，不論在婚姻關係中或婚姻關係以外，如果是奉獻於上帝的，必會產生極大的幸福給我們自己以及其他的人，在我們的本身中即會產生一種偉大而和諧的人格。如他勒目（古代法典）所說的：

『一個人越偉大，他的情感越強烈，但那純潔而供神用的人，倒能使他的情感成爲上帝的車給上帝用。』

## 第六章 自卑與自傲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太23：12）

『就是你們衆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因為上帝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

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彼前5：5—6）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

別人了。』（加6：3—4）

『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太18：4）

在許多客室所談的問題中，要算『自卑心』（inferiority complex）最為普遍。凡有自以為不如人的感覺的人，都可以說他們是受了自卑心的害處。這種討論，雖時發生爭執，然而卻很少有人注意自卑心的真正重要性。

照牛津字典的解釋『複雜』（complex）就是：『自然的與情緒的性質，和以那個人的某種主觀的一組意見，往往是指從抑制着的本能等等發出來的精神變態。』

自卑心真正的經驗是精神失常許多變態中之一，它的極端的相遇是比較的少，而且大都



性質不甚嚴重。

。『羞恥』這個名詞，在宗教的語法上，也許是與『自卑』（inferiority）的名詞相同，因為這個名詞是精神病治療家所慣用的。羞恥與驕傲是互相矛盾的，因為一個人對於某種行為有強烈的舉動，我們同時就可以看出他的行為的反面是什麼。假如一個人誹謗無神主義，我們就不難在他的心中找到他信仰上帝的願望。假如他常時批評他的信心，我們就知道這個人對於信心有了懷疑。假如他是受了自殺的刺激，那我們便可以知道他是有一特別欲生的願望，並想完成某種事情，而那事情他未有完成已經失敗了。假如他有自大的心理，我們就可以在內心找到他自卑的心理。假如他感到有恥辱的痛苦，我們知道他的心裏必然也有驕傲的思想存在。

有理想的品格的人，就是一個謙厚的人，謙厚的人一方面不會為恥辱所壓服，另一方面不會有驕傲的思想。耶穌說：『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太23：12）

耶穌說這話的意思就是：如果一個人目空一切，驕傲自恃，上帝就會把他降低；但如果一個人在上帝面前能自己謙卑，不求增高自己的榮耀，祇求完成神的旨意，上帝卻把他讚揚。

要一個人自己「謙卑」，耶穌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感覺恥辱，同時對於「讚揚」，祂也不認爲是驕傲。祂頌揚着謙卑，因爲謙卑纔是人的品行中唯一的「正常」品格——是處在恥辱與驕傲之間的最好品格。

聖彼得說：「……要以謙卑束腰……因爲上帝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彼前5：5—6）聖彼得並沒有主張我們在上帝的面前，應該要時時卑鄙自己。上帝並不願人到祂的面前像是鄙陋的奴隸。但一個在上帝面前謙卑的人，則在人的面前也絕不會受恥辱。

先知以西結記載着一個上帝榮耀的見象，在那時候，他正爲畏懼的思想所克服，而這種畏縮的情緒已在他的面上呈露出來。當他向上帝屈膝，他就聽見主的聲音對他說：「人子阿，站起來，我要和你說話。」（結1：27，2：1）

祇有在上帝面前已經謙卑的人纔能站起來，聽見上帝的聲音，並能在世界上、社會上立足。

我們很可以在人類的生活中常常看見恥辱的感覺和它隨着而來的驕傲的破壞力量。有一個青年人連續寫信給我，而他所說的話，都由他的母親證明，確是不错的，他說，

他差不多「在衆人面前的事業」獲得最高的成功，但他幾乎爲內在的不適合與無價值的感覺所克服。他說，祇要他在衆人的面前獲得別人讚美和喝采，他就有自信心，有了自信心，他纔能活動，並能用任何聲音與姿勢說話，及作適如其份的面部表情。他是一個伶人，但他也會在交易所中作過很活動的事情。他寫信給我說，當他登臺演戲時，若覺得羞赧、舌結、呆笨、不自然，那末，下臺以後，他倒覺得十分滿意。

我初次親自接見他，我就知道他信中所講的說話都是真實的。他對我說，他是一個第一流的伶人，雖然他還未得着世界的公認和世界各方人仕的稱揚，但他無論在什麼地方演劇，他總獲得觀衆擁護。他爲了表示他的多才多藝，他對我說，他能演許多齣戲，並在我那小諮議室中，表演幾齣他所能的戲劇，他表演時像是有許多的「觀衆」看着他一樣。他是表演給我看，同時也是娛樂他自己。他表演時略停了一霎，似乎是等待我喝采。但我沒有喝采，因爲我等待他由他的內心的衝動，而自然的進行。

他的反應就是有顯明的踟躕不安。他的自信心已消滅了；他從離開我的桌子很遠的地方回歸原座。這個人是很討人喜歡的，相貌也很好，他一注意他的內心的衝動，他的相貌和姿勢就變成很討人厭的樣子。他的說話斷斷續續，有時竟有一點舌結。他對我說的話是零零碎碎

碎的，說了一些，又沈默起來，但他說話的內容有如下的幾點：

『我實在沒有任何的權利來看你，先生，因為我不是常常到禮拜堂的，雖然我是屬於某教堂的教友之一。我在孩童的時候，我常和母親到禮拜堂，我從我母親與主日學的教員獲得初步的宗教，我對於宗教是有好的根基的。我在無線電播音中聽見你的演講，我不知道你是一個牧師。你所說的話就引起我走到這裏來看你……你能見我，那是最好沒有，我恐怕要耗費你一些寶貴時間，並給你一點麻煩，然而，先生，我是——我要將我的事情告訴你，如果你能給我幫助。我是在舞臺上唱戲的，在唱戲的時候，我完全忘了我自己——但你要知道，我在那時候，我已不是我自己；沒有我自己存在——我是另外一人了。在餘暇時，我總是站在旁邊，看着別人。我不是觀眾中之一部份，祇看着舞臺的非現實。我是舞臺中的非現實的一部。但這不是我做戲。我的真我正懸在旁邊，絕沒有參加，絕沒有享受這種生活……我祇能像別人一樣。我覺得我總是比「普通」太高，有時又覺得太低，但我在任何的時候，或任何的地方都不是「普通人」或「正常人」。』

『我很喜歡知道到底這種痛苦在你的生活中是怎樣的深。請你告訴我，你童年的時候所能回憶的事。』我對他說道。

「據我所能記憶得到，我是被人推出團體之外的，」他回答說，「我記得某一天，我和母親站在走廊的前面。孩子們都在街中遊戲，而我的一個哥哥，面上戴上了一具防毒面具，恐嚇我，所以我走回室中，在窗口中觀看。我看見我的母親斥責那嘲弄我的孩子。我也記得我時常走到街中和隔壁的兩個女孩子玩耍，而我的哥哥總是譏笑我，說我和女孩子們玩。我走回家裏對母親哭訴，而她卻同情我。我常常驕傲，以爲我的母親稱我是『一個好孩子』。」

「又有一次，有兩個孩子和我的一個哥哥相打，並把他打倒在地。我走去幫助他，但我的兄弟對我說，叫我管自己的事，不要管他，他自有方法看顧自己。我常常覺得他是對的——他絕不需要我幫助，別人也不需要我幫助。而我也不能參加別人的事情——總有人提防我。」

我把他的說話打斷，說道：「我有兩件事情是要你立刻注意，我說這些話也許是我把你的思想線打斷。我以爲你早年的事情與你今日的事情是一樣的；你以爲怎樣？」

「我從來不曾這樣想過，」他回答說，「但你現在所說的話，似乎是說，我童年的記憶是與現在我感覺的不適合有重要的關係。」

「如果不是重要，」我說，「那你現在也不見得走到這裏要我幫助了。你的母親是偏愛

你的。你從窗口看見她斥責別的孩子，而你是任她爲你的緣故而與別人爭鬧。你讓她保護你。不，你使她爲你這樣做，你甚至使別人爲你的利益而爭鬪。你來是爲要我幫助你。如此我應許你，你就是要我保護你，使你脫除生活的一切困難。我這樣做，我就做了你母親的替身，而你倒像你小的時候一樣，因爲你的兄弟戴了防毒面具恐嚇你，使你走回屋裏哭泣，從屋裏的窗口看街上的孩童玩耍。白蘭先生，你明白了麼？你今日到我這裏來的情形就像你小的时候走到母親那裏哭訴一樣。如果我照你的條件幫助你，我祇有害了你。如果我代你求上帝幫助，你也不過是想求上帝代替你母親而已。」

「什麼，你不理睬我嗎，先生？你是一個牧師呵！」他在斥責我。

「請——你注意我所說的真意！你在這時候是扮作劇中人，你必要學足那劇中人的模樣。但你演劇的時候太久，你就覺得自己有困難，所以你要逃避困難，找尋安全的地位，你去找你的母親或她的代理人來保護你。你是否明白那小孩子的把戲是與你的人生戲劇有重要的關係？你是否明白你以孩子氣的態度向上帝要求保護是怎麼無益與不合宗教的思想？你是否能把「孩子氣」與「像孩子一般」這兩個名詞分別清楚？」

「是的，先生，」他回答我說，「我能夠的。」

他爲了回答我的問題，他就將他的宗教生活告訴我。他承認他的宗教生活是與他後來的生活一樣。他像小孩子學習禱告，他的禱告文是跟着母親背誦，因爲他的母親叫他這樣做；他到教會與主日學，都是由母親領他去的，但他對於宗教，簡直得不着一點意義。他的母親對於他問及上帝的任何問題，都以他爲一個小孩子，不願對他解釋明白，她說，祇要他長大了，他就會明白的。

「但你從來沒有感覺上帝與你同在，或看顧着你麼？」我問他。

「是啊，我無論在什麼時候作了事，我覺得上帝在看着我而羞恥起來。那是我自己的意見。這種意見我繼續的存在。我知道有些人對聖經和上帝是有怎樣的感覺，但我自己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我希望我能夠有這樣的感覺。」

我根據他的見解，翻到新約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第十一節，遞給他，請他高聲朗誦一遍。這就是他所讀的：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他沈默了一些時候，然後說道：

「這件事情的確是我應當去做的，但我卻沒有做。這一節經文當然已指示了我。我真是沒有把孩子的事情丟棄。」

我使他知道，這不是他那成功的伶人沒有長大，而是他的品格沒有長大，他還是有他小孩子時候的樣子，他對上帝的關係，仍然像小孩子時的一樣，對上帝的思想，繼續的如他母親告訴他一樣。他從來不以成年人的思想去想上帝。

「你說你在孩童的時候，在你作錯事時，你就覺得上帝會看着你。你有沒有了解在你作事作得好的時候，上帝也會看着你麼？」我問他道，「你有沒有想過爲上帝做點事情，如成年的人一樣——做些得着上帝准許的事情？你有沒有想到以上帝是一個在你有困難的時候去找他幫助的人？你有沒有想到上帝已賜給你某種最好的恩典，祂希望你爲祂用，並能爲人服務？你有沒有奇怪爲什麼在某一個時期，你是非常的驕傲，在另一個時期，你就覺得不勝羞恥？你若能不大注意自己與你自己的感覺，並能對履行上帝的旨意更發生興趣，因爲上帝的旨意對於你的生活是很有影響的，如果你能夠這樣，你就可以避免幼稚的行爲與思想衝動。」

「你到我這裏來，」我繼續的說，「是因爲你受着自輕、自卑、等等的感覺；這一切的感覺，都是與別人比較得來的。在你的行爲上，你已有一種很大的驕傲心，而這種驕傲之



心，也是因為與人比較而得來的。不論你對自己自卑或對自己自傲，你這樣做，大都是因你要與某一個人比較。我不相信你曾以上帝的標準來估量過你自己。」

「你所說的上帝的標準，是什麼意思？」他問道「我怎能以這些標準來判斷我的行為？」

「是的，你可以把你的工作和你理想中選擇的一個伶人比較，我以為你或不會因這一比較而受到痛苦。但這不是上帝判斷你的根據。上帝判斷你，是依照你運用祂給你的能力的標準而定的——並不是依照你現在所作的什麼，或將來所作的什麼，而是根據你能作的什麼。聖保羅對於這一個問題是有銳利的觀察。他說：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加六 3—4）

「這些話像是為我而寫的，」他回答我說，「但如果我服從這一個察驗，那末，有什麼事發生呢？」

「你總不會再驕傲吧，」我說，「我以為你必定會更謙厚。你必會把你的虛偽與幼稚的驕傲除去；因為一有驕傲的心，那末，就有羞恥的心隨之而來。你要記着，當一個人在上帝面前自己能夠謙卑，那末，他在別人的面前就不用不着覺得自卑的了。他不需要虛偽的榮譽。」

他對自己忠實，對朋友忠實，爲的是他已對上帝忠實。他變成了一個完全正常的人，他已不受驕傲或自卑、自大或自餒的痛苦。」

「照你所說，」他說，「這種情形我已經明瞭。我是初次起首了解我自己。如果你指導我怎樣做，我就願意服從上帝的裁判。」

「這件事情，我以爲最好我們一同跪下來禱告，而你就可以將這件事情告訴上帝。」

他禱告說：「上帝啊，我感謝你，因爲現在你已使我不像孩子，而是像成年的人，到你的面前。我以前從不會像成年的人與你談話。也許我對任何人也沒有說過像成年人的話。我要以誠實的態度對你。我以前從沒有以誠實的態度對你。求你使我免除幼稚的驕傲與畏怯。若我不再以幼稚的方法想念你，那我對人的態度亦不會幼稚。我要爲你的榮耀做些事。在以往的時候，我所作的事都是爲我自己。懇求你幫助我，使我能適當的運用你賜給我的恩典，如此，我就可以做成一個更好的伶人與更好的人……」

當他向我說「再會」時，他的態度與初來時略有不同；他的態度完全是一個成年人的態度了，而上一種平安與寧靜的自信心表現出來，而這種自信心祇有「堅心倚賴上帝」的人纔有的。

他末一次看我以後，過了幾個星期，他寫了一封充滿熱誠的信給我，信中有如下列的一段話：

『我會見你數次，我所得到的益處，是我不能以言語來形容的。我的生活已完全改變，我敢信我以後的生活也會繼續的如此改變。我已不再有一時趾高氣揚，一時羞愧得無地自容的感覺。我也知道，祇要小心保守和隨時留意，必能把那幼稚的與消極的思想除去。每一次的勝利都能勉勵我，使我有自制的正當感覺。感謝上帝，因為上帝藉主耶穌基督的力量給我們勝利。』

六個月以後，他回答我的信說，他對於家庭的生活與他的工作，都感覺比以前快活，同時，又不會有以前的毛病。他還加一句說：『我現在已變了另一個人，我已把一切幼稚的事情放開了。他說，當他收到我的信時，他就需要用一點時間來考慮，以便瞭解我給他的問題的意義，到底他得了進步沒有。他的信心是不斷的增加而堅強。我相信他已沒有像以前使他的生活感到痛苦的思想了。』

這羞恥或自卑的感覺，就是一種流行的疾患。這是自認本身缺乏資格與能力的人所表現出來的情緒，而有這感覺的人就有這種情緒。這種情緒往往是在孩童的時候開始有的。這種

毛病也許是由於身體、精神、社會或種族的關係而起，雖然這情緒對於身體沒有什麼大害，但對於人卻是一種真正的阻礙。一個孩子，如果他身體或器官有一點缺陷，例如跛足、獨眼、面部破相、黑痣、崩嘴、由於患水痘或意外的事而引起的疤痕，或長得太長，或長得太矮，或過份的肥胖，或過份的瘦弱，那他就成了同學中嘲笑的目標之一。兒童批評人的手段是很殘酷的，所以許多嚴重的自卑心每每是在學校的操場上培植在兒童的心裏，尤其是在孩子們遊戲沒有人監督之時，更容易培植。我們在農園中往往看見，如果一隻鷄受了傷，其他的鷄都一齊起來啄那受傷的鷄，有時竟會把那受傷的鷄啄死。這一種獸類的本能，似乎已留存在兒童的心裏，特別是當他們聚集起來的時候。

兒童對於同伴施於別人的印象，是比成年的人更覺得神經過敏。無心的批評、嘲笑、戲弄，有時可以使孩子永遠受着傷害。做父母的有時叫他們的孩子『獸子』，或在男孩子的面前說，他們喜歡女孩子，或在女孩子面前說，他們喜歡男孩子。父母若對孩子說，他是『愚蠢』、『醜陋』、或『不好』，當父母笑着給他這個綽號時，甚至一個小的孩子也會注意。孩子有不適當或羞恥的感覺，每每是由於口吃而證明出來。說話困難，就是社交不融合的徵象。這就顯出在生活的其它方面，那孩子是不能應付他的地位和與別人競爭。他在生活

中所遭遇的挫折，是可以從他的說話中反映出來。

成年人的自卑心的釀成，最大的原因，就在童年時所受父母的不良教育。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我接到某商人的一封信，這個商人是我熟識的朋友，他在金融界中很有地位。他的信是請我到他家裏吃飯，使我能與他的兒子談談。他的兒子是二十歲，曾遭遇着嚴重的困難。因此我也接受了他的招請。

吃過了飯，依着他父母事前預備好的計畫，他們兩個人都先後退出了，僅留我一個人和他的兒子徽克忒在室中。當他們離開餐室之時，我覺得他用憤怒的眼光向他們二人掃射，然後又向我掃射一眼。

當門關好了，我向他說道：

「徽克，我以爲你是知道這一次聚餐是有意思的。你的父母預先約定，他們吃完了飯，就離開這屋子，使你與我二人獨留在這裏，因為他們覺得你應該和我談談你的問題。我希望你不致於覺得有點不安，因為我自己並不願和你談及你自身的事。在事前我沒有想到要和你談話。對於你自己的問題，你可以不說一句話，除非你自己願意。我們可以談談你父母所不

知道的別種有興趣的事情。在這屋子裏所談的事，無論如何，是絕對守秘密的。」

當我說話時，微克忒的面雖向着別處，但我想我已察出他已有微笑的痕跡。他望着我說道：

「在開始吃飯時，我就知道父親與你有些秘密的事，我以為你對於這件事情必定以為不合。」

「是的，」我回答說，「對於你自己的事你如不願說，你自然可以不說，但無論如何，我們在這裏祇有你我兩個人，假如你有什麼事情喜歡說給我知，你不妨直說。這比較對外面的人說，好得多。我沒有和你父親討論過你的事。」

「我真糟糕，」微克忒說，「父親對我很痛心。你知道他已開始失望，他以為我可以像他一樣，對事業有成功的，因為我作事沒有成功，所以他對我失了信心。」

「請你把引起這困難的事情告訴我，」我向他建議說。

「總而言之，簡單地說一句，就是我失了業。近日找事很不容易的，但靠了天父的力量，我終於在某信託公司謀得一個位置。我對於工作自認是無過失的，但那經理自我進去工作時起，似乎對我表示不滿。他安置了幾個他的朋友在公司裏，他不喜歡我所做的工作比他

們好。」

「那末，你覺得你所做的工作一點沒有錯誤嗎？」我問他。

「當然我沒有錯的，」微克忒回答我，「我以為無論我做納或簿記等事，我所做的工作都比其餘的人好。我不願屈居人下。」

「你的被辭退，是怎樣發生的？」我問他。

「我把這件事告訴你，」他說，「我與幾個朋友籌備慶祝謝恩節，並購一些酒。我帶了一瓶威士忌酒到公司裏，放在我的櫥上。我請幾個練習生飲，而我估量我自己在那一天也飲得很醉。無論如何，我總是飲酒過度了，因為我在那一天下班前走進經理室，我將我的心事向經理說明。我對他說，在公司裏，凡是輕巧好的位置，都是經理的朋友佔了，而對我的心事不公，這樣待遇我，我是不能忍受的。我不知道我所作的是什麼，但有幾個練習生阻止我，而那一晚上我就接得經理打給我的電話，說我已辭退了。」

「你父親對於這件事情，怎樣說？」我問微克忒。

「唉，他總是憤怒，說我沒有用。」「你無論做什麼，總不會成功的，」他說，「我替你找到一個好位置，而你就失了它。你不知要等多多少時候纔能獲得同樣好的位置。那信託公司

的經理告訴我，他不能給你介紹信。」這樣，你就明白我的困難了。」

「不錯，微克忒，你所講給我知的，祇有說及你在公事房所做的工作怎樣好。我以為你是太過自信你的能力。你未在那公司作事以前，你是否在別處作過事？」

「是——是——是的，」他遲疑地說。

「你以前的位置是你自己辭退的，還是被人辭退？」我問他。

「大概說來，我的失業，並不是因我不能做我的工作。我總能像別人一般的做得那麼好，但我的上司對我似乎總是吹毛求疵。」

「在我看來，」我說，「你也許與別人不能合作，使人麻煩。你可否把這件事情解釋我聽？」

「哦，我倒不知道，」他回答我說，「我像煞不能與男人和合。我喜歡女人。女子比較體貼人，容易對付，我有許多女朋友。我的確知道你不會贊成我的行爲——但我倒能吸引女子。」

「請你將這件事情告訴我，」我說，「我對於你的生活這一方面很感覺興趣，我對這事感覺興趣，並不是爲了好奇，而是爲了我想更了解你別的生活範圍，如此，我或能對你作更



多的幫助。」

「老實對你說，」他回答說，「我常時覺得女子容易「對付」。如果你明白怎樣對付她們，她們個個人都是一樣的。我以為一個青年的男子應該要有像這樣的一些經驗，而我對於這種經驗，是很豐富的。」

「爲什麼你說她們個個都是如此？」我問他。

「總而言之，凡我所遇見過的都是如此。我有時是用滑稽的方法對待她們。她們中有些人是已婚的，有些是獨身的，但我覺得對待她們也沒有不同，而她們也似乎覺得沒有差異。例如，某一天我與一個青年人在第五街散步。當我橫過十字路口，即有一輛美麗的大汽車駛過來，那汽車幾乎碰着我，雖然我是照行路的方法走。那輛汽車是由一個女子駕駛的。我轉過身來對她說，「你有沒有學過駕駛術？」她對我沒有發怒，反而微笑地說道，「也許你會教給我。」我覺得她倒有眼力。我對她說，「你喜歡在什麼時候學習？」「現在教我吧，」她說。於是我就對我的朋友說了「再會」，和她玩了一個下午。所有吃玩的錢，都是由她付的。她告訴我，她是有夫之婦。我時時都遇到這種事。我以為每一個人都宜有一種滑稽的才能，當然他也宜表現他的人格。」

『除非你對這事有疑問，否則你是不會去研究的，是嗎？』我說。  
彼此沈默了一些時間。

我明白這個人對於女子是有不合法的性關係，而這種關係就影響了他一生的事業。他覺得這種關係已變成了他強迫的主意，於是他就把一切重大的事情放開。他的慾望是由一種衝動驅使，而那種衝動已做成了一個空處，使每一個人與每一件事，都陷在那空處，以滿足他的情慾。他對於女人所得到的有限經驗，就把其餘的女子，視作一樣的看法。

我對徵克忒說：『我很快樂，因為你給我這樣坦白的報告；但我以為你對於女人是弄錯了，甚至對於你的自身或許也弄錯了。你所說的話是真的，但我以為，如果你說那種被你吸引的女子是由於她們自願，並不是你引誘她們，那或許比較近情理。是否這就是你表現你的人格的方法？』

他沒有回答。

我再問他，他能否記憶童年時的一二件事。他回答說：

『我記得當我四歲左右時，我常在街上駕着一部小的四輪車玩耍。有一天，有兩個比我大的孩子在我背後打我一下，搶了我的車子，駕着玩。我走回家裏哭訴母親。』

「你母親怎樣說？」我問他。

「她說，『不要緊，寶貝。我明天買一部比那部車更好的新車給你。現在不要哭；你總可以得到另外的一部，我讓你先坐。』」

「但你是否想要回那部舊的車子，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話？」

「是的，」他回答說，「我想我能夠吧，不過我覺得一部新的車子總比那舊的車子好。」  
「麥克忒，我要你注意一些事。你先將你自己的事告訴我，後來又告訴我那關於車子的事。在這兩件事情中，你所作的難道不是小孩子的行爲嗎？你在這兩件事情中所作的是成人的行爲嗎？我是不相信的！」

「總之，你是因那女人供給你汽車和體恤你。如果你與一個心理分析家談話，他就會引你注意這個事實，那些女子就是你自己的母親的代替者。關於這一點，弗洛伊德(Freud)在他觀察厄第坡斯意結(Oedipus complex)，即有適當的批評。麥克忒，你說對不對，你仍然是一個在追尋母愛的小孩子？是否你喜歡這些女子對你說「可愛的孩子」或「可憐的孩子」？」  
他又沈默起來。

關於其它他能記憶的事，都與上面他所說的差不多。他的父母常常爲他解決問題。如

果他的母親想教訓他，他的父親就阻止她；倘若他的父親叫他做一點事情，他的母親反而叫他不要做。他的父母從來不教他怎樣管理自己，或怎樣自立。等到他成人以後，他仍覺得別人都應侍候他，他該享每一個人的關注和服務。他相信，他是應該享樂的。

在這一點上，我可以終止談話了，但微克忒要求與我作第二次談話。

在那時我又與他的父母長談。他們都承認他兒子在童年時所作的事都是真的。他的父親對我說：

『我在童年時自己受過折磨，而微克是我僅有的一個兒子。我不願他嘗受我以前所受過的困苦。』

『我以為最好還是給微克嘗點苦頭，』我說，『如果他的行為對他更有困難的話。我恐怕你給他的教育已打破了他的自信力，所謂他的自信力，就是指他相信自己有成功的力量。這就是他何以對事業總不能成功的理由之一。』

『那時，』那父親說，『我料想我對待我的兒子也太過。假如他的行為是我幫助使他成功的，那末，他的錯處，我也應擔一半的責任。』

從那母親方面，我更知道許多關於微克忒童年時的瑣事。他的父母爲了一時的高興，買

了許多謎圖給他玩。他坐在臥室中的地板上玩這些謎圖好幾小時。他的父母，尤其是那母親，不但不鼓勵他用自己的創作力去解答這些謎，反而一見了兒子有點困難，即走來幫助他解決。連他在幼年時玩積木遊戲，他的母親也是如此。當有客人到來，母親若離開他去招待客人，他就發怒，或大哭大喊要他的母親照顧他，而他的母親見了他這樣，就趕快走來幫助他。他的行為已發展到如下的公式：

「我自己絕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我總要別人幫助。

如果我有一點困難，總有人，往往是一個女子，會走來幫助我，爲我解決那件事情。

我是應該享受別人服事的。」

他何以喜歡女人，這是不難看得出的。她們奉承他，因爲他的相貌很俊美，所以她們稱讚他的照顧，並告訴他如此。她們服侍他非常周到。可是他在商業場中所得到的款待就完全異樣。在商業的範圍內，在他一生中初次要自己做自己的事。別人不大走來幫助他解決他的問題。因此，他對於他的上司就存着憤恨之心。他對於任何的批評，不管是如何的好，

都一律怨憤。若他一被上司斥責，他就怒不可遏。

我在下次與微克忒會談時，我對他說：

『我們在上一次談話將完時，你告訴我，你對於應付女人很有成功。我很想知道，到底你有沒有與她們享受過真正性的關係。你可以把這件事情告訴我麼？』

他說：『我雖然不能說我是這樣做，但不知何故，我似乎是需要她們。無論我在公共汽車上，地道上、或火車上，我的眼總是注意女人。我估量我的品性是天生的。沒有她們我就不能過活。』

我將我讀過的卡梭霍尼博士 (Dr. Karen Horney) 著的現代的精神病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一五八頁至一五九頁中的一段話向他解釋：

今日大多數人性的活動，是爲了發洩他們精神的緊張，比較真正性的追求更甚，所以這一種性的活動不過是如一種安靜劑，沒有真正的性的享樂和幸福……凡需要異性的安慰，以和緩焦慮的人，更不能忍受任何的禁戒，即使是短期的忍耐也不能辦到……『微克忒，是不是這個理由，』我說，『你爲什麼似乎需要女人？你爲什麼離開她們……些時候，就覺得惱亂？』

「我對自己也在奇怪。我以為這是因為我與她們和合得來。我似乎與她們交往，更覺得快樂。她們是比男人更和善，更能體諒我。」

「那末，微克，」我說，「我有幾件事坦白的對你說。你現在的困苦，是因你完全沒有了解自己。關於你童年的事以及其它的事，我已從你的父母聽到，但這一切事情都是表明你相信唯獨我尊的觀念。你在童年的時候，你的生活太舒服，凡遇到困難的事情，即有人代你解決，因此，在你日後的生活，你也需要他們代你解決。你告訴我，你是需要你的女友安慰，尤其是當你遇到任何的困難時。因為你不能像成年的男子有能力與生活奮鬥。你需要奉承你的女子柔和的安慰。如果你要知道為什麼你在過去的時候總是失敗，那我就說，這是因為你還是以孩子的性情做事，從沒有以成年的人的身份做事。」

「這些事情，我以為是與我的公事沒有關係的，」微克忒稍微的流露心急的情態說。「我個人的私生活與我的上司或任何人是沒有關係的。」

「微克，這個簡單理由就是如此：你在私生活方面所做的什麼事，在你公事的方面也能反映出來，你的私生活就是你的公生活的一部份。這兩件事情是不能分離的，因為你不能把你自己生活分得這樣清楚。你不能說，「那是我公的生活，那是我私的生活，它們彼此沒

有關係的。」其實，公的生活與私的生活是你整個的生活。彼此都有影響的。」

徹克忒深深的嘆息。

「我懷疑你對於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有沒有真的快樂？」我問他。

「那自然沒有，」他說，面上露出害羞的樣子，「如果你能幫助我矯正這些事情，我倒很感激你，但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要弄出這些事情。」

「我們所做的工作，比你所能了解的更大，」我對他說。「我現在有一點事情要做。我要你的內在生活改正一下。你會想過求上帝幫助嗎？」

「不，」他說，「無論如何，我從來得不到教會或牧師或修士的幫助。我實在輕視他們。當然，」他表示好意地加了一句說，「你是例外的。」

「你憎恨教會、牧師、修士，難道你不曾憎恨你自己麼？」我問他，「你真知道你所輕視的不是你自己麼？」

他低下頭，過了片時，然後說道：

「我估量你已知我的心意。我是厭恨我自己的。我剛纔說過，我很願意矯正我自己，我的意思已包含在這句說話的裏面了。」



「你自然明白，我不是一個精神病的治療專家。我是一個牧師。我的職務是使人與上帝接近。你首先的需要就是要與上帝親近。如果你還是不喜歡教會和牧師，如果你還是不真正的希望上帝幫助，那你就會走來看我。至於你明白這件事情或不明白，那就有點差異。你的行為還是像小孩子的行為，在社交上、事業上、屬靈的生活上，你都沒有發展，這一點却是真的，你說是不是？」

他點首承認。

「如果你聽我指導，我就要你開始以成人的態度對待上帝，這樣，你然後纔能依據成年人的根基，養成對社會與事業有關係的一種新的行為。」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怎能作一起點呢？」他問道。

「不必請求上帝為你解決你的問題，祇可以請求上帝改變你，使你有能力解決你的問題。你的粗野行為，已習慣很久。你愚弄你自己，自認為成功，你以為你可以愚弄別人，但每一次你愚弄別人，別人總知道你的粗野。你必須要對你自己誠實，對你的朋友誠實，對上帝誠實。」

「我以為我已明白了，」他說，「我確有點粗野。我甚至曾經想輕視上帝，但我現在已

承認我的失敗。我甚至預備使我的私生活完全服從上帝。無論上帝要我作什麼事，我都預備去做。」

「你以前的友交怎樣？」我問他。

「我將要與她們絕交，」他回答說，「藉你的鼓勵和從上帝賜我的力量，我總能夠做。」

「這是一節新約的經文，我要你注意。請你跟我背誦：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

他背誦了這節經文。

「那，」我問他，「你是否預備向前奮鬥？」

「是的，」他回答說，「我想把這件事情弄清楚。我不明白，我為什麼有時覺得自己很驕傲，有時覺得很憂鬱。當我與我的女朋友在一起時，我就以為我是一個奇男子；但想到我的上司將我的職位革除時，我就覺得我自己的無用與可恥。現在我到你的面前，我覺得你已了解我的一切，從始至終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但你卻沒有厭棄我。你知道我最壞的地方，我對於我以往的行爲深以為恥，但我仍不肯屈服。」

「我所希望的，就是要你明白，你現在必須祈求上帝幫助，你必須真心的悔改。」

我建議我們應該跪下來禱告。

「你先禱告，」我說。

我們沈默了許久，那時微克忒的精神完全沮喪得很。他整個的身體很悲傷地震顫着。當他把自己鎮靜起來，他說道：

「上帝，我是需要從你身上得力量。這是我初次真心的向你祈求。我曾經做了一個放蕩不羈、大言不慚的人，但我現在已承認我的過失。我對於我以往的行爲非常慚愧，非常不安。無論在那一方面，我似乎不能再做什麼事，但現在我得到你的力量，我就能做較好的事。懇求你改變我的生活，如此我的父母就不會失掉體面。我曾經使他們憂愁。上帝，我完全服從你。我沒有保留地投降你。求你收容我，祝福我，幫助我。」

當微克忒作完了他的禱告，我感謝上帝給他一個新的生活，並饒恕他以前的過失。當我爲微克忒的父母禱告時，他又傷心起來。

我們會談完畢，我纔知道我們已談了三小時之久了。以後微克忒與我作短時間的談話，至少還有八次至十次。

頭兩三個月，微克忒着實作了很艱苦的奮鬥，因爲有許多女朋友寫信給他以及打電話給

他，他雖然將他的事實告訴她們，但她們還是纏繞他。他告訴我，在許多次被引誘時，那節經文對他特別有幫助。『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在他幾乎被引誘克服之時，微克忒說，祇要他能閉目對自己說，『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那我就感覺基督與我同在，而引誘的力量即可以被打破了。

微克忒的靈性修養，每個月都有進步。他對上帝的信心亦逐漸增加。他的品格已大大改變，他對宗教的態度或對朋友與同業之人的態度已不如前之依賴人。結果他克服了他的自卑心和無理的驕傲心，而這兩種心理是幾乎破壞了他的一生幸福。

無論何人，如果他是受了羞恥的心或自卑心的痛苦的，這個人是很難與人交往，別人也難與他共事或同居。凡與他生活接近的人，特別的要受到他的苛待。他常時開罪家內的人以及他的同事和他的上司。如果他是爲人的父親，他對於他的子女必是嗷嗷不休的，稍有不合，責罵孩子起來，就非半小時不停。他初時不去研究是誰之過失——那過失不在孩子身上，而是在那父親的身上。他的內心是有一種不合宜與不完善的感覺，故他希望能看見他家裏的人有完全的品格與行爲，但這種完全的品格，他本身是缺乏的。所以他對於他認爲應該遵守的一種行爲，如果家裏的人不能遵守，他就非常憤怒。

反之，無論在什麼時候，若我們看見了一個好攻擊人，壓制人，常與人爭吵的人，我們大概可以說，那個人的內心必定有一種自卑心存在，不論這種自卑心是施行於外表，或由內心發出來，都是一樣的。如果你看見一個傲慢、自大、浮躁、對人常作無理的要求與責備，並常對人發怒的人，那你就知道他的心中是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恥辱存在。而同時他也受了一種自卑心與自下心的痛苦。

這一種人在早年的生活時，往往是習於自誇、自大、大言不慚的習慣。根據心理與精神的事實來說，我們的自誇，就是我們心裏的恐懼的表示。我們對於自己有真的成就，便不誇張。祇有在生活中，我們覺得不如人之處，我們纔用誇大與詐僞的手段，來掩飾我們不如人之處。

凡在家庭中強暴成性，成爲家庭中的魔王的人，這一種人在社會中每每不能容忍別人的意見。他固執自己的意見，以譏笑和辯論的手段，盡力掃除一切反對他意見的理論。他批評別人，以維持自己的驕傲。好像祇要他能打倒別人，他就能提高自己的聲價。他對自己失掉自信力。他時時被羞恥心所屈服。

邁摩尼得斯 (Maimonides) 是十二世紀的一個著名的猶太拉比，他說：「謙卑的意義是

在乎自大與自卑之間，『這一金箴，是可以在基督徒理想的品格中尋到的。

謙卑並不是一種由外面而來強使人實行的勢力。謙卑是由內心發出來的。如果我們沒有真正謙卑的心，我們就不能強使我們謙卑。我們可以穿了謙卑的外衣；我們可以背誦許多謙卑的格言；我們可以像伶人一般在舞臺上，表演着謙卑的態度，但結果我們不能瞞騙別人，反而瞞騙了我們自己。真正的謙卑是要明察自己的成就與失敗，自己的力量與弱點，自己的所能與所不能。真正的謙卑就是不誇大我們自己的能力，同時也不輕視我們自己的能力。我們有了真正謙卑的心，我們就不會感覺自己是超人而自傲，或自己不如人而自卑。

卡理爾直白蘭 (Kahlil Gibran) 在他著的『沙與海』(Sand and Foam) 一書中，對於這一點就有深遠的觀察：

祇有那在我之下的人，纔能羨慕我或憎恨我。

但我絕不爲人羨慕，也不爲人憎恨；我沒有在任何人之上。

祇有那在我之上的人，纔能稱讚我或輕視我。

但我絕不爲人稱讚，也不爲人輕視；我沒有在任何人之下。

這一種人格，確是高尚的標準人格。凡有這種人格的人，就絕不會有自卑或自傲的心。

我以為我們要達到這標準的人格，除了放棄自我的批評，並願意接受上帝的裁判外，便沒有其它的方法。一個人有了這種人格以後，他在人的面前，就不會感覺自卑或自傲。

## 第七章 「教養孩童……」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22：6）

「我豈不是對你說過，不可傷害那孩子麼？」（創42：22）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太19：14）

「凡爲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太18：5）

「不可不管教孩童。」（箴23：13）

「……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箴29：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3：15）

「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太18：3）

「我作孩子的時候，話語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林前13：11）

「……小孩子要牽引他們。」（賽11：6）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6：4）

我瞧着坐在我寫字桌對面的那個女子，我覺得她的面上有了不少煩勞的皺紋。她的習慣已顯露了她緊張的情緒。她不停地將她的手套戴上又除下來，她坐在椅上很不舒適地擺動。

「我的煩惱，」她說，「是因我的兒子而起的；我的兒子乃是一個可怕的問題。我會想



盡方法對付他，但沒有效果。他是比我兩個女兒更難管十倍。我實在智窮力竭，不知道要怎樣對付他。」

關於她兒子的問題，我從她所說的話中，得着如下的信息：

她的兒子哈羅德，年齡是十歲，身體很健康，但有「高度的精神緊張」。在學校時，他對於功課不注意，舉動頑劣而愚笨。在休息的時間，常時絆跌別的孩子，或用他的肘部來碰撞別人。他常與人爭打，屢次被人報告校長——凡比他年紀小的孩子常受他毆打。他的成績平庸得很，常列在全班中最後的五名至十名之內。

在家裏，他有兩個妹妹，一個是八歲，其他一個是七歲，他常時和她爭吵。從早至晚，他總是和他的小妹妹爭鬧。無時無刻不在欺侮她，批擊她，或絆跌她。他這樣的舉動，便造成她過份的膽怯和易怒。她的哥哥不在家裏之時，她的脾氣總是好好的。他常時挑撥他兩個妹妹爭鬧。時時對她們說，她們是「沒有用的東西」。他對自己不停地誇張自己的成就，並以高而尖銳的聲氣說，女孩子是不能作什麼的，祇不過是「飯桶」而已。他沒有忍耐，所以很少與別的孩子遊玩。

他的母親說，他無論作什麼事，都沒有作得完成的。他對於工作或遊戲，做了一兩個鐘

頭之後，他就覺得厭棄，完全失掉興趣。他每次與他的兩個妹妹遊戲，玩到後來總是相打起來，那兩個女孩子總是哭訴着說，他欺負她們。那八歲大的女孩在學校讀書，成績比他好，這一點，也是引起他對她們憤恨的一個根源。

那孩子的父親是一個青年醫生，醫務是很忙的。甚至在吃飯的時候，他也很少機會碰見父親的面，因為他的父親很少在家。當他看見了父親，他的父親就斥責他，說他在學校裏的功課不好。

爲了回答我問他們以前怎樣對待那孩子的問題，那母親說：

「唉，我們已用了兩年的工夫來矯正他那強烈的優越心了。無論何時，我們若見了他利用優越心來壓迫他的妹妹，或誇張他的成功，我們就指出他在學校的成績不好，並告訴他，他是沒有什麼可誇張的。因爲他虐待他的小妹妹愛麗司，他父親曾鞭打他數次。」

她說話時，突然的哭起來，我向她建議說，她的家中需要經過重大的調整，然後她的兒子纔有希望改善他的品格。

「在我看來，」我對她說，「如果你們能放棄大部份你們以前管理孩子的方法，你與你的丈夫或能找出更好的方法管理孩子。你可將你們以前的教法研究，找尋較好的新方法。等

我與哈羅德認識以後，我便可以幫助你。」

隔一天，放學後，她帶她的兒子來見我，並留他在我的書室中。當我走進去，我見他正在窺探那桌上的顯微鏡。他立刻抬起頭對我說道：「這是你的嗎？」

「是的，」我回答說，「那是我的。」

「我也喜歡有一個這樣的東西。」他說。

「爲什麼？你要它作什麼用呢？」我問他。

「我希望用它來研究微菌，我希望我成爲一個名人。」他回答道。

「爲什麼你要有名聲呢？」我問他。

「是的，」他回答說，「最好是個個人都注意我，把我的名字登在報上，使人人都知道我的事。如此，我的父母就會誇讚我。」

「我準知道他們會誇讚你，哈羅德。」我說。他很不快意地瞧了我一眼，而我是知道他沒有明白我所說的話的真意。

「你長大之後，你想做什麼？」我問他。

「我願意做一個大醫生或一個探險家。探險家是最有名氣的，是麼？每個人都要閱讀他

的事蹟。」

「是的，哈羅德，」我回答說，「那是的確的；但你知道在他們研究出大發明的事情以前，他們是怎樣的做了一番辛苦的工作嗎？一個人僅爲了顯名而做工，那就不會成功一個有名的人的。有名的人是因他曾經艱苦工作，無論給他什麼工作，他總能用功，把事情弄好，並獲得美好的結果。無論他的工作是如何的簡易與卑微，他都能盡力地去做。有名的人不是因他在事業上之成功，就是因他造福人類。你明白這與你的意思有什麼的不同嗎？」

「是的，先生，我明白的，」他回答說，「但我不明白別人成名的方法。」

「我很喜歡你明白我的意思，」我對他說，「你現在想成功，但你現在做些什麼來獲得成功？你有什麼計劃？你有什麼目的？現在你還有什麼事你所能做的？」

「我恐怕我不能做各種的事情，」哈羅德回答說，「我不喜歡我的功課，我的成績太劣。」

「不錯，哈羅德，」我說，「學校的功課你是能盡力去做的。祇要你每天的功課能夠做得好，將來你就可以對事業有成功的希望。你說你在學校的成績不好，我很以爲奇，在我看來，你是一個聰明的孩子。什麼事情阻礙你，使你的成績不好呢？我想必定有些事情的。你

是否喜歡將這些障礙除去？也許你需要人幫助你。假如我與你共同研究把那困難除去，你說好麼？」

「我希望你能幫助我，」哈羅德誠懇地回答說，「我實在要將我的功課弄好。」

「什麼事情使你覺得沮喪，」我問道，「你的家庭嗎？你的學校嗎？」

「我估量家庭與學校都有關係，」哈羅德說，「我恐怕我在學校不會再弄得好了，因為父親說我愚鈍，同時我在家裏也不會做得好。家裏祇有女孩子，女孩子祇會玩女孩子的遊戲。父親是很忙的，他總是不在家，我的妹妹常找我的錯處，尤其是愛麗司，我不歡喜她。無論如何，女孩子是沒有用的東西。」

哈羅德在說話時，聲音越說越高，並在室中昂然踱着。他有一點口吃，在興奮時更容易顯露。

「坐下來休息幾分鐘，哈羅德，」我向他建議說，「我們把這件事再談一談。你可告訴我，你在困難時，家裏有什麼事情發生。」

「唉，母親和父親都打罵我，」他回答說，「而我是應該受責罵的，因為我脾氣不好，時時和妹妹爭鬧。」

於是，他急速地望着我，眼中表示了懇求的表情，對我說道：

『先生，我希望你能告訴我，怎樣可以使我的脾氣改良。我在學校受責，我回到家裏，我便把我脾氣向我的妹妹發洩，不是辱罵她們，就是推打她們。她們把這件事情告訴母親，母親就斥責我，母親愈斥責我，我愈仇恨她們。可是我有時罵了她們以後，我自己也覺得有點懊悔，但我不能親自向她們說明，而母親已把我逐到我的房裏。我有時在未上學以前，已在家中和她們爭吵。等到我到了學校，我的心中還是不快樂，所以我做出的事情，都能引起教師的斥責。』

『那末，哈羅德，』我說，『我與你把這件事情從根本解決，看看有什麼事情使你弄到這種地步。還有一點，你是很好記性的，是麼？你能否記得你在幼孩時一點事情麼？』

他毫無猶豫的回答說：

『我記得我有一次走失。有一次，我父親帶我到醫院，把我留在車中。他離開我很久。我覺得太孤單，便哭起來。於是我從車裏走出來，胡亂地跑了很遠，因此，我迷失了路，不能回到原處。各人都在尋找我。他們用救護車把我送回家，在那救護車中，有穿白色衣服的人，他們和我談話，他們給我糖果吃。』

『你還有什麼事情記得呢？』我鼓勵地問他。

『我還記得隔隣的孩子也走失。他們至深夜纔找到他，他的母親在哭泣。那是在我未走失以前的事。』

『這些早年的事情，你還能記得，那是很重要的，』我說，『你說你記得你的父親離開你很久，而你就覺得孤寂，以至於走失。是否你有時也覺得你仍然是走失，因為你常時覺得你自己很孤寂？』

『你何以會說這句話？』哈羅德問我。

『那，因為我有一種感覺，哈羅德，』我回答說，『你以為你的父母沒有像以前那一次的看顧你。你這兩個回憶已告訴了我許多關於你的事了。別一個孩子走失以後，那孩子的母親就哭泣起來，這件事使你得着很深的印象，而你爲了試驗你母親的愛，因此你也走失。』哈羅德的樣子像是有點迷惑。我繼續說道：『自從你連續做了許多惡劣的事，你的父母很是傷心，由此，你可以獲得證明你的父母還是很關心你的。我老實對你說，我剛纔還看見你的母親爲了你的事情哭泣。』哈羅德很受感動——心喜母親爲他哭，然而他的眼淚已奪眶而出了，他的哭一半是爲了自憐，一半是爲了真誠的同情他母親所受的痛苦。

於是我繼續地說：「你是否也曾問過你自己，你爲什麼不歡喜你的小妹妹愛麗司？」

「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但我不歡喜她的，」他回答說。

「我想我能告訴你，哈羅德，」我說，「你以爲當她出世以後，你的父母就鍾愛她，而不愛你——好像你的父親離開你，而到你的小妹那裏，使你覺得像走失一樣。但我要你注意，哈羅德，當你走失之時，你的父母就要離開你的妹妹，往各處找尋你。他們很焦急的要找着你，因爲他們是愛你的，他們並不因有了愛麗司，就對你減少愛心。你在他們的心中還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這一點我是知道的，因爲他們已告知我了。如果你能明白你的父母還是很誇讚你，並很愛你，則你在家庭中，就必能給他們很大的幫助。你知道你的父親，他雖然是一個年輕的人，但他卻是一個很忙的醫生。他大半的時間都是爲了幫助人而離開家庭。家中常是祇有你一個男子在那裏。如果你兩個妹妹把你當作她們的保護人，豈不是很好嗎？如果你能這樣做，你在她們看來就是一個英雄。你說，你要使你的父母誇讚你。那，這就是唯一的方法，你現在即能得到的。你的父親每日的時間都是用在醫院或病人身上，在家裏你可以代父親作一點事情。」

「我從不想到我在家中能夠做點好事，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哈羅德回答說，「我也願



意這樣做。」

「我相信你能夠做，哈羅德，」我說。

「我敢保我能夠，」他回答說。

「還有一件事情，我願和你談談，而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哈羅德，我知道你也曾時時參加主日學和到禮拜堂做禮拜。你必然認識上帝。在你困難的時候，你也曾求過上帝幫助你嗎？」

他很柔和地回答說：「是的，我爲這事已禱告過多次，但結果似乎都沒有什麼功效。我以爲上帝之忙碌，好像我的父親一樣。」

他眼中含着眼淚。

「那你用不着沮喪，哈羅德，」我說，「不僅是孩子們不明白禱告的功效，就是成年人也不容易明白。這個困難，就是我們有所祈求上帝幫助，當上帝回答我們的禱告時，我們不明白祂所賜給我們的是什麼，因爲祂沒有依照我們所希望的給我們。我敢信你能幫助上帝，並與祂合作，照實說你的禱告。你也曾想過上帝是爲你計劃着，並且愛着你，如你的父親一樣，但你自己是不知道的；是嗎？」

哈羅德沒有說什麼，但我知道他已明白我的意思。

「你還記得在主日學讀到耶穌怎樣探訪那住在耶利哥，爲人憎恨的撒該嗎？」我問道，「他是一個爲羅馬收捐稅的人。猶太人很輕視他，他們對他都表露不喜歡他的態度，故他也仇恨他們，直至全城的人沒有一個人與他往來。也許你還記得耶穌曾探訪這個人，並與他一同吃喝。而主對撒該說，「人子來，爲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你就可以明白撒該在路中走失了，並在他的生活的旅途中迷失了路。耶穌指示他，使他走回那光明的大道。」

「我記得那故事，」哈羅德說，「耶穌對撒該講道之後，撒該就對耶穌說，他要把他所作的錯行一一改正。以前欺詐了別人的錢，就四倍的還人。幾個星期以前，我們在主日學就聽過這個教訓。」

「那很好，哈羅德，」我說，「我想你必會知道這個故事的。那末，我要你把耶穌的「人子來，爲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那句話想一想。你告訴我，當你小的時候，你會迷失路，而我問你，你是否還覺得有時你還是像迷失了路。你要知道，你也是迷失了路的人，但耶穌說，祂可以幫助你，使你走回正路，在今日祂利用我來幫助你找到同路。在你想到你的父母不愛你之時，你就像迷失了路，而你與你的妹妹相爭，並使你的母親煩惱，那你迷失的

路就更遠了。」

「你以爲這是一個好意見嗎？哈羅德，」我繼續的說，「如果你與我現在一齊跪下來，由你祈求上帝指示你走向快樂和成功之路，使你在家庭與學校中都變成了一個好孩子，你以爲怎樣？」

哈羅德同意我所說的話，作了簡單的請求幫助的禱告，他說：

「上帝啊，求你幫助我找出我的路，使我在學校中成爲一個好孩子，父母和我的妹妹都以我爲一個好孩子。求你幫助我，使他們誇讚我，藉着耶穌基督。阿門。」

於是我就爲了聽見哈羅德的禱告，與他在那時所作的洗心革面的精神，大聲感謝上帝。當我們站起來，哈羅德說：

「我已覺得好了些。我可以再來看你嗎？」

「你當然可以，哈羅德，」我說，「我很歡喜和你談談。我們約定明日下午再談好了。」哈羅德在那一日初次與我談話，在他未離開我以前，我對他說：

「假如我將你改過自新的事情和你的父母談談，你願意不願意？也許他們也與你一齊改過。」

『好的，先生，』他說，他的眼睛露着奕奕有神的樣子，『那是好極了，不過，』他眼淚流了下來，繼續的說，『他們是不會改的——對他們講，有什麼用？』

『我敢信我對他們說，必能幫助他們，哈羅德，一如給你幫助一樣，』我擔保他。

在他的母親未回來之前幾分鐘，我向哈羅德建議，叫他到盥洗室將面上的淚痕洗去，因為在禱告完了之後，他又哭泣起來。

第二部的辦法，就是與他的父母作一次長談。我告訴他們，哈羅德是受了孤寂、沮喪的痛苦，並渴望獲得別人的欽佩。

『可是，』他的母親插言說，『他是非常強過別人的。』

我向她解釋，那孩子之好與人相打，以及碰撞別人，都是因為他在家庭的生活中，得不到他的地位，他以爲愛麗司與她的姊姊已取了他的地位了。

『他是想引起你注意，』我說，『他爲了達到這目的，甚至使自己成爲一個惹人厭惡的人。他的強橫，不過是皮相，並不是真實的。他是藉此來抵補他失了愛的損失。他覺得連上帝對他也不關心。』

我將那重要的事實指給她看，哈羅德是她家中的長子。他生後兩年，他的妹妹纔出世。

當哈羅德十歲的時候，他在學校讀書，常被他的妹妹海倫追過他。因海倫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而且有讀書的天才。

我又要他的父母注意，他們自身是有一種習慣，常時把海倫的成就誇讚，並時常將海倫的聰明與他的愚笨來比較。

『有點事情，』我對他們說，『那你是不能改正的。你們必須要想辦法給哈羅德更多的鼓勵。不可在孩子中引起直接的競爭。因為這種競爭結果是使孩子彼此仇恨，而這種仇恨心在多年以後，還不容易消滅的。你們每次叫哈羅德注意他的失敗，你們就是加深他孤寂與沮喪的感覺。他是被迫而採用欺騙與毆打的手段，以達到這一點，並使人得到印象。你的孩子是很想得到別人一點點的欽佩。』

『但爲什麼哈羅德覺得這樣孤寂？』他的母親問，『凡他所需要的，我們都已設法給他了，而在家里也常時有人照顧他的。』

『那個困難的發生，』我說，『就是因哈羅德覺得你沒有給他所需要的一樣東西——愛。你要知道，你沒有使他的心懷容納愛他的兩位妹妹。你可以想一想，你兩個女孩子生出來之後，給予你這個敏感性的男孩子有什麼的打擊。他曾經做了這家庭的中心人物，並爲這家庭

最注意的人。他兩個妹妹出世以後，他就覺得自己突然被人推開，並且覺得家裏的人對他有的顯明的忽略。那兩個篡奪者之來，就坐了他在家庭中所坐的寶座；而家裏的人的一切親熱，現在都給予她們了。」

「但是，」他的母親插嘴說，「他對於海倫倒沒有什麼不喜歡。他所反對的卻是他的小妹，愛麗司。」

「那是很有理由的，」我回答說，「當海倫出世，哈羅德祇有兩歲，顯然的，他不知道家庭中的關係有什麼改變，但再過了一年半之後，愛麗司出世了，那時他已有三歲半，他就覺得他的地位已被別人佔了去。於是他的心裏對於他的小妹就存了極大的憎恨心。他所以不停地毆打她，或絆跌她，就是爲這個理由。愛麗司已變成了他的大敵。他覺得愛麗司已奪了你對他的愛心，而他是爲了這錯誤的幻想，而不能饒恕她的。」

後來我更將特勒亞爾非爾博士 (Dr. Alfred Ader) 著的「人性的了解」(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中的一段話告訴她，特勒博士說，有一個六歲的女孩，身體非常羸弱，因此她就變成了全家人所最注意的中心人物。在那時候，她母親又生了一個女孩。這對於頭生的那六歲的女孩很受打擊，因爲她覺得自己已被人從父母愛的中心推了出來。有一天，村中的

溪中發現一個小女孩的屍體，而發現屍體的地方，就是那六歲女孩住的地方。過了不久，在同一的地點，又發見另一個小女孩的屍體。後來派人看守那地點。則那個六歲的女孩因將第三個小女孩丟在溪中溺死而被捉，各人都以這事爲奇異。這個六歲大的女孩對男孩並沒有仇恨，但她爲了她小妹的緣故，對於女孩子總是憎恨，要想法毀滅她們，她覺得她必須要去她的小妹，纔能報復她失了父母的愛和看顧的仇恨。

「假如做父母的能知道新生一個女孩或男孩，對於較長的孩子的人格，有什麼的影響，那末，他們就會用心去訓練那較長的孩子，使她或他具有喜悅那新生的孩子的心懷。做父母的對於那較長的孩子，無論一個或數個，都宜在孩子未出世以前，先訓練他們，使他們知道每一個孩子的生出來，都是上帝的賜予，全家的人都要視這生產孩子的事爲一件最要緊的事。各人都宜合作使那新生的孩子有愉快的生活，最要緊的就是做父母的要常時告訴孩子，對他們說，父母對他們的愛心和利益是絕不會因有新生的孩子而減少的，孩子有了這樣的擔保，他們就會和新生的男孩或女孩共同享樂。」我對她說。

「還有一點，」哈羅德的母親說，「我要你爲我解釋。爲什麼哈羅德總是這樣欺侮女孩？他總以爲男人與男孩子是人的優越份子，並常時斥責他的妹妹。在他看來，一切男性的

事物都是高一等的。」

「那，我敢信你要承認，」我對她說，「哈羅德在家庭中的地位必定是很低的。在他每次與妹妹爭鬧時，你有沒有袒護那兩個女孩子？哈羅德的父親整日不在家，我從哈羅德的談話，已知道一點事實。他對我說，父親公事完畢，在夜裏回家，常常喜歡你與那兩個女孩，但對於他，則因為他的行為不好而斥責。假如這個孩子能感覺他的父親已注意他的問題，至少能在他身上找出什麼需要改正的事情，那種情形就可以改善。假若他的父親能討論那孩子的問題和困難，這也可把哈羅德生活中的緊張情緒鬆弛。我曾與一個婚姻失敗的人談過，我知道，那個人的婚姻之所以失敗的緣故，直接是因他是那女孩子衆多的家庭的獨子。凡遇到這種事情，父親是唯一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做父親的可以幫助他的孩子，使他能夠和家庭中其餘的人更能合作。家庭中如果任兩個或更多的女孩常時與一個男孩爭鬪，那個家庭就不是家庭。」

「我已告訴過你，」我繼續的說道，「你的孩子已能改過自新。我要你明白他的事情，這樣，你纔能幫助他，使他獲得他現在記在心裏的目的。」

哈羅德的父母是我的教會的教友，每次禮拜，他們沒有不到的。但在不久以前，他們已



承認，他們對於子女的宗教經驗卻不關心。他的父親從不聽見過哈羅德說過一次晚禱。在早年的時候，他的母親會聽他禱告，但近來她對於這與她的孩子有密切接觸的禱告，早已不注意了。

我把那改善的必要方法指示他們。我對他們說：

『你的孩子初次與我在書室談話時，他已信賴上帝，並請求上帝幫助，使他能在校與家庭中做個好孩子。哈羅德現在遭遇了困難，除非在這一點上，你們能幫助他。尤其重要的，就是要他的父親對孩子的宗教進步有深刻的興趣。』

『我很感激你，因你要我們注意這些事情，』那父親插嘴說，『他的母親與我，都可以盡力依你的方法去做。不過，我恐怕我們這樣放任他，他就會更壞了。』

『假如你盡力幫助你的孩子，你了解哈羅德的心理，比我現在所告訴你的還多，』我對那父親說，『我以爲，如果我指明你知，習慣是怎樣的養成，你或許會獲得你的孩子整個生活更清楚的印象——不止是最近的一兩年，而是追索他早年的時期。哈羅德的早年回憶，我已告訴過你，從這種回憶中，你便明白我的意見。對於這種回憶的重要，我已形容給你知道了。』

我將哈羅德的回憶的大綱，寫成了幾份，給予哈羅德的父母各一份。下列的記錄就是我寫給他們的：

（第一次回憶）

我記得有一次我迷失了路。

我的父親……離開我。

他走開了很久。

我覺得孤寂而哭。

我走出……並向各處走。

我迷失了路，不能找着回到原地之路。

各人都在找我……他們帶我回家……與我談話……給我糖果……

（第二次回憶）

我記得隔鄰的孩子也走失了。

他的母親在哭着。

這件事是在我走失之前發生的。

我要哈羅德的父母注意那第一次的回憶，因此我對他們說道：「請看那第二行，「我的父親……離開我。」當然，這件事情，你與我都知道的，那時你把他留在醫院裏，而你自己則去看病人，你雖然留他在車上，但你已請了他一同乘車，作你的伴侶。而現在哈羅德對於這件事情是很記得，不過他仍然不明白其理由。如果你能向他解釋，你是有職業的，若病人來請，你必須去看病人，同時，你又要去應酬，那或許對他有幫助。這對於哈羅德雖然不是奇事，但倒可以使他免除「孤寂」的感覺。」

「還有一件他不明白而你也沒有向他解釋的事，那就是你不僅是離開了他，而且還離開了那兩個女孩。」

「請你們再注意哈羅德第一次回憶的第三行——「他走開了很久」。他從不會忘記你走開了這麼長的時間。他太思念你，因為他是很愛你的。假若你也能對他說，你離開了他很久，你也覺得思念他，因為你非常愛他。我向你作這種建議，為的是哈羅德仍然感覺你「離開了他。」

「現在請你再讀第四行——「我覺得孤寂而哭。」是不是哈羅德還覺得孤寂？因為他年紀逐漸長大，他不願他的妹妹看見他哭，你看見他苛待他的妹妹，就是他用以表現他的哭。」

我懷疑他的爭鬧就是一重烟幕，在烟幕的裏面是藏着一點東西的。你能不能遷就哈羅德，不使他覺得孤寂？你能請幾個孩子來和哈羅德玩耍，豈不是更好嗎？

「你可以看他第一次的回憶的第六句，「我迷失了路，不能找着回到原地之路。」哈羅德所講的事，是在數年以前發生的，但到了現在，那個孩子在精神上仍然是迷失了路，而且不能找着原路。他雖然與你們同在一間屋子裏，但你們兩個人還是要找尋他。我以為你是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哈羅德某一部份，你們是沒有找到。如果是找到的話，無疑地，你必是在哈羅德的心裏找到的。」

「在他的回憶中，我知道，「各人都在找我……他們帶我回家。」哈羅德總會知道，現在你已找着他，祇要你明白他在家庭與學校所做出的不良行爲，都是他逃跑的偽裝，而你們是他的父母，那就必須要去尋找他回來。」

「或許，」我繼續說，「哈羅德以我爲和他談話的那穿白衣服的人，雖然我在實際上是沒有穿白衣服。大醫生，我可向你建議，你可以選一日穿了你的白衣服，坐在醫院中，以人對人的態度和哈羅德談話，如此就可以使他覺得他的地位是與你的地位相等。你以爲怎樣？」

「我從沒有想到，」那父親回答說，「哈羅德的早年回憶會與現在他的頑強行爲有這樣

的關係。」

『許多人都有這種現象，』我說，『關於這一點，我雖然還沒有透切的研究，但我以為你們二人對於聖經都很熟識，你們必記得聖經中那個走失孩子的故事。哈羅德還記得，當他被人找着時，找到他的人就給他糖果吃。哈羅德以為給他糖果，就是表示找他的人找着他時的快樂。聖經中所載的故事，是敘述一個走失的孩子，在未到家以前，他的父親已不等他走近，就立刻走上前迎接他，摸着他的頸和他親嘴。我敢保哈羅德的心裏，無疑地，也有這種思想，他喜歡獲得父親的歡迎。我以為現在哈羅德已知道回家的路。的確，我可以對你說，他已走回家了，但我很希望，你們能給他熱烈的歡迎。我這樣說，並不是要你們不與你兩個女孩親熱。你們待遇哈羅德，必須要依他的心願來待遇他。』

我說到這裏，我覺得哈羅德的母親，受了我與他們談話的影響，感動得哭泣起來。哈羅德的父親把眼睛半閉着，忍着眼淚，但結果還是流下來。

『我現在還有一件事要說，』我對他們說道，『這件事情就是哈羅德對於隔鄰孩子走失的第二次的回憶。哈羅德特別注意說，這件事情是發生於他自己未走失之前。你要明白，哈羅德在未走失之前，已看見隔鄰孩子走失時所發生的事。他時時都記着，那孩子的母親哭

泣。但我現在所看見的，不是隔鄰孩子的母親哭，而是哈羅德的母親哭。哈羅德已知道別的孩子母親，因孩子走失而憂愁，找着就快樂。所以我以為你們二人都要歡迎你的孩子回來。你們以為怎樣？」

我不等他們回答，就走進諮議室隔鄰的圖書室中，我看見哈羅德已耐心地在那裏等我。他來看我，是因我叫他來的，而他的父母卻不知道我約他來。

「哈羅德，你走進諮議室來吧，」我說。

當他一踏入諮議室的門口，他的眼睛就流露驚異的樣子。而他的父母看見他的孩子進來，而上也露出意想不到的驚異。哈羅德已知道他的父母有什麼事情發生。他覺得他的父母對他的態度與以前不同，而不同的程度是怎樣，他又不能解釋。他的母親正在哭泣，他的父親一時還保持着不理睬的態度。我靜靜地走出那房間，隨手把門關上。在我心中閃出一句聖經中的話：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路15：24）

哈羅德的父親或者比這句話更好。他不管業務怎樣的繁忙，總在一星期中找出一兩次空閒的時間，晚間在孩子的臥室和孩子談玩一兩小時，在那裏哈羅德像是主人，而他的父親像

是客人。在這自由的空氣中，他們談到孩子的興趣與其他的問題，以及他靈性上的進步。從此他們彼此之間就做成了一種真正的友誼。那醫生每星期和孩子討論宗教的問題，結果他自己的靈性生活也因之而獲得進步。

哈羅德已不感覺孤寂，也不感覺被人忽略，而預備逃走了（這逃走的解釋是指精神上而言）；他覺得他是家庭中的一份子或是學校中的一份子。教師們也承認他改變了。哈羅德告訴他們，僅說道，他對於事情，已不如以前的見解……

我現在覺得哈羅德的母親來看我時，已沒有像從前那樣坐立不安的態度。

x

x

x

x

和謨茲（Oliver Wendell Holmes）曾說過，兒童教育是應該由他的祖父開始。遺傳是重要的，但如和謨茲所建議，則兒童的環境必更加重要了。無論兒童俗世的教育或靈性的教育，都宜及早施教。那以色列的聰明人曾說過：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22：6）

昆克爾（Dr. Fritz Kunkel）所著的『讓我們做一個常人』（Let's Be Normal）也說明兒童的行為與習慣，是怎樣在早年的童兒生活中養成。他說，有一個不滿三歲的孩子，父母

給他取名叫「Catherine」。但當管那孩子的保姆辭退之後，那孩子就患病了。他不肯進食，睡不安眠，體重減輕，面容慘白。從那孩子的病狀來研究，就可以追索他的保姆的行爲。那保姆是受了自卑心理的痛苦，而她的自卑心的流露，是因她相信自己沒有什麼能力，她照顧的孩子一經長大，她就免不了被辭退。她教養孩子的方法，是養成孩子變成了完全無能，但在孩子的父母看來，她這種教法，倒像是她自我犧牲與了解兒童的心理的特別證據。那個孩子在吃東西時，必須要她在旁邊服事他，睡覺時，必須要她在隔鄰的房間陪伴。甚至連他學走路，她也以許多的失敗暗示他，因此，他就變成了膽小，一點勇敢都沒有，除非保姆用手扶着，否則他一步也不敢走動。他在平滑的地板上尙能行走，但不敢跨過門檻。

昆克爾博士說：『破壞他的品格的原則：就是他從來沒有學習冒險的事。』

他走到門檻，就會呼喊他的保姆，而他的保姆必抱他過門檻。甚至玩弄積木，那保姆也擔保他成功。

對於矯正這個孩子的行爲，昆克爾博士曾把這種情形明白地解釋給那母親知道。於是她就改變她對待孩子的方法。某一天，她把這方法試驗，因那孩子站在他的臥室與他父母的臥室之間的門口，叫喊哭泣。



「那母親並不走來幫助他，僅以柔和的聲氣重復地說道，「自己走來，寶寶；你是大的孩子了。」在半小時內，那孩子沈靜起來，再過一刻鐘，他沈默地站在門口，時時舉起一只腳，想跨過門檻，他像是去冒險似的。那母親把頭垂下，看她的工夫籃，但等到她把頭擡起來，她已看見那孩子站在臥室的中央。如果那孩子的母親看見孩子能跨過門檻，就稱讚她幾句，這樣就把孩子慣壞了。她看見孩子面上愉快的表情，就知道孩子的心裏像唱着勝利的歌曲。但她明白如果她誇讚那孩子，則孩子每成就一件事，必需要母親的獎勵，所以她覺得孩子能跨過門檻，不宜視作奇事，應該要視爲一件很平常的事。那位母親這樣處置孩子，卻是很正當的。」

數個月之內，她獲得成功了；她已把孩子教訓好了，她能使那孩子獨自一人在屋子裏目爬自玩。他不肯吃東西的脾氣已經消除；睡眠也回復安靜，一切執拗的表徵——那孩子的不安——已逐漸克服。他已不爲自己的重要而憂慮。他現在已能和小朋友一同遊戲，很活潑地在幼稚園中讀書了。

凡對付過成年人心理與靈性的問題的人，都知道許多不能適應生活的成年男女，其所以

有此不良的習慣，都是因他們在童年的時候養成的。我曾看見許多甚至已有子女的男女，他們的生活完全依靠父母，若父母死了，他們就依靠兒女。

有許多人的屬靈生活，與俗世生活，都是依靠別人的。這裏有一屬靈生活的門檻，每一個孩子都需要受訓練，去跨過這一道門檻。若一個孩子能跨過這門檻，則他或她已進入了一個宗教的經驗，而那宗教的經驗，就是他或她自己的經驗。這經驗就是對上帝與靈性的現實認識，是一種直接而又真確的經驗。

教孩子認識上帝的事情，無論孩子的年齡多麼小，都可以開始教導。甚至在孩子未達到懂事的年齡以前，做父母的也可以開始訓練兒童的靈性生活，即每晚在孩子睡在牀上時，朗誦禱文一節給他聽。簡單經文句節，在孩子未開始學唱『兒歌』以前，做父母的即可將這些經句灌輸到兒童的心裏。睡前祈禱，乃是培養兒童靈性發展的絕好機會。這一種禱告，在兒童的心裏很快的留有深刻的印象，但如果父母的一方或雙方，重視禱告的生活，或輕視禱告的生活，則孩子的心裏也很容易留有這些印象。成年的人往往回憶幼年時對宗教所獲得的印象；父母的一方或雙方，對宗教態度的虔誠，或不虔誠都能影響兒童將來對宗教生活的態度，而成成年人在幼年時所獲得的印象，即使不是整個，也可以局部的影響他們的靈性生活；

對屬靈的生活，能活動或不活動。

兒童的品格，是以他們父母的品格來作模範，所以兒童的本身卻沒有所謂他們自己的行為。假如父母教他們禱告、禮拜，他們祇能照父母所做出的樣子作出，沒有自動地參加這種禮拜，則他們的宗教僅是學習父母的模樣，而他們所得到的宗教經驗，祇不過是從他人得來的宗教經驗。每一個教民，對於靈性生活的活動，都宜以自然的發動為目的。兒童可以自動的學習讀書、寫字、與遊戲，所以他們也可以自動的學習禮拜，如果他們確知道父母許可他們學習，他們對於禮拜和禱告必會練習得更好；但這祇是一時的。無論男孩或女孩，做學校的功課或遊戲，或靈修的事情，如果老是靠父母指導，或僅學習父母的榜樣，那是不會做得頂好的。祇有自己覺得有獨立的思想，而又不與父母愛的關係分離，對自己有信心，對父母亦有信心，而且又能對父母有互相同情的了解的孩子，纔能與上帝作自由地與獨立地直接交談。

父母能使孩子的心中有上帝與他同在，則孩子得了這種宗教教育，就如得了一位永遠同在、同情、了解、全能的朋友與保護者一樣。這種宗教教育，對於孩子的品格，在道德上與靈性上的發展，都會獲得效果，同時又能使孩子有一種穩健、平安、與內心有力量的感覺。

有一次，有一個做母親的走來看我，請我指導，因為她有一個六歲的女孩，名叫玫瑰，夜夜驚醒，恐懼地哭喊起來。這個孩子有這種惡夢，時發時止，已有一年多了。我們研究這孩子早年的事情，我們倒找不着任何使她有惡夢的理由。這個女孩是一個很聰明的孩子，而且是依時到主日學讀書的，所以我敢信宗教是可以救治她的。

某一晚，當我和她的父母一同吃飯，我會與那女孩子談話。我對她說：

『玫瑰，我有一些祕密的事情，要和你討論。』

我知道小孩子是喜歡聽神怪的事情的，所以我向她耳邊細聲地說道：

『你發惡夢時，你作了些什麼呢？』

『媽媽說，我呼喊起來，從牀上跳起，並走到下面的客室裏，』玫瑰細聲地回答我。

『這不過是你的媽媽說，』我插嘴問她，『你知道自己所作的事麼？』

『不知道，』玫瑰回答說，『我不知道，直至媽媽走到我的身邊，我纔覺得不害怕。』

『如果你的母親整晚的陪伴你，你也許沒有這種惡夢，是不是？』我問她。

『你怎樣知道呢？』她問我，仍然是細聲細氣地說。

『噢，我知道的，』我回答說，『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玫瑰點點頭，微笑地承認。

『但你的母親不能常時伴着你，是不是？』我問她，『你要她減少睡的時間嗎？』

『是的，』那孩子回答說，臉上露出勉強承認的樣子。

『玫瑰，你是明白的，』我說，『你爲什麼有這種惡夢，這個原因之一，就是因你要你的母親在夜裏醒來，看護着你；但你不知道你的母親愛你。如果你真的有了病，在任何的時間，她都情願犧牲整夜的睡眠來看顧你。但在你不是真的需要她的時候，如果你不讓她在晚上得到休息，那豈不是不公平嗎？你的父親也時時爲你驚醒。』

玫瑰聽了這句話，微笑起來，說道：『最好媽媽在晚上陪伴我，爸爸可以睡覺。』

『玫瑰，你要明白，』我說，『你現在已逐漸長成一個少女了。今年你要進學校住讀了，人長大了，就不需要母親在夜裏陪伴的。』

我略停了一停，繼續的說道：『玫瑰，我有一首小詩，我喜歡你讀給我聽。』

我拿一張小卡片遞給她，在卡片中印有一節聖經的金句，我知道她能夠讀這印好的字句。

她慢吞吞地讀：『他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羣，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賽40)

『玫瑰，你可否告訴我，』我說，『誰是那好的牧人？』

『耶穌，』她回答說。

『祂怎樣待祂的羊？』我問她。

『祂用膀臂抱牠們在懷中，』玫瑰回答說。

『牧人抱着牠們，牠們會遭遇損害嗎？』我問。

『那不會的，祂可以驅除一切有害的事情，』她回答說。

『那末，玫瑰，』我說，『你的母親聽了你的禱告，並在夜裏替你蓋好被，那就是她愛護你了，她雖然睡得遲一點，但她必須要休息的，在你們睡的時候，那好的牧人必會看顧你和你的母親。現在你已明白那好的牧人會保護你，那就不需要叫母親來陪伴你了。我要你記牢這卡片上的經句，知道那好的牧人是用祂的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的。每一晚，在你未睡以前，作了晚禱以後，我要你在將入睡之時連續地說，好的牧人，今晚請你看顧你的小羊，而祂就能把你放在祂的膀臂中保護你了。』

這個意見玫瑰很注意，同時她對於我的建議已經接受。那一晚上，當她上牀睡覺之時，

我站在她的臥室的門口，我聽見她說，「好的牧人，今晚請你看顧你的小羊。」

每晚在臨睡的時候，玫瑰都說這一個禱告，自此以後，她夜裏的恐怖就完全消除。在數月之內，她並沒有發過一次惡夢，在日間她比以前更快樂，更聽母親的話。

X

X

X

X

如果那屬靈的經驗能平靜和安慰小孩子的心，則那種經驗在孩子長大成人之後，就會變成一個產生力量的源泉。凡過了大半世的生活而沒有明白他們在童年時所受的宗教教育的人，一旦遇到了危機，他們在早年時所得到的宗教經驗，就會回憶起來，給他們幫助。這正如一個在童年學會了游泳的人，雖在成年後二三十年中未曾練習過，一旦因意外或船破而跌在水中，他就會自然的運用他早年的經驗，運用他在童年時學會的游泳技能，使自己不致沈沒，直等到有人來援救纔止。

某一晚，我在醫院中與一個病人談話，那個病人是我教會中最活動而且對宗教最有興趣的人。他因患了一種非常痛楚的疾病，近日已逐漸痊癒了，在病中，他曾作生死的奮鬥。因此，他對我談及他的經驗：

「我以爲沒有一個人能忍受像我前三星期中所受的痛苦了。在最痛楚的時候，我已預備

放棄一切，但你知道在這時候我得到什麼幫助，使我有力量把握我自己呢？」

「請你告訴我，」我說，「我很高興聽你的話。」

他說，「這就是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從母親學得來的聖經中的金句。在我覺得最痛苦，極需要它們的時候，它們都一句一句地使我回憶起來。這就是上帝降臨的實現，這種經驗，我在小孩時即已知道，所以我能藉這經驗而渡過那可怕的痛楚。」

×

×

×

×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這些話在成年人的經驗中往往是得到應驗的。在童年時受過公正、誠實、忠厚、坦白、有禮、虔敬、尊重別人的權利的訓練，則在成年後的生活與品格上，就會把這種種的美德表現出來。

父母對子女宗教的發展缺少興趣，不特影響了子女的宗教教育，同時對於俗世的教育也成了問題。凡以自己沒有忽略子女俗世教育的父母，則他們對於子女的宗教教育必定多少有點冷淡。他們雖送子女入主日學，但對於子女在主日學裏學得些什麼，或到底他們是否明白把所學得的宗教教訓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現出來，他們多不願化費一點時間去查問一下。

有許多做父母的不時走來看我，並對我說：「我們對於子女在主日學讀書的事情，是不



能過於注重的。他們覺得在主日學讀書，得不到什麼，所以我認為我不宜強迫他們入主日學。」

的確，這種情形是不錯的，在這國裏有許多主日學都是沒有優良的教師與完備的組織，可是那根本的難題卻不在這一點。男女的孩童很容易受家庭的態度影響，如果做父母的不注意子女的宗教經驗，或對自己的屬靈生活不發生興趣，則他們的子女也照樣的不注意，同時子女的言行也學了父母的樣子。

沒有一個做父母的會走到日校，對校長說：「我不能管我孩子在學校讀書的事。他不要上學，因此我就認為我不宜強迫他上學。」

祇要做父母的多數主張給他們子女有適當的靈性教育，他們就能夠達到這目的。現在中學與大學之發達，就是因為做父母的多數要他們的子女受這種俗世的教育而促成的。

為父母者何以對日校的態度與對主日學的態度不同？這個原因，就是因他們覺得日學的教育對孩子將來的幸福有絕大的重要，而視宗教教育為不重要的事情。

做父母的，無論何人，都沒有剝奪子女享受宗教的安定與加强的力量之權利，因為這種宗教的力量甚至在小孩子的生活中也能運用的。在初期訓練孩子的品格，最要緊的就是使孩

子與耶穌基督崇高的品格勢力接觸。在童年的時期，孩子的心很容易接受聖經中的道德教訓，同時又容易接受聖經中崇高的屬靈使命（知識）。這種使命的意義，孩子雖不甚明白，然而在他們的生活中，已把這種使命記牢，到了相當的時候，它們就會變成屬靈力量的豐富源泉，當他們長大成人之後，這種力量就會幫助他們，使他們在社會中成爲有用的和有價值的公民，並變成上帝所喜悅的男女。

## 第八章 悔罪與赦罪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雅 5·16)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我們若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 1·8—9)

「上帝阿，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路 18·13)

「惟有我爲自己的緣故塗抹你的過犯，我也不記念你的罪惡。」(賽 43·25)

「我向你陳明我的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詩 32·5)

「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詩 103·12)

「你們的罪雖像絨絨紅，必變成雪白；雖紅如丹顏，必白如羊毛。」(賽 1·18)

「你的罪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回去罷。」(路 7·48—50)

我接到某女子寄給我的一封信，要求立即會見我。這個女子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女子，容貌與頭髮都很美麗，年紀約三十一歲，她開始與我談話時，言語間很是唐突，她好像與一個熟人談話一樣。

「我是一個德國人，」她說，「而我的丈夫也是德國人。他是大銀行的警衛隊長，而那個銀行是猶太人開辦的。我告訴你這件事情，」她說，「我想你必能救治我的毛病，我所患的病就是恐懼。我一生都是爲恐懼所控制。這毛病的發生，」她說，「是在三年之前。在十二個月中，我曾每星期往免費的精神病院診治過數次。我和那醫院的主任醫生祇談過三次話，而每次的談話，祇不過五分鐘至十分鐘。診察我疾病的人，大都是醫生的助手。在紐約城中，我也曾看過許多其他的醫生。」

「你看過多少醫生？」我問她。

「唉，我估量在前三年中至少看過了二十個。」

「我很可以假定的說，你是不肯遵照醫生吩咐的，」我對她說。她沒有回答。

我立即覺得一個病人東找醫生，西找醫生，是沒有復原的希望。她今日找我，明日又可找別人。

她繼續對我說道：

「當門鈴響起來的時候，我總是驚懼。至於電話的鈴聲，我聽見了，也恐懼起來。我恐怕我會因心臟病而死。我的朋友中，就有一个人近日因患心臟病而死，自從我聽見這件事情

之後，我的心中老是記掛着。在晚上，我躺在牀上睡不着時，總想到我的心臟有病。我初時覺得心跳，以後就有一種窒息的感覺。在那些時候，我敢信，我的運命已注定暴死的了。有時我又有一種想像，以爲我的丈夫在夜裏死了，如果他躺在牀上完全不動，我就會起來摸他一摸，知道他還是活着，我纔放心。我怕單獨一個人住在屋中，我也怕單獨一個人出外。坐公共汽車、電車、火車，我都有點害怕。」

「醫生說你有什麼病？」我問。

「醫生大概都說我有神經病，叫我學習怎樣控制我自己的神經。」

「我也怕我的妹妹。如果她不來看我，我就爲她憂心，不知道她有否遇到意外的事。她是否患病？她已遇到了意外的事情嗎？她爲了什麼事，使她不能來呢？假如她來了，我又覺得非常恐懼。因爲恐懼過甚，所以我常藉口有點要事，戴上帽子，穿上外衣，走到外面幾分鐘。到公寓中找一個朋友，和她一同出外散步，十分鐘之後，纔回家和我的妹妹談話。我的妹妹走了之後，需要經過幾個小時，纔能使我的神經緊張復原——我實在怕她。」

「你爲什麼這樣怕你的妹妹？」我問她。

我怕她，爲的是恐怕她告訴那猶太銀行的主持人，說我們是德國人。猶太人是抵制德國

人的，他們知道我們是德國人，那末，他們就會把我的丈夫辭退，如此我的丈夫就會變成失業了。」

「爲什麼你的妹妹會把這事告訴他們？」

「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我是很怕這一着。我不信她會作這事，因爲我現在還扶助她。我又怕別人告訴那銀行的經理，說我的丈夫是德國人。那種恐懼老是存在我的心中。」

「我還有一件事情告訴你。三年以前，我的丈夫的一個兄弟也是暴死的。這件事情使我的丈夫很受驚嚇，他祇告訴我這事，並沒有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他不肯把這事的內容告訴我，是因我在那時候已有點精神病，雖然那時候沒有像現在這樣嚴重。我的丈夫自從他兄弟死後，卽做了基督徒。」

「那末，這事對於你的丈夫有什麼影響？」

「他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他否把他以前的事告訴你？」

「有的，他承認有兩次的事對我很不忠心。我有一次回德國旅行了六個月，當我離開這裏到德國的時候，我丈夫就對我不忠實。爲促進健康起見，那醫生叫我回德國旅行一次，但

當我回來時，我的神經病象還是與我離開時一樣。」

「你在德國有沒有看過醫生？」

「有的，我至少看過三個醫生。」

「他們說的什麼？」

「大概都是與在美國的醫生告訴我的相同。」

在她初次與我談話沒有結束以前，她對我說：

「我還有一件頗奇怪的事要告訴你。有時有些朋友走來問我，「現在什麼時候？」我看一看我的時鐘，我就說道，「十二點二十分。」當那個人去了之後，我再看我的時鐘，我纔知道祇有十二點十七分。於是我便覺得很不舒服，非等到我再向那個人說，「我很抱歉，因為先前告訴你是十二點二十分，那是不正確的。你在問我的時候，那時正是十二點十七分。」這樣我纔安心。」

在第二次會談時，她頭一句話就說道：

「你還記得你問我童年的事情的那件事嗎？在那時候，我告訴你，這是我五歲時候的事。但我很抱歉，我說錯了，這不是五歲，而是四歲半。」

「唉，」我說，「四歲半與五歲有什麼關係？」同時我又想起前次她對我說關於時間準確的那段話，我再對她說道：

「十二點十七分與十二點二十分有什麼緊要？」

她說：「我也以為沒有什麼緊要，不過這倒使我很不安樂。」

「我很關心這一件事情，」我繼續的說道。「在我看來，這倒是你給我的參考材料中最重要的材料。你為什麼這樣焦急要證明你不說謊話？我以為有許多人往往對於小事非常誠實，惟恐引起別人疑心，這反顯出他們想利用這種誠實來轉換別人的注意，以免別人看出他們生活中某種重大的不誠實的事或過失。請你講下去，」我建議地說，「請你坦白地將你以前所講過謊話告訴我。」

她很嚴肅地看着我，並回答說：

「據我所知道的，沒有什麼。」

於是，我就決計用旁的方法問她。

「你有什麼事情被你的妹妹所知道而你的丈夫不知道的？」我問她，「你有什麼事被你的妹妹知道或懷疑，因此你恐怕她會告訴你的丈夫？」



她再回答說：

『據我所知道，沒有什麼。』

我相信，無論如何，我已達到她問題的難關，所以我對她說：

『我覺得你丈夫的兄弟突然死去的時候，你大約就開始有恐懼的毛病。』

我這一句話引起她很不安，同時她就說道，她覺得有點昏暈，從這一點，我已看出她的心意，知道她內裏的心事。

『你和他很相熟的麼？』我問她。

她回答我時，更露着不安的樣子。

『是的，很熟，很熟。』

『現在請你告訴我，』我說，『當你的丈夫向你認罪時，你有沒有覺得你也應該向他認罪，告訴他你以前的錯行？你在夜裏未睡着之前，你有否時時懺悔你的罪？你的丈夫已有基督徒的經驗，你對於這事，你的心裏是否常覺得不安？你是否現在情願放棄一切，以尋求上帝的赦免，並從上帝的赦免而獲得平安，將你生活中的恐懼除去麼？』

『我當然很願意，』她回答說，開始哭泣了。

『你與你丈夫的兄弟有不正当的關係，是少年以前的事，六年還是七年？』  
『大約六七年之間。』她說。

說了這話之後，她就坦白地完全認罪。她丈夫的兄弟去世，使她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擊，同時又因她丈夫的悔改，向她懺悔以前的罪，更使她的精神受打擊。她自己常時都想向他認罪，但恐怕說了真話反為不美。她的心事不能向別人說，所以這種抑壓着的犯罪思想和內心的緊張就時時的壓迫她，而她也過着老是說謊的生活，爲了使別人相信她，她就非常注意誠實的問題。

在她未患精神病三年以前，因她與丈夫的兄弟有不正当的關係，在那時候，她的心裏已存了恐懼被人發覺的思想。這一種恐懼心是自然的，而且也是正常的。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她會希望過她丈夫死。但是她認這種希望人死的思想是犯罪的，所以她就這種思想抑壓在下意識裏，惟是這種被壓下的思想，日久便變成了非常的恐懼；恐懼丈夫會在任何的時期死去。在她夜裏起來摸她丈夫，以便知道丈夫的死活，在這一件事情中，就可以獲得解釋了。抑壓着正常的恐懼，便釀成非常的疑懼與內心緊張，結果即發生嚴重的神經病。

我請她與我一同跪下來禱告，叫她請求上帝將她以往的一切罪惡抹去。她回答說：

「我不能夠。我不能高聲作禱告。」

「最低限度，你總可以說，『求上帝憐恤我，這個罪人，』」我建議說。

「不，」她說，「我不能說什麼，一個字都不能說。」

她這樣固執，完全是因她以前已養成了這固執不肯承認她告訴我的事情的品性。

「我很懷疑，到底你能否獲得上帝的赦免與平安？除非你能作高聲的禱告。」我對她說，「上帝的赦免與平安，是可以立即賜給真心悔改的人的。祈求赦免的人的坦白，是要與接受請求赦免的人一樣的真誠，纔行。」

突然間她放棄了固執的態度，坦白的作認罪與悔改的禱告，在禱告時，她的說話常爲哭泣的聲音間斷。她祈求上帝赦免她，因爲她違背結婚時的誓言，對丈夫不忠，惡待妯娌，違反上帝的聖律。她的痛悔是很沈重的。在她禱告完畢之時，我再叫她感謝上帝，因祂赦免的恩典與平安已賜給她了。隨即我也爲她大聲地感謝上帝。

當我們站起來的時候，她的泣聲已停止了。她坐在椅子上休息。一切的精神緊張已消除了。上帝赦免的治療力量已帶了甯靜與平安給了她了。於是我就將上帝給予聖保羅的信息指示她：「我的恩典殼你用的；因爲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12：9）同

時，我再向她解釋，藉着神的赦免，上帝的恩典已賜給她了。

我將她的犯罪心與恐懼心的關係，解釋給她聽，同時我又保證她，她可以逐漸克服那久已使她受痛苦的憂慮，她總有一日能說像保羅所說的話，『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林後 12·10）到了相當的時候，她品格中的最軟弱點，就可以藉着上帝的幫助而變成最剛強之點了。

這個女子自從到我的教會，初次會訪我以後，在四五個月內，她不但能在都市區任何的部份單獨一人在地道與公共汽車旅行，做三年以前所不敢作的事，而且又能圓滿的解決她家庭的一切的衝突。

我與她談過幾次話，我覺得她已逐漸痊愈了，以前的恐懼，非常的憂慮，內心的不安、心病、以及由抑壓着的犯罪心發出來的其它病徵、都已消失。她現在已享受着正常而快樂的生活。我現在將她認罪數星期後寫給我的信的一段錄在下面：

『我現在比前時的確快樂得多，因為基督已真的與我同在。後來我也明白精神休息，內心就獲得平安的意義。你指給我的那幾節經文，我時時記着，而那幾節經文對於我很有幫助。我更要感謝你，因為你已把基督帶到我的心裏。』

以基督的直接經驗來改變一個人的品格，那是再好都沒有了。所謂「歸正」那個宗教詞語，不過是靈性長進程序中的起點，由這起點逐漸達到基督的品格的頂點，以克服生活中一切的罪惡。

當耶穌過着人的生活時，祂就把生活中的黑暗與不健全的品格除去。這裏還有一個要點，但這一要點，凡反對宗教的精神病醫生往往都把它誤解了。他們的意見完全與著名精神病醫生榮博士的意見不同。即使那對宗教無所可否的治療精神病的醫生，不論他們對自己沒有強烈的信心，大概對於信心治療的力量，都知道得很少，或竟完全不知道。他們對於病者因得牧師屬靈的幫助，而逐漸痊愈的事實，大都表示懷疑，尤其是對病者祇與牧師會見幾次，即得到內心的更新，並隨之而獲得生理上的痊愈，更表示懷疑。

犯罪的心，如果深深的被抑壓，則可以釀成各種精神的與肉體的病象。有一個大學生，年齡二十三歲。曾走來看我，訴說他受了很大的肉體痛苦。每當他外出時，他在街上步行，他的眼目就有點昏花，耳中有擂鼓似的聲音作響，隨即就有一種昏眩的感覺發現，使他受不了。他曾經請醫生診治過，但醫生根據這種徵象，卻找不出任何肉體上的病源。

又有一個女子走來看我，說她在十八個月中，常患消化不良的毛病，但屢經醫生檢查，

每個醫生都說她沒有消化不良的病象。

還有一個女子，因左肩患神經炎，經醫生治療許久，沒有進步。她會施用過熱力治療十個月，結果得不到功效。

第一年的醫學生對於精神病的病徵很是迷惘。

在上面所述之四病人，他們的精神與肉體病徵的發生，是由於抑制犯罪心而起的，但他們經過認罪，並接受上帝的饒恕之後，如上面我所說的那患恐懼痛苦的女子一樣，他的病徵就可以立時消滅。這一切的肉體病象，不過是心靈有病的反映，在一星期至八星期中就可以完全除去。

有些病者，他的病象往往不與抑壓着的犯罪心聯繫。所以有時我們需要與這種病者會談多次，然後纔能使他明白這種關係。

我認爲病者若延誤時候，不肯從速在認罪與赦免中找救助與治療，則他的精神與肉體上的損害必更重大。兩年以前，有一女子走來看我，在她初次與我談話時，她就坦白地認罪。她在紐約結婚已經有二十年。她的丈夫在紐約商業範圍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們沒有子女。她在未與這男子結婚前二年，曾生了一個兒子，但是與這男子結婚之後，二十年來，她都把

這件事實，祕密地瞞着他。她的兒子住在南美，她常時與他通信。他們二人的信件寄來與寄往，都是由第三者經手，因此，她的兒子全不知道母親的名字與住址。她將兒子的小照給我。這個孩子是一個很英俊的青年人，並在南美某大學讀書。他的名字還是用他母親從前給他取的名字。

二十多年來，這個女子常時存着恐懼的心；惟恐她的犯罪祕密被人發覺；惟恐她的兒子知道她的真相，走到紐約來看她；惟恐丈夫會看到她兒子寄來的信；惟恐別人知道她這件事情而宣佈出來。在每一晚上，她未睡熟之前，她的最後思想，就是恐懼被人發覺她的祕密，所以到了每日的早晨，她就覺得胃腹絞痛。

她受了這種精神病的痛苦歷二十年之久，纔走來看我。因我曾在精神病院做過護士，所以與她初次會談之後，我就知道她的認罪已太遲了，而她的精神病已露出顯著的病象；她告訴我，每當她與丈夫坐在影戲院看戲之時，她就覺得好來塢的當局已知道她的祕密，並已把她的祕史攝成影片，在她面前開映；所以她看了不久，就感覺非常痛苦，只得找點藉口向她丈夫說明，離開戲院。她不願聽無線電播音，因為每日所唱的流行歌曲，都是鍼砭她的生活的。她相信每次同她一齊趁公共汽車的人都在議論她，雖然他們與她完全不認識。

我與這個女子談論，上帝不但願意赦免以往的罪，而且更能使她忘記了以往的罪。不幸她的精神衰敗得這樣快，所以我貢獻她的意見，似乎都不能獲得幫助。她時時都想到自己會被好萊塢所害，連續的問我，到底我與影片的事業有沒有關係，或詢問我會否將她的任何秘密事情告訴攝製影片的人。這個女子現在已在病院中治療了。我敢信，如果她在抑制着的犯罪心未嚴重損害她的精神之前，即向上帝認罪，那她的精神病就可以立時獲得痊愈。

榮博士(Dr. C. G. Jung)對於精神病由認罪而得到的幫助和成效，很是注重。他說：

「在人類的中心顯然有一種良心，這種良心在人不論何地，何時，作錯了事，並且不顧廉恥，自暴自棄，不以人視自己的時候，就會嚴厲地處罰那人。直至他能做到以一堵難以貫穿的牆，把他自己從感覺他是人中之人的生活經驗中隔開。……因為我們一切的人多少總是保守着我們自己的祕密，我們不特不能藉認罪的方法，以彌補我們與人隔離的深淵，反而選擇了虛偽與瞞騙的手段。」

因為繼續的抑壓犯罪的心，就會發生許多嚴重的疾病，所以要救治一個人免陷入嚴重的精神病，那就必須給他有精神上的甯靜，因為心靈的平安與自信，對於精神與心靈的健康，都很重要的。



有一點，我們必須要記着，當一個人處理犯罪之時，他不僅需要尋求上帝赦免，同時也需要要求自己赦免自己。他自己對自己的意思，比較任何人對他的意見更爲重要。托洛(Thoreau)說：『公共的意見，如果與我們自己的私意相比，僅不過是軟弱的壓制者。』我們對自己所想的什麼，對我們自身的安甯很有影響。自輕與自厭就是自卑與恐懼心的來源，而自卑與恐懼心乃是有害於人的生活的。

每一個人，如果因自己作了錯行，不論對自己不起，或對別人不起，他都會責備自己的。在這一章裏，我所說的病人，每個病人所患的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大都是由於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自責而起的。所以這就需要我，不特指導這些人求上帝的赦免，同時更需要我勸說他們，使他們能夠饒恕他們自己。

凡已被赦免的罪，同時，就應要把它遺忘。

有許多的男女，他們的靈性進步被阻，往往是由於回顧以前的罪。這種人我是不遇到的。凡已被赦免的罪，就不應重新悔恨，如果不時悔恨，那就大錯了。一個人總是喜歡尋想以前的事，把以往的失敗，向別人訴說，習慣了向後看。但這一切的習慣都是損害靈性生活的。

幾件重要的事情：

關於須要忘記已被赦免的罪的問題，俾拆·窩德·亨利 (Henry Ward Beecher) 已說了  
『有許多人在一生中，大半的時候都是用悔恨他們以往的罪和他們的犯罪心。爲什麼你不悔恨呢？若一個人已經懺悔他的罪，那就夠了。懺悔之後，就宜把它們除去，不必像木乃伊那樣保存在心裏。你若做錯了事，同時已把那錯行找出，並且把它們改正，凡與人有損害的錯行，你已盡力地矯正，那你對於罪的責任就完了：你用不着再追悔以前的罪。』

又有一次，他論到重複悔恨已經懺悔，並經赦免的罪的行爲，他說，這一種行爲：

『僅從哲學的立場來看，不但是虛偽，而且非常的有害，同時又不實際。對於身體，我們尙且不許人這樣做。有許多從戰場回來的人走來看我，並將他們受傷的地方指給我看；將繃帶拆開，叫我看他們的傷口。我對於這種人是非常厭棄的。又有許多人，爲證明他們的虔信，就時時追悔他們以往的道德上的創傷。』

史蒂芬孫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對於這一點，亦有一良善的忠告：

『切不可讓你的心懷寄託在你自己的錯行上。你的錯行已成了陳蹟。良心若有了病

的感覺，你就須要使役它，但不能縱容它。最主要美德之一就是不干涉他自己。」

假如有人寫一本現代的天路歷程，並將一些現代的基督徒的生活描寫出來，則那本書也許會記錄了那基督徒每日回來另看到別的罪惡淵藪。我們尚須跟隨本仁著的天路歷程中的基督徒的榜樣，因為他的眼老是向聖城望着。我們應該堅決地面背着我們的軟弱，轉而把眼看着上帝的力量，如此我們的心就可以有聖潔與勝利的思想。如果我們願意，我們不僅是求上帝屬靈的賜予，同時要接受上帝不要我們代價的賜予，這樣我們就可以獲得我們所需要的力量 and 指導。

耶穌曾警告我們，叫我們不要向後看，祂說：『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  
(路 9..26)

聖保羅也響應主的話，所以他也說：

『我只有的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3—14)

聖經應許我們，上帝不僅是赦免我們的罪，而且永不記着我們以往的罪。

『惟有我爲自己的緣故塗抹你的過犯，我也不記你的罪惡。』(賽 43..25)

『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耶31：34）

『你將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後。』（賽38：17）

悔罪與赦罪包含三種要素。第一就是痛悔前非。當我們悔改的時候，我們要悲痛地承認我們冒犯上帝的罪，並承認我們作了對自己與對別人的錯行。我們又要承認上帝判決罪惡的公正。我們最不好的就是不肯承認自己的過失。我們總把自己的過失推到別人身上，如創世記的亞當所說的一樣：『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喫了。』（創3：12）我們對於自己的罪，總是以那罪是不可避免與不能逃避的爲藉口——經過這罪惡，人類就可以向上進取，以達到較高的發展。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因爲我們人類的獸性影響，或找到一個最後的藉口，將這過失推到上帝的身上，並說出奧瑪·開儼（Omar Khayyam）的詩：

『您是創造宇宙的主宰，

卻造了那蛇在樂園裏：

因此，一切罪惡就污了你的面。

——你雖饒恕人——但你是咎由自取！』

若我們真正的悔改，那我們就要承認我們罪的責任，並要自己擔當這個責任。我們可以引用耶穌的比喻中那稅吏的說話：『上帝阿，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們帶着慚愧與悲傷的心懷從罪中轉向上帝。

第二，如果我們真的悔改，我們就要接受上帝的赦免，在我們認罪之後，我們要相信，我們已獲得上帝的赦免了，從此上帝就不咎我們以往的罪。我們完全悔罪之後，上帝赦免我們。我們不必等待上帝的赦免。上帝的赦免是立時可以獲得的。當上帝赦免我們的罪，祂對我們的思想與行動，並不是拿我們以往的罪來作決定。這不是說，我們因犯罪而獲得的一切刑罰，就可以立時赦免。因罪而引起的肉體與精神痛苦的後果，也許還會遺留着，但我們對這種後果的態度就改變了。它們已不是處罰，而是變成感化我們的力量。上帝的赦免又能開闢了一條大路，使上帝的恩典與權力流入我們的生活，同時又可以使我們抵抗道德的衰敗，創造生命與行為中的新品質。

第三，對罪行的賠償或修補，是悔罪與赦免事情中的一重大部份。一個真心悔罪的人，藉上帝的幫助，就要預備對以往的罪行，作可能的賠償。盡其力之所及，改善他以往對別人與對上帝的錯行。凡以前所作的事，與別人有害，對不起別人的，或疏遠了別人，都宜寫信

給他們道歉。這也可以說，凡他以非法的手段獲得來的錢或不應得的尊榮，都宜作補償或放棄。

在某幾種事情中，他也許覺得他的能力不能賠償。

卽如依略特佐治著的小說，『亞當比得』(Adam Bede)內中一段情節一樣：當亞搭爾(Arthur Donnithorne)回到木匠亞當的面前，並懇求他饒恕因他污辱與毀滅亞當所愛的人赫德索勒爾(Hetty Sorrell)的罪時，那木匠說：『先生，有一種損害是不能夠補償的。』

但卽使是如那小說家所描寫的那麼嚴重的罪，也能用賠償或修補的方法來補救。卽使我們對於因我們犯罪而被害的人，已不能給予補償，那我們也能對社會與上帝作補償，將我們一切的力量奉獻於上帝，以促進公義，將我們的餘生，靠着上帝的幫助，盡力爲人羣服務，保證以後的生活永不虛空。

爲什麼人的心裏有一種驅使人認罪的力量？用不着說，這就是由於人的良心驅使——那內在的勸告者是代表了較高的『我』與上帝說話，並嚴斥我們的錯行。一個醒覺的良心就能使不肯認罪的人受痛苦。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就有這樣的一個顯著的例子。這件事情的發生是在密蘇里(Missouri)的法明吞(Farmington)。這段新聞

記載如下：

「一個五十歲的農民胡夫亨利今日自首承認，他在三十一年前，殺了一個鄰居的青年。

「在一九〇四年五月二十四日，有一個青年名美以斯亨利，騎在馬上，在公路上跑，而胡夫卻攔截他。因此彼此爭執，而胡夫竟用鎗把他擊死。

「當胡夫到有司自首之時，他們都說，他們不知道這一件罪案。當他們將案卷查考了之後，他們纔發覺這一個案件已列入未解決的案件之一。」

在這段新聞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如此：

「胡夫說，他被良心譴責，痛苦不堪，而且又不能入睡，因此被迫而來認罪。他拒絕一切預審的手續，並希望儘速判決他的罪。」

紐約時報登出了這新聞一年之後，又登出了另一個殺人犯自首的新聞。這一次，自首的人是一個芝加哥人，名字叫科爾，年六十四歲，走到司法當局自首，自稱在三十五年前殺了他的兄弟，現在出來自首，是因爲良心的痛苦。他認罪最重要的部份，就是他結尾的幾句話：

「在審判時我也出庭。我聽見他們宣判我兄弟之死是意外的事。我把這件事情秘密

地鎖在我的心中已三十一年了——但我不能忘記。我常時知道，我總有一日會說出來的。」

亞諾爾特馬太著的『透利斯探』小說 (Tristran & Isoult) 中的兩句話是怎樣的真確：

心中有祕密，

永遠不平安。

這種受精神痛苦的人，若要獲得內心的平安，唯一的方法，就是認罪與赦免。

認罪的意思，並不是僅向某一個人宣佈自己的錯行。這也許是一種近於標榜或誇張的行為。有一些人盡力避免認罪的重大代價，祇向那與他犯有同樣的罪，無論如何不會斥責他的人，談及他們的罪。認罪這兩個字，以宗教的意義來說，凡向別人認罪，而不向上帝的使者——牧師認罪，則不能認為認罪。無論他是以社交的方法，如向一位朋友說明，或以專門職業的方法，如向一位醫師或律師說明，都是一樣的。這種人即使將他的罪向一位牧師說明，但在實際上卻沒有把他的罪告訴上帝，即使他告訴了上帝，但他不願向上帝認罪。

醫師與律師雖然能幫助人解決表面上的痛苦及糾紛，然而他們對於人的精神痛苦就不能救濟，或指出所謂俗世的品行的道德之重要。因此凡將他的創傷給與別人看，而不給與心靈



的治療者看的人，祇能得到俗世的檢查與俗世的治療。

有些人以為在牧師面前認罪是不會得到什麼效果的。特別是復原派的教徒，的確有這種見解。因為他們以為認罪是一種「羅馬風」的慣技，是一種可厭的行為。他們不能想及那離開羅馬天主教會的祭司所主張的認罪經驗。而復原派教徒的信心，以為牧師是沒有權赦免人的罪的。牧師的到臨，僅不過是如一個上帝的代理人，祇能把上帝赦免的保證給予悔罪的人，如經文上所說的一樣。

復原派的教徒很記得，凡遇到生活中最重大的事情，他就需要見證人到臨。在他受洗之時，必須有見證。在他結婚之時，也必須有見證。當他覺得前途黑暗，壽命不久之時，他就要寫下遺囑；但在他寫遺囑的時候，他必須要一個見證人，簽名在他的遺囑的上面。為什麼他對於人的靈與上帝之間的一切最莊嚴的事務是否要見證人，就猶豫不決呢？

我也相信，那復原派的教徒的認罪和赦免的觀念，是太注重經文，因為那觀念不是習慣，也不是強迫，而是自動的。那個人走到牧師那裏認罪，並不是因為教會律法要他必須要這樣做，而是因為一種內心的驅使，要他去認罪和赦免。

經文中沒有一段能夠舉得出以證明強迫人認罪。關於這一個問題，而常被引用的一節

經文，就是雅各書第五章第十六節：「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所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但迦耶坦紅衣主教（Cardinal Cajetan）卻大膽地批評說，這節經文祇不過教訓基督徒，要他們彼此認罪，並互相承認特別的過失，並沒有要他們向祭司認罪。

別的不談，祇談談復原派的牧師接見他的教友，就有一種利益，這種益處就是他們的認罪經驗是比「羅馬風」的認罪方式好，所以這經驗在復原派的教友看來，是比羅馬的天主教徒更覺寶貴。「羅馬風」的認罪，認罪的人與祭司是各處一間屋子的，認罪的人所處的屋子與祭司的屋子之間是開有一小門，門上還用簾子隔着，但復原派的教友卻面對面的坐着和牧師談話而認罪。

有些認罪的人覺得直接看着牧師，是可得到牧師的問話，因此，他們的認罪比較不經牧師直接的查問更透切。有些祭司對於認罪的人祇問了幾句話，或完全沒有問話，他們祇聽認罪的人自動的認罪。如此，認罪的人在那指定的時候認罪就易忘記某幾種罪，所以他們認罪完畢，回去時還覺有些罪沒有認。

復原派的教友與牧師面對面坐着，他可以在一個人的面前，同時亦在上帝視線之下，將

他的心事完全揭開，他這樣的認罪，已將他的驕傲除去，而他的認罪經驗，則更透切而有效力。

在事實上，羅馬的天主教徒的認罪，並沒有像復原派教徒那樣坦白，所以羅馬的天主教徒對於某種罪，雖然一而再的認罪，但結果他們還得不着赦免。

假如那天天主教徒覺得向他自己的祭司認罪，必受他嚴重的斥責，他就可以往另一教區向不相識的祭司認罪。

十字架的聖約翰對於這一點，就有一適當的觀察：

「他們中多數的人都想討好聽他們認罪的牧師，而結果就有無窮的猜忌與憂慮。他們覺得坦白的認罪是可恥的，因為他們恐怕聽他們認罪的牧師輕視他們，因此他們便文飾他們的罪，使聽他們認罪的牧師不認他們有這樣的不好；他們這種行爲，與其說是斥責自己，無寧說是寬免自己。他們有時向一個不認識的牧師認罪，而他們自己的牧師卻反以他們不是罪人，而是好人。因此，他們就常時喜歡對牧師說及他們的好行爲，他們所說的話是用以掩飾他們的罪行；至少他們是希望自己一切的優點被人稱讚，但當他們謙卑之發現，如我將來所說的，則他們就輕視他們的優點，他們也知道不論聽他們悔罪

的人，或任何人都不會看他們的認罪爲重要。」

復原派的教友與羅馬天主教徒對於認罪的運用方法還有另一相反的要點。無疑的，天主教徒是有許多忠實的人，他們是會用正當的方法來認罪，並且覺得這種認罪方法就是屬靈的安慰之豐富的源泉。羅馬的天主教祭司，對於他的教友，貢獻不少關於道德問題的良好指導。有許多認罪的人，恐懼自己沒有好好的認罪，因此心裏引起疑懼的精神病，凡犯了這種罪的人，內心就要受嚴厲的斥責。這種恐懼，可使一個毫無定見的教友常時走到祭司處給他不重要的表格或材料。我們要注意，若一個認罪的人有了這種疑懼的精神病，他會每日去看祭司幾次，這一種病人的精神病，並不是因常去看祭司所引起，而是他以前已有的精神病許多病徵之一。

但復原派的教友與天主教徒運用認罪的方法，最重要的差別就是如此，天主教的祭司必須要聽許多的認罪，尤其是在星期六，所以他們認爲許多的認罪不過是例行公事的一部份。往往認罪的人認了罪，而祭司所能赦免的，僅不過表面上的罪，而不能免除認罪的人生活中精神上的疾病的真正病源。天主教徒的認罪的方式，與時間的限制，每每令祭司無法查問認罪的人的道德與靈性衰弱的真正原因。

關於這一點，就有一個最重要的例子，這個例子就是指我遇到的羅馬的某天主教徒，他的年齡是二十八歲，在鄉村某教會學校做教員，並不是在紐約做事。在一個星期之前，他會到他自己的教會的祭司處虔誠認罪，他在那教會中頗有地位，並極力擁護他的羅馬天主教。他聽了不少我在無線電臺廣播的演講，因此走來看我，相信我能幫助他。

使他受痛苦的罪，是在性道德的範圍之內的。他爲了這事，痛苦不堪，他說道：

「我對於這罪已再三的認了。有一時間，我覺得輕快不少，但是不久我又受到以前的痛苦。近來情形比前更壞，因爲我知道，我已破壞我的誓言，而那些誓言是在認罪時所發的，我應許的補償，也沒有實行。」

他受了這連續失敗的痛苦，因此，曾先後到各教區找尋祭司認罪。每一次認罪，他都應付得很好，認罪之後，都得到赦免。然而他還是受着痛苦。

我與這個青年人接談了數次，我發覺在他的生活中是有一根深蒂固的自卑心存着，而這種自卑心是他在童年的時期所養成的。關於自卑心的問題，我曾於另章討論過，所以在這裏已無庸把它再述。他在家庭中是第十一個孩子，而且是家庭中最幼的一個，他從來不知道任何的真正的成就。他的一生所遇到的都是挫敗與失望。在性的範圍內，他曾經驗過些少的成

功。這就是他稱爲滿意的來源之一。他曾幾次的說及青年須具有『人性』的必要，他是以這『人性』來代表他性的開發。

我和他把這件事情談了數次之後，他即時明白這個事實，他的性的事情大都是爲了失望，而想逃避他不如人的感覺，並想獲得他所希望勝過別人的一種權力的證據——那就是他的優越權。我指出他，他曾許他的思想常常轉向於這種引誘，他雖然接連的發誓，但每每在很短的時間中就把它打破，他老是把他的心思集中在他的弱點，而不會把他的思想寄在上帝的權力方面，祇有將思想集中在上帝的權能上，纔能獲得勝利。

當我們在諮議室跪下來禱告時，他對十字架坦白的懺悔他以往的罪，他首先說的話就是：

『我的上帝啊，我很傷心，因爲我冒犯了你，我現在誠懇地痛恨我以往的罪……』  
他結尾的話更令人感動，於是我在他走了之後，從記憶中把它寫下來。他說：

『上帝啊，求你賜給我力量，使我有力量戰勝我的罪。求你使我明白你對我的生活的旨意。幫助我，使我能克服每一弱點，在你的服務中找到我的快樂和平安。阿們。』  
我將一節經文贈給這位青年人——『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

13)——之後，我再叫他將他的思想集中在這節經文上面，直至他把這節經文的重要意義完全吸收，成爲他的生活中之一部份，或直至他的意識中充滿了上帝同在的意念與他的生活中具有這力量爲止。

他日復一日地，繼續不斷地把他的思想集中於基督的權力，充滿他的生活，凡與他有害的每一試探，基督已給他力量，使他戰勝了它們。他不久就會發現自己在靈性上已有進步，凡以前使他道德衰敗的罪惡都不能近他。同時，他的自信心逐漸增加，並能常出去與別人交往，獲得新的友誼，而且又發現上帝對他生活的旨意。他對於自己的教會的忠誠完全沒有改變，無論何時，我都不會對他建議過些微的意見，以削弱他對他的教會的忠誠。

在我作的那本書『第五街的講壇』(Fifth Avenue Sermons)，我曾討論過認罪與赦罪的問題，當時我講這個問題的題目乃是『復原派的認罪觀』。那篇講壇有數點是很重要的，在這裏很值得重說一遍：

『記憶、情緒、衝動，有時是會從一個人的下意識生活的深處升起，並在那個人的意識生活中表現出來，它們好像從平靜的池底升起來的水泡在水面上爆裂一樣。它們可以使人成急性的精神病，減低人每日工作的效能，使人有自卑心、恐懼心、以及毀壞人

心裏的平安的精神痛苦。病者愈抑壓這種記憶，他所患的精神病的病勢愈加嚴重。

『每一個病者所患的痛苦，都是由於以往的犯罪而起的，治療這種精神病，唯一的妙藥就是完全認罪。完全認罪就能使病者獲得上帝的赦免，以及得到內心的清淨與平安。

『能測人的情緒的深處之莎士比亚，纔知道這種需要是如何的絕望。在他著的悲劇「馬克柏司」(Macbeth)中，我們就看出馬克柏司夫人謀殺了蘇格蘭王當坎之後，就受了良心譴責的痛苦。在她的夢中，她的下意識老是佔據了她的心懷，她屢次看見那已死的王的血跡在她的手上。她在睡中行走，瘋狂地想抹去她犯罪的證據。

『「去，可惡的污點！去，我說！……」

這裏還有血的腥氣；

一切的阿拉伯的香料，

都不能把這隻小手薰香。」

『馬克柏司曾看見了他的妻子的行爲，於是就對御醫說：

『「你能否治療一個人的心病，

把那根深蒂固的煩惱從記憶中拔去，



將那寫在腦海中的痛苦抹除，  
給予甜蜜的健忘的解毒藥，  
洗淨充滿胸懷中的危險物質，  
以免壓在心頭？」

「那御醫回答說：

「『那末，這個病人就必須自己醫自己。』

「那偉大的戲劇家是對的。我們中每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幸福的關鍵是在自己的手中。祇要他能打開那祕密的心門，讓上帝平安進入，並住在他的心中……

「凡看到人的心的深處的牧師，就不會因看見了人的外表的和平，而以為他們沒有痛苦的問題。這種了解人的心情的牧師，必能從經驗中知道人的心事，在大多數人的生活中，都有不安的情緒，神經緊張，內心紊亂，言行不一。他也知道，自己是負了治療這些受精神痛苦的人的使命；要給他們治療、甯靜、平安。」

在每一個人中，往往有一很大的弱點，所以試探對於他就以強迫的力量臨到他的身上，罪惡就要設法佔領他心靈的堡壘。這也許是飲酒或性的行爲——肉體上最顯著的罪。這也許

是更隱密的罪，如靈性上的驕傲、不仁、埋藏在胸中的憤懣，或從內心絕望，而需要治療與平安，發出來的對別人的苛刻態度。但不論什麼的一種罪，以及這罪如何的表現出來，那唯一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認罪、懺悔、賠償，以及得到上帝赦免的經驗，這經驗就能將壓在人心頭上的罪的重擔舉起。

凡嘗過認罪與赦免的經驗的人，要他把從這經驗得來之精神的愉快、釋放、與安慰的心情，形容出來，是不可能的。

某建築工程師，因為對妻子不忠，曾受了十二個月良心責備的痛苦，結果他是認罪了。他的認罪是勝利的，而他因接受上帝的赦免而得到的改變是相當大。數星期後，他對我說：「上帝的赦免已改變了我的生活。家庭中的障礙已被打倒，我對於我的妻子與兒女的愛心比前時更大；而我又能夠再作禱告。」

有一個社會的工作人員，曾經體驗過上帝的赦免，後來對我說，她對服務人的態度已與前時完全改變。

「雖然有一個時候，」她說，「我當他們不過是討厭的人物，但現在我覺得我對於他們每一個人的福利都很關心，我看他們也是上帝的兒女。」

又有一個在教育界服務的人承認自己曾犯了罪，但犯罪之後，五年來內心總得不着平安。後來他得了上帝的赦免，他對我說：

『上帝已再進入我的生活中，祂免了我的罪，並使我與我母親的關係比以前更好。五年以來，我還是第一次敢正眼看我的母親，我見了她，我的內心沒有慚愧。上帝是我的朋友，而且是每一個人的朋友，凡願與祂作朋友的，都可得着祂做朋友。』

上帝赦免的經驗可以影響一切的關係。第一，就是被赦免的人的反應。凡坦白認罪並得到上帝赦免的人，對於這經驗的實現，是不會長久懷疑的。他覺得自己的內心是有新生命的鼓舞。他已作了一新的起點，一新的開始。他已被釜洗舟，改過自新。那監獄的門已打開了。他的手拷已除了。勇敢與忠誠已在他的心中燃燒着。無謂的恐懼已經消除。懷疑也一掃而空。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旨意與愛之中已充滿了幸福與平安，這種幸福與平安是他以前未曾體驗過的；但現在卻非常豐富。

第二，他對於上帝的關係是有一種改變。已被赦免的人已不覺得上帝反對他了。他已與上帝和解。這好像一個人饒恕對不起的人說，『我已不反對你。你以前對於我所作的事，我已忘記了。我的對你的思想，還是像你未惡待我以前一樣。』所以他對上帝的關係也是一

樣的。當他的罪一經赦免，上帝對他的態度，已不再以他的罪來左右。有許多男女繼續的被罪擊敗，其原因就是因他們以為認了罪，上帝還是不會赦免的。這種思想就把上帝的真面目遮蓋着了，這好像黑雲把太陽的面掩蔽着一樣。如果有此思想，要與上帝團契就不可能。但赦免就可以把這一切改變的。這可以使犯罪的人恢復與上帝交通，在罪人與上帝之間的罪，已經「塗抹」，並把他「放在詛的背後」，「不再記掛」，「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第三，被赦免的人對朋友的關係也會改變。往往他的改變是在家庭中首先表現出來。以前家庭中常有的衝突，與緊張的情緒，現在都以愛與平安代替了。他對於事業與社交的一切關係，都以好意來接觸。在他心裏已燃着的對上帝的愛心，現在已從他愛朋友的態度中表現出來。詩篇的作者所說的話，很合他用：

「得赦免其過，遮蓋其罪的，

這人是幸福的。」

凡心裏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爲有罪的，

這人是幸福的。」（詩篇32：1—2）

## 第九章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

「日落的時候，凡有病人的，不論害甚麼病，都帶到耶穌那裏；耶穌按手在他們各人身上，醫好他們。」

（路4：40）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着。」（太21：22）

「因為上帝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1—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14：27）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

在他裏面。」（約壹4：7—8，16）

在這本書的引言中，我已經將這「精神病宗教治療法」下了一個定義，我認為這就是指示牧師治療人的心靈的方法。這個治療法，是與精神病的治療專家以及醫師的方法不同的，因為在事實上，牧師所做的工作，乃是引導他教區中的教友與上帝接觸，並且與上帝發出的靈性的源頭接觸。凡專心為上帝服務的牧師，絕不會有僅欲做精神病的治療者或醫師的工作

的慾望。

很奇怪，全世界所有的醫師多少都做了上帝非正式的代理人；不過他們不知道罷了。雖然有一些醫師自己不知道所負的上帝使命，其他一些醫師也許對於自己的使命莫明其妙，而表示懷疑，然而這是無關宏旨的。先知以賽亞曾對異教的王古列說，他雖然不服從以色列的上帝，但他仍是上帝的一個代理人。他把耶和華的話告知古列：

「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賽45：5）

爲上帝做工作的人，並不是個個人都知道他們的服務，就是爲上帝服務。許多醫師與外科醫師曾在教會開辦的醫院，或藉熱心宗教的人捐助的醫院，——這些醫院有時是宗教團體的附屬機關——服務多年，或終身服務。不論這些醫藥的從業員願意承認與否，他們無疑地是做著新舊約中衛生、醫藥、與宗教的領袖的傳統工作。若一個醫生湊巧是一個猶太的拉比的長子，那他就自然的做了一個拉比。這些人，有一些已做了祭司或復原派的牧師的職務，其他的人，有許多是做了服務上帝的工作，但他們卻不知道這個事實。對於這件事情，不論一般醫師怎樣想法，但他們每日所做的工作，內中有一些是像牧師所想做的工作，這種工作不但是服務於人，而且是服務於上帝。

大多數人的工作以及差不多一切的職業都是爲他人的利益與舒服而作的，但他們對人的服務，是因入而異的。惟是醫師與外科的醫師就不是這樣。在平時與戰事對於病人的種族、宗教、國籍、道德、或病人的經濟狀況，沒有限制。例如，一個猶太的外科醫生是會毫不猶豫地盡他的知識與技能，爲一個殘害猶太人的納粹黨人治病。醫師與外科醫師如果有這種態度，則他們就與主耶穌的理想接近：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爲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太5：45）

在各方面看來，醫師的工作是重過祭司與牧師的工作。反之，若一個牧師能給予病者靈性的源頭，調整與安定他生理上的程序，那末，這牧師的工作就要比醫師的工作重大。

牧師與醫師的關係，無論在什麼時候發生，彼此對病者都有共同的興趣，技術與目的隱藏在心裏。若牧師與醫師在彼此的工作上，找尋更進一步的合作，則他們在每一方面，彼此間已知道了這種合作的基礎早已存在。

若要牧師與醫師能發生良好的互相關係，則必要雙方明白彼此間各自履行自己的職責，在工作上彼此和諧合作，則對於病者的服務更有功效。

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牧師絕不敢診斷任何的肉體與精神的疾病，或建議任何方法去治療這種疾病。對於有真正精神病徵的病患者，不去看醫生而找牧師診治，這牧師就不肯和他們醫治。他必叫他們立刻去找醫師或精神病的治療專家診治。『醫生開過藥方給你沒有？』『你有沒有照醫生的吩咐去做。』這些問語是常出於這種牧師之口的。他若要為有病的心靈服務，並間接為有病的心身服務，最好是與醫師密切地合作。他要認識近代醫藥的發明與方法，乃是上帝為人類的幸福的旨意，這種旨意恰如他看見在靈性的更新上所表現的上帝旨意一樣。

在另一方面，做醫師的須要認牧師為他們與疾病作戰的夥伴，心靈的救治可以使心懷寧靜，增強病者的意志力，並給予病者的心有自信與平安。

醫師治療人的身體，精神病治療專家的治療人的精神，牧師治療人的靈魂。但是靈魂、精神、與身體的動作和反應，是互相關聯的。身體影響精神，精神反應身體，靈魂的健康與不健康，對身心兩方面都有絕大的影響。有許多身體與精神的疾病都是因心靈有病而起的，心靈有病祇有給以屬靈的治療，纔能獲得功效。

在前章所論的認罪與悔罪，我已舉出幾個因犯罪而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犯罪心，以致身心



發生嚴重的不安的男女，作爲例子，但這些人的不安，祇能藉認罪與赦罪，與上帝修好，而獲得救治，這樣，他們纔能覺得自己與他們的朋友再發生正當的關係。

凡能使一般男女與上帝密切接觸的牧師，都能指導他們怎樣運用聖經，以培養靈性的發展，怎樣默想，怎樣禱告，怎樣培養堅強光耀的信心，對他教區裏的教友身心方面，以及靈性方面，給予無限制的服務。

蒙特利奧與第一流加拿大外科醫生，麥肯基博士 (David W. Mackenzie)，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以會長地位，在美國醫學會演講，他對聽衆說，病者是一個靈魂；同時也是一個身體：

「三百年前，布牢溫多馬 (Thomas Browne) 在他著的 *Religio Medici* 曾說過，他不能去治療病人的身體，因他忘記了他的職業，而呼求上帝去拯救他的靈魂。今日我們在行醫時，我們必須要記着，我們要視病者是一個靈魂，同時也是一個身體，人類是精神的與屬靈的，同時也是有形的與有機體的。我們需要記緊這一點，就是因爲我們今日的人注重專門化，而且太過注重專門，就引起我們忘記了這個道理。我們的醫學書，與我們的整個的醫學教育，在這一點上，是不能說是沒有過失的。我們的行醫方法，務要恢

復一些古舊的家庭醫生的觀點，但同時又不犧牲這裏重要的與必要的現代醫學的價值，或集中於專門範圍的利益。我們最要記牢的，就是病人的全體。

「……醫師也許忘記了他的責任，其實就是他的理想，是擔保在可能的範圍內，不僅是使病者的身體恢復健康，同時，又使病者的心與靈魂得到平安。總而言之，無論如何，是要使病者得到舒適與幸福，那才是最要緊的。我們的治療方法，在它的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它不過是一個手段以達到目的；而那個目的就是病者的舒適與幸福和平安。生活基本的意義就是保護身體與靈魂合作，兩者是不宜分開的。人類是包括精神和肉體，在它們的互相關係中，我們對付它們的方法是須要兩者並重的；祇有用這種態度和這種方法對付它們，我們纔能獲得最好的功效，並能達到我們最高的理想。」

在從前，大多數的醫師對於承認病人是一個靈魂，同時也是一個身體的理論，多少總有點懷疑，即對於承認心靈治療給予病者的價值，也表示懷疑。這一部份的事實，就是因為他們在醫學校所受的教育大半是注重唯物主義。但許多的醫生，都不願承認他們對於宗教的知識是怎樣的少，或在他們的經驗中，運用宗教的力量是如何的少。他們往往避免詢問病者的宗教興趣和對宗教的活動，惟恐病者把醫生的宗教興趣宣揚出來，於病者或於醫生的本身有

利或有不利。但有害與否，這決定權是在乎醫生的怎樣說法。他可以隨意對病者談論其它的題目，而所談的題材，是他相信對於病者是有益的。因此，就有人奇怪，既然有實證而沒有懷疑，爲什麼他不討論宗教？

其次，醫生之所以恐懼討論宗教，爲的是恐別人引起誤會，以爲他們在治療的工作上，是注重宗教信心的價值，使沈迷於科學與迷信之間的現代宗教者，利用他們的說話，以不公正的態度來發展他們的理論。

也有些醫師，對於牧師在病房的工作，得了一種不良的印象，因爲這些牧師在病房中完全失去了機警，他們到病房中探望病人，反給病者不少刺激和痛苦。醫生遇到了這種情形，祇可以暗中關照病者的家屬或看護，請那牧師以後不要再來，醫師雖然是不許某一個牧師再來，但傳說的人就認爲是指全體的牧師，或甚至於有時連宗教都包括在內。

雖然相信上帝，每日實行宗教，注意以及鼓勵病者對屬靈的活動的醫生與外科醫生也不少。

我曾與某大醫院施用麻醉劑的主任醫師談過。他有二十五年的經驗，每年被他施用麻醉劑的病人在數百以上，他對我說：

『我曾經觀察過許多病人進入手術室時的精神與靈性的態度多年。當然這進入手術室的時間，是一切病者最嚴重的時期。當我正在調節面具，使他們麻醉之時，我常常看見他們的嘴唇也在禱告着。』

『你對病人受手術時的宗教信心的效力，有什麼的意見？』我問他。

『我覺得，凡有堅強信心的人，在被施手術之前，恐懼之心比較的少，施手術後，外科的震顫範圍，也比較的小。這一點，多數的外科醫生都可以證明的。』他回答我說。

『有宗教信仰的人受麻醉時，與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在比較上有何差異？』我問他。

『我所知道最大的差異，就是這一點，』他回答說，『對上帝有信心的病者，在手術桌上所施的麻醉藥比較少，故甦醒比較容易，而且在施手術後，痛苦也比較的少。他們很少，或竟完全沒有不安的情緒，或施手術前的發熱。他們很容易渡過這急性病的危機，並能獲得較速的與枝節較少的痊癒。他們能遵守醫生的吩咐，並能自動地與護士以及其他醫院中的職員合作。』

今日我們基督教會中的思想界領袖，多年以來已喚起牧師注意這一方面有效果的服務。例如，晚近的英國倫敦聖保羅堂首席牧師，英革博士(Dr. W. R. Inge)寫給英文報(English

(Press) 說：

「我希望將來的牧師都視自己爲治療靈魂的醫生。人類最適宜的研究就是人；除了研究各種不同人性之外，就沒有更好的研究材料……」

「我願見不公開的診察靈病的業務發達，而這種治療的方法，當然是比在復原派教會公開討論有效。一個有機警、有經驗、有真的同情心的牧師，就能用這個方法去治療人的心靈，比他用公開的服務（治療）方法，更有效果。」

「假如我們以水灌入許多個狹頸的瓶中——我們衆人都是狹頸的瓶——我們是否可以把它們排列成行，取一桶水，潑在瓶上，就可以把水灌入瓶內？這就等於說教壇上的方法。所潑的水，也許會有幾滴灌到瓶裏，但大多數的水是耗去的……牧師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去治療人的心靈。而教會卻忽略了牧師的職責中最重要的一部——治療人的心靈。當然，心靈有病的人，是需要來找我們診察的。」

英革博士所說的這種合作的價值，在我做牧師的工作中，已一再的表現出來了。

某一次，有一個教區裏的教友請我到她家裏，因爲她不久就要去受一種很危險的甲狀腺開刀。當我去看她的時候，她記得在六個月前，她會與我談過話。她見了我，就說道：

「我住在紐約已有十八年了，我時時都到教堂做禮拜，從那時起，一直至現在，從沒有一個牧師問過我內心平安否，也沒有一個牧師對於我靈性的幸福表示一點個人的或非個人的關切。在一年以前，你到這教會來，我更多到教會，但我仍未能從我的宗教中獲得幸福與平安。在多數教會中，唯一的困難，就是他們對他們的會友，不肯供獻私人的幫助。牧師們老是勸勉我們做好，但我視為最大的困難，（我以為我可以說，凡坐在家屬席的教友，都認為最大的困難，）就是學習如何去做我們所當做與真實要做的事情；如何使基督徒的信心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有完全的效果。」

「請你特別的告訴我，你有什麼心事，」我對她說。

「唉，拿我自己作個例子吧，」她說，「我有一個丈夫與一個好女兒，但我對於他們就沒有做到我應做的責任，去幫助他們。我太關心我自己的病痛與憂慮，所以我給他們的重擔，反比我幫助他們為多。」

隨即她告訴我，她爲了家事，與她丈夫的兄弟爭執。她很憤恨他們，而這種強烈的憤恨心，就引起她神經緊張顯著的症象，並使她自己常處於精神緊張的情緒中。她與我談了數次話之後，她已找到克服這種憤恨感覺的必需的靈的源泉，並與她丈夫的親屬修好。那節使她

解除憤恨與惡意最有幫助的經文，就是歌羅西書第三章第十二至第十五節：

『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着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裏作主；你們也爲此蒙召，歸爲一體。』

她每日選了一部份的時間來讀聖經與禱告。這種屬靈的教訓就給了她內心甯靜與平安，而這種甯靜與平安，以前她是沒有的。這種效果，已在比前時快樂的家庭生活中表現出來。

我現在所說的那次我去探望她，爲的是她的丈夫請我去的。

他告訴我，那醫治他妻子的外科醫生，已把他妻子的病情的嚴重通知他了。

『我要你知道，』那醫生對他說，『你的妻子的病狀非常危險。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她神經的狀況，這種神經的病狀是會響影她的心臟。她前次開刀時非常恐懼，所以我們覺得很難把她弄好。現在她必須要有完全的休息，直至開刀以後，須絕對的禁止客人來探望。』

她的丈夫完全尊重醫生的意見，很不願我去看他的妻子。但她的妻子卻要和我談話。因此我就向他建議，我親自先去看一看那外科醫生，得他准許我去看她，我纔去。

當我與醫生談話，那醫生的態度顯然地不歡迎牧師去的。他對於牧師到病房探問病人，曾得到一兩次不良的經驗。

「這個女人的心臟很衰弱，」他對我說，「在前兩次開刀時，她的神經很緊張，所以她的脈搏也跳動很快，在每次我都延誤了手術的時間。如果你和她談論靈性的事情，我恐怕會引起她的痛苦，並增加她神經的緊張。」

我向那醫生建議，如果他覺得我看了他的病人二次或三次之後，而病者的神經病沒有進步，我就不再去看她；必須等到她開刀之後纔去看。他勉強地同意這一個辦法。

我到她家裏，我見她躺在牀上休息。

「唉，我現在，」她說，「再麻煩你到這裏來。我對於我的新宗教經驗很是快樂，但現在我倒受到這試驗。在三星期內，我就要到醫院受第二次的甲狀腺開刀。在前五年我曾經過這樣的開刀二次，但我對於這一次開刀覺得很懼怕。我想起我自己坐救護車裏，躺在醫院的病牀中幾個星期，再經驗醫院中各種聲音和各種氣味，我就厭恨起來。無論何時，我想起護士把我送到手術室的情形，我就滿身出汗，心跳加速，直至我覺得差不多氣閉為止。我恐怕我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不足以建立信心以抵擋這種痛苦的試探。」



來。  
當她說到開刀的事情的時候，我發覺她面色和嘴唇像死一樣的蒼白，她的兩手也震顫起

「你爲什麼最怕醫院和開刀的事情呢？」我問她，「你是否怕死？」

「不，不是爲這，」她回答說，「不過我一想到住醫院的事情，就使我恐懼起來。」

我拿起她放在牀邊的桌上的一本聖經，我翻到詩篇第三十四篇第四節，我便把這一節經文讀給她聽：

「我曾尋求耶和華，祂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有一個人，」我對她說，「他的生命充滿了恐懼。他尋求上帝幫助，他就覺得他以前的恐懼已經除去，等到那個日子到來，他就能保持我現在讀給你聽這句話：

「我曾尋求耶和華，祂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停了一些時，我繼續對她說：「關於這一點，詩篇的作者已給了我們一條引路之線。他寫道：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詩34..7）

「但這是不是說，」那病婦插嘴說，「他敬畏上帝？」

『是的，』我回答說，『敬畏上帝與恐懼上帝，是有很大的分別。在聖經上所說的敬畏上帝，這「敬畏」兩個字的解釋，就是對上帝虔敬，並服從祂的旨意。這不是恐懼上帝，不過使自己屈服，完全服從上帝的旨意。「耶和華的使者」——那就是上帝的降臨——在他四週維護着，於是他就相信上帝，因他相信了上帝，他的恐懼就消滅了。』

那病婦的眼睛閃出奇異的興趣。

『有這麼奇怪的事！我從來不曾想過這事。現在我明白我的痛苦已在什麼地方。我對於我自己太過思慮，但我忘記了上帝對於我的幫助。從今以後，我要把我的思想集中上帝的降臨的事情上，直至這件事情對我變成了實現為止，我也相信如此我就可以除去我的恐懼。』

在她受手術之前一夜，我還去探望她，那醫生已關照了護士，無論何時都准許我進去看她。在我離開她之前，她對我說：

『我已發現那世間最奇怪的事。我的恐懼已消除了。我也能如詩篇的作者一樣地說：『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她是在第二日早晨九時受手術的。到了晚上五時，我到病室探望她，我覺得她已清醒，而且很寧靜地休息。醫生不許她說話，但她眉目間已流露了笑容，表示歡迎我。我站在她的

牀邊，沒有一分鐘，我就背誦她已熟習，並在她的經驗中很寶貴的一節經文給她聽：

「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

當我背誦這節經文之時，她立即把眼睛閉着，當她將眼睜開時，她就流露出極大的平安。

三日後，我與她的丈夫談話，在那時，他倒很快樂，因為他看見了他的妻子的病狀已有進步。

「我今日看過那醫生，」他說，「醫生對於我的妻子的進步很覺得快樂。他對我說：「的確，這是我所看見過的最奇怪的事。我們很爲你的妻子的精神病擔憂，那日早晨的開刀，我們頗爲懼怕。在前一兩星期，她的精神狀態很是平安，但我覺得這種狀態恐不能持久。豈料在施迷藥之時，她的脈搏的跳動非常均勻。所以我對她最後的復原，是沒有疑問的。」」

數星期後，當我和我的教友談及她在醫院的經驗，她對我說道：

「我躺在手術桌時所覺得的平安，比之我經過快樂之日，晚上躺在牀上還要平安。上帝與我同在，其真實性，甚至比醫生與護士在我身邊還要真實。在我的心中，那最後的思想就是那節經文的話：

「我曾尋求耶和華，就應允我，融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凡熟識醫院的規則的人，都知道每個病人需要開刀時，做外科的醫生就需要有一個不變的儀式的準備。那是沒有例外的。這種準備與施手術的本身，幾乎有同等的重要。

每個病人的開刀，在開刀以前，在病人的肉體上需有一定的準備。但我可為在病人的靈性上也宜給以一定的準備。在人的經驗中，需要屬靈的救助，再沒有比等待開刀，那個危險而又痛苦的時候，那麼迫切。在那個時候，往往是一個人需要支取甯靜與自信的屬靈的源泉的時候，同時也就是病者的親愛的親屬在開刀的前後，惶恐地等待，而亟需要這同樣的屬靈的源泉的支持力的時候。在這個危機迫切的時候，上帝給與他們的應許是如何的可靠，先知以賽亞已給我們說明了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賽30·15）

凡經過身體上開刀的人，都知道因親近他的人支持他，為他禱告，而獲得驚人的安慰。有一個在紐約醫院中的病人，在她開刀一兩星期後，告訴我：

「在我未進入手術室之前不久，我的兄弟在三百英里外，打給我一個電話。他的說話很簡單，祇說了他很愛護我，在我開刀之前後，常為我禱告。」

她的眼睛含着眼淚說道：

「這個信息對於我有多少意義，那是沒有人能夠明白。我記得連我的兄弟都對我表示愛心，這當然我必被上帝的愛所圍繞與支持。我似乎覺得上帝的愛已灌滿，並佔有我整個的意識。我既不為情緒所煩擾，而我的一切恐懼也消滅了，我相信我已經驗聖經所說的平安的意義。」

屬靈的平安，不但包含了俗世的平安，並超過了俗世的平安。一個人可以看見沒有宗教信仰，甚至有時極力反對宗教的人，在開刀時，心理很鎮靜。任何的人，如果他的意志非常堅強，他就可以盡力運用他的意志力來使自己鎮靜，以應付那不能避免的事情。此外，還有一種從失望而來的鎮靜。如果人類一覺着他們沒有逃避這運命的可能，他們就能使自己去應付任何的運命。

反之，心靈的甯靜與沈着，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心中被愛上帝與愛別人的情緒佔有了，就完全不恐懼什麼。除非是上帝的旨意，任何的危險都不能臨到上帝的兒女的身上，而上帝的旨意，我們是沒有反對與恐懼而接受它。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賽26·3）

這種平安是與俗世的甯靜不同，因為這一種平安，是世人不能供給我們的，同時也不能從我們身上取去。俗世的甯靜，往往是由一個人的環境支配。倘若環境稍有改變——經濟的損失，親友的死亡，或有其它的意外事件發生，則他的甯靜就立時破產，但那心與精神完全為上帝所佔有的人，他的內心中是有一種平安，而這種平安，雖經過人生一切狂風暴雨，仍然不會受煩擾、搖動、與損害的。

假如一切的病人，在有病時，將他們的心懷寄託在上帝的身上，心中得着上帝賜予的平安；假如一切的醫師與護士都有了如布牢溫多馬爵士著的『Religio Medici』那本書所說同樣信心的支持，那末，在醫院中，尤其是在手術室中，也許沒有什麼新的發展的可能！

有幾種新式的治療法，是注重暗示的方法。但，如果一個人的心懷中覺得有罪；在上帝的面前覺得有罪，即使對他暗示，說他一切都是好的，那於他也沒有什麼益處。暗示不是演魔術時所用之咒棒，我們不能用它來將以往的錯行消滅，或把以往的錯行從記憶中除掉。在前一章中，我們已說過，祇有上帝赦免的治療力量，纔能醫治因犯罪而釀成的心病。聖經是優於暗示治療的：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23：1）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詩30·3）

『上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羅8·131）

『感謝上帝，使我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林前15—57）

『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3）

這些宗教名言，說得非常親切而同情，而且可以視為一種信心的要論，凡記牢這種斷定的言詞的人，它們對於他的生活就給了一種深奧的鼓勵的影響。但這不僅是一種暗示，也不止是一種希望的表示，而是一種信心的確言，藉此可以獲得所願得的禱氣。詩篇的作者說，『他使你的靈魂甦醒。』靈魂甦醒，便能轉而使病者的心身得着鼓勵，更新與重增勇氣。

屬靈的鼓勵，不僅便利生理與精神的活動，而且又能調節它們。例如前面所說的那個需要受甲狀腺開刀的女子，就是因得屬靈的鼓勵，而使她的心跳得到安定與調節。關於屬靈的鼓勵，可使人的心懷甯靜的問題，在前幾章中，已有不少舉例。這祇有從上帝得來的力量，纔能醫治人的靈魂，使靈魂甦醒。

大概的說來，做教師的不宜自動的去醫治患精神病的病者，除非是被醫師或治療精神病的醫師邀請。即使得了醫生的邀請，他們也宜先獲得醫生的指示，知道怎樣纔是與病者接近

的最好方法，然後才可以給病者治療。至於治療的方法，範圍是很廣泛的，祇有對於治療精神病有實際經驗和訓練的牧師，纔能獲得實效。

例如，的確患了癲狂病者，如果他們在病前對宗教有強烈的信心，則牧師給予他們屬靈的救治，總可以使他們獲得舒服與平安。

有一次，我到某會友的家裏探望，因他的母親正從精神病院回來。據說，她已不會傷害人，同時那醫院的院長告訴她的家屬，如果在家裏請一個護士照顧她，就可以使她安靜地住在家裏。我向她的兒子建議（她的兒子是一個醫生），我願和他的母親談談。他說：

「那完全沒有用。你絕不能對使她領悟你的說話。她似乎已不能與她環境接觸，並且忘記了她早年的事情。」

「無論如何，」我對他說，「我願看看你母親，因為你會對我說，她以前對於宗教是有強烈的信心的，而我不時發覺，若用了一切的方法都不能與那病人接近，就祇可以藉病者的宗教經驗和他接近。」

「那很好，」他說。「無論如何，這對於我母親是沒有害處的。」

他領我到他母親的房裏，我看見他的母親與那護士坐在那裏。他的母親對於我們進去，



似乎不甚注意，或者完全沒有注意。

「這個人你認識嗎？」我指着她的兒子對她說。

她望着我，面上露出憂愁的表情說道：

「我不認識他。」

「這不是你的兒子佐治嗎？」我說。

「不，」她回答說，「他倒有點像我的孩子，但不是他。我希望有人能帶我回家，與我家人團聚。在這裏各樣事情都是很陌生的，和以前完全不同。」

在她談話的時候，她緊握着雙手，表示不勝悲痛的樣子。

「請你帶我回家，」她說，「這裏我住不慣。」

在那個時候，她所住的屋子正是她在未患癲狂病以前住了二十年的客室。

「請你告訴我，」我對那母親說，「你有多少兄弟姊妹？」

她將手按着前額，露出神經疲倦的表情，說道：

「我不知道。我記不起了。」

「你有兩個兄弟，兩個姊妹，是不是？」我向她提示說，這是她的兒子告訴過我的。

「我不知道，」她回答說，「也許我有，但我不能記起。」

「你能告訴我，」我問她，「那一個是長兄，佐治呢，還是哈羅德？嘿，你在小孩子的時候，你是常和他們一齊玩的。你記得那一個是長兄，那一個是弟弟？」

「我不知道，」她很悲傷地說，「我不能記憶。無論什麼事，我都不能記憶。我完全記不清楚，這裏一切事情，對於我都不熟識。帶我回到我的家裏吧。」

我再問她幾句關於她早年家庭生活的話，但她沒有作任何的回答。在這時候，她的兒子向我說道：

「我也曾向母親詢問她早年的事情，但結果沒有功效。我們不能與她的記憶的源頭接觸。她已忘記了一切的事情。」

於是，我就向他的母親說道：

「你的兒子曾經告訴我，你對於宗教是有強烈的信心，你很愛護教會，並很喜歡參加禮拜，你對聖經和禱告都有興趣。我願提醒你，假如你覺得你的環境變了，但有一樣事情不變。上帝是沒有變的。祂絕不會改變的。人可以改變，環境可以改變，但是上帝是永遠不變的。」

這是我初次看見她真的聽我講話。我與她談論上帝的愛是不變的，無論我們在何處，我們都能尋求上帝，並與祂團契。

我請她的兒子——那醫生，將他的母親的聖經取來。我拿着那本聖經坐在她的身旁，將聖經打開，引她注意她以前曾用筆畫了記號的一節經文。這一節經文，是她曾用筆畫了很粗的線痕的。這就是詩篇第三十四篇最後的一節。我便讀給她聽：

「耶和華救贖祂僕人的靈魂；凡投靠祂的，必不至定罪。」

「那節經文對你必定有很深的意義，」我對她說，說時聲音很慢，詞句很短，「這是你自己畫了記號的。這是你的聖經。上帝必不使你孤寂。上帝與你很親近。我把這一段經文打開放在這裏。我走之後，請你再讀一遍。」

她現在很注意地聽我的話。於是，我就繼續地說道：

「我把一篇很熟習的詩篇背給你聽。你對於這篇詩篇是很熟的（詩篇第二十三篇），而且是很愛讀的。請你聽我讀：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她立即插嘴說道：「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我背誦着。「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她說。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我繼續說，「爲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她說，接着念完那一節經文。我們二人如此的念下去，直至念完那篇詩篇爲止。我一念了一節經文的一半，她立即接念下一半。當我讀完了那篇詩篇，我們就垂下頭來禱告，而我便祈求上帝，將平安賜給祂的僕人的心中，使她的痛苦與憂慮減輕。禱告完了以後，她的面上就露出富靜而舒暢的樣子。她的兒子——那位醫生——親眼看見了這件事情，很受感動，並說道：

「數年來，這是我初次看見母親回復以往的「我」的動作。」

宗教的服務，在許多其它方面已將舒暢與平安帶到這位母親的心裏。俗世的知識與智力都不能使她獲得進步，但她對於屬靈的救治，卻有了回應。

我很明白，患精神病的病者，在宗教的問題上，往往會發生很嚴重與痛苦的幻想，在實際上，這正如他們對每一個其它的問題作種種痛苦的幻想一樣的。雖然如此，但在許多的病人中，如果以前有了宗教的經驗，則宗教的服務每每能越過思想的衝突與妄想的障礙，而帶給相當的平安，給予那憂傷迷惘的心懷。

凡擔任救治人的心靈的工作的牧師，不論他的工作是與到他的書室的人會談，或去探訪在家裏或醫院裏的病人，他自己就會覺得所利用的屬靈的力量，往往比他所能了解和解釋的

還大。他的真誠的助手就是禱告。禱告便能給他運用永不枯乾的靈力的源泉。禱告可保護正常的人正常，可使人有解決個人的問題的可能，可以使病人恢復健康，可以安慰臨死的人。

有時他又須要教導那來看他的人怎樣禱告。有許多人，甚至自認爲基督徒的人，都以爲禱告不過是一種祈求的名詞。他們對於禱告的了解，總不能超於童年時對禱告的了解。他們的禱告，好像一個孩子寫給聖克勞斯 (Santa Claus) 的一封信一樣——他們的禱告像是一串的要求，每每爲一時的福氣的要求。他們似乎不明白他們最深的需要是屬靈的。

其次，這就是他們不明白，聽上帝說話是與他們在禱告時對上帝說話一樣的重要。童子撒母耳在殿中說：

「請說，僕人敬聽。」

但他們卻把那先知的話倒轉來說：「耶和華，請聽你僕人的話。」

做牧師的對人服務，不論對到教會與他談話的人，或牧師親自到他們家裏去看他們的人，都覺得默禱很能使人煩亂的心懷，獲得甯靜與平安。當教友覺得很難對自己的一點錯行認罪，如果做牧師的說道：「讓我們低下頭，默禱幾分鐘，」在上帝的面前沈靜地等待，每能促醒教友心中的悔改精神，並能使那教友在默禱未完結之前，作坦白的認罪。

做牧師的又要教導他的教友在禱告時必須要等待上帝。先知以賽亞說：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賽40：13）

詩篇的作者也說了有同樣經驗的話：

「要等候耶和華；當壯膽，堅固你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詩72：14）

大多數人的禱告，都習慣了用三四分鐘的時間。凡自己知道一點禱告的現實的牧師，都會教導他的教友等候上帝，有時還要揀選幽靜的地方，在上帝的面前，至少要等候半小時，並將自己的心懷集中在那段經文上。要使他的精神完全鬆弛，等候上帝的力量流到他的靈魂裏，不僅是使靈魂甦醒，而且也能使身心恢復健康。

但最要緊的乃是要那牧師教他的教友明白收受也如請求一樣，同是禱告中的重要部份。許多人對於禱告失望，那是因為他們的禱告似乎很少有效力。那個道理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預備接受他們禱告的回答。

我曾探望一個患了肺炎的教友。他不停地吸氧氣來保持他的生命。他是我們教會中的多年熱心會友，而且久為一般人公認他是一個堅毅的基督徒。但他得了病之後，他就完全不能把握自己，以及保持他的信心。他很是驚慌。

當我到達他的家裏，在我未走進他的病室以前，他的妻子帶我到他們的客室，並告訴我，她的丈夫已完全失了意識力。他心病不時發作，再加以受痙攣的痛苦非常厲害，在疼痛發作時，他就用手指甲將胸部的皮膚抓扯。他常時恐懼着第二次的疼痛發作。

當我走到他的臥室，我的那教友給了我熱烈的歡迎。他的面上還留着數星期來精神緊張的顯明證據。除了他的家屬之外，我是第一個被准許去看他的人。那醫生曾告訴我，這個病人是很少有復原的希望。我將椅子移近他的牀邊。他立刻伸出一隻震抖着的手與我握手，並說道：

『我終日都過着恐懼的生活，我時時恐怕發生第二次的疼痛。你看我受了怎樣的痛楚，』他說，隨即將胸部打開，給我看他指甲抓傷的痕跡，『但那不是頂壞，最壞的還是我日夜的恐懼。』

『你恐懼什麼？』我柔和地問他。

『我恐懼第二次發作，』他說，『我恐懼疼痛，我恐懼死亡。我是一個基督徒。我為什麼會這樣的恐懼？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如此，我不知遭遇了什麼。我覺得我像是在加利利海中的耶穌門徒，但所不同的，就是主似乎沒有親近我，將舒服與平安帶給我。』

我對他說：「你剛纔問我的問題，很像耶穌問祂的門徒的問題一樣。你對我說，「我爲什麼會恐懼？」而耶穌對祂的門徒說，「爲什麼膽怯？」」

「那，那個回答是什麼呢？」他焦急地說，「你能告訴我嗎？」

隨即在我的心就記起了弗洛伊德(Freud)所引用夫藍次亞歷山大(Franz Alexander)的一兩句話：如果一個人在同一晚上做了兩個夢，則前一個夢就是解釋後一個夢的謎，或後一個夢解釋前一個夢之謎。難道這個問題不是一樣的嗎？往往發問了兩個問題，其一也許是補充其它的一個之不足的。很少有一個問題自身就完全的。我心裏沈思了這件事之後，我便對我的教友說：

「你記得耶穌問的第二個問題嗎？那不是有兩個問題麼？」

「是的，」那病人答道，「祂說，「爲甚麼膽怯？」繼後又說道，「你們還沒有信心麼？」」

「假如你把第二個問題想一想，」我對他說，「你就可以找得耶穌問門徒第一個問題的回答，而你剛纔問我的那問題，也可以獲得回答。」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說，「我的恐懼是我缺乏信心。但我不能明白，我有什麼的



事情。我每日禱告，但不能獲得禱告的回答。」

「你在禱告中所請求的是什麼？」我問他。

「我請求上帝將我的恐懼除去，並賜給我平安。」他說。

「你已請求上帝給你這福氣，」我告訴他，「但你有沒有預備接受上帝對你的禱告的回答。」

我把他放在牀邊桌上的一本聖經打開，並請他讀我指出的那節經文，這就是他所讀的：

「你們禱告，無論求甚麼，只要信，就必得着。」（太21：22）

「我知道你已經求上帝幫助你，」我對他說，「但你缺少信心，不信上帝已經並且願意回答你的禱告。當祂已預備回答你的禱告時，你沒有接受祂的回答。你總是伸着手說道：「求上帝，求上帝，幫助我，將我的恐懼除去。賜給我內心平安。」上帝雖然時時對你說：「我的孩子，你聽着，拿這個恩典去吧。我已聽見你的禱告，你可接受我的平安。」然而你還是很焦急地很煩惱地爲你的禱告的回答憂慮着。你仍然繼續的說，「求上帝，求上帝，賜給我平安，」上帝即使在那個時候已賜給你，但你還是高聲呼叫要求上帝的回答。」

「你也知道接受與請求，在禱告中是同樣的重要；是不是？」

「是的，那是真的。我們不止是請求上帝賜給我們福氣，我們更應要接受上帝無條件地賜給我們的恩典。今日你這樣急急地叫我來，我來時你又伸出手來歡迎我，這兩種舉動乃是禱告中之一部，因為你相信上帝會用我帶平安給你。你會請求上帝除掉你的恐懼，並賜給你平安。」「是的，」他回答說，「我是很希望上帝的幫助。」「你現在預備接受數星期來你請求上帝給你的福氣嗎？」

他說：「我現在已預備接受了。」

我向他建議，與其繼續不斷地請求上帝給他福氣，甯可現在就感謝上帝賜給他這福氣，因為上帝在這時已將他所希望獲得的福氣賜給他了。

「你禱告」我對他說。

由於久已養成的習慣力量，於是他就開始禱告說：「上帝啊，請你脫除我的恐懼，並賜給我平安。」隨即他口訥起來，猶豫了一些時候，然後增加了自信的力量，繼續地說道：

「上帝啊，我感謝你，因為你將我的恐懼除去。我感謝你賜給我的平安；你的平安，我現在已接受了。你的恩賜，我已很感謝地接受了。我是非常需要它們的。我現在就拿它去。我感謝你，上帝，因為你賜給我這奇異的福氣。」

隨即有一個甯靜而平安的沈默時間。於是我就以有聲的與無聲的禱告來完結這個禱告的時間，說了幾句感謝上帝救助這個孩子的恩典。

禱告完畢之後，他的面上露出平安的樣子，大部份的緊張情緒已經消除。

「在我的一生中，這是我初次接受我的禱告的回答，我雖然做了聖經班的教員多年，但我還是初次想到這一點！我現在纔明白主在醫治人的時候所說的話的意思，祂對人說：

「照你的信心，給你成全了。」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照着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罷。」

「放心，你的信救了你。」

「你用什麼方法讀聖經？」我問他。

「我習慣了，」他回答說，「每日讀一章至三章。我在前兩年已把整本聖經讀過。」

「當你讀經時，你從聖經獲得些什麼？」我問他。

「那，很多！」他說，「聖經給了我們許多的教訓。」

「今晨你讀了多少？」我繼續的說。

「兩章。」他回答說。

「那幾章？」我問他。

「提摩太後書第一二章。」

「請你告訴我，」我說，「你從這兩章中得了什麼教訓？今晨上帝給了你什麼的使命？」

「那，」他遲疑地說，「我現在已不能記得有什麼特別的經句。」

「在我看來，」我對他說，「你的讀經也如你的禱告一樣，都是得不到什麼幫助的。我願向你建議，在你每日早晨做靈修讀經的時候，你不可拘泥讀兩章或一章，在你開始讀昨日未讀完的經文之前，你先要問一問自己，「今晨上帝給我什麼的使命？」然後再作一簡短的禱告，祈求上帝幫助你，使你注意祂給你的旨意。禱告之後，就讀下去，直至讀到你覺得那一節的經文每個字確是上帝給你的為止。讀到了這句話，就應該停讀，讓那一句經文的話，搜查你的心懷。現在請看你今晨讀的那兩章經文。在第一章就有這一句話：

「因為上帝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 1:7）

「那不是很奇怪？」那病者說，「我讀這一章的時候，我倒不注意那一節經文。」

「噫，我明白了，你已失去今晨上帝給你的使命。祂已在那一章中告訴你正當的辦法，祂也許已將你的恐懼的情緒除去，並賜給你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那一節經文，讀起來，很像特別的寫給我。」他回答說，「我今日要把這些字句再想一想。」

當我離開我的會友之時，我覺得他的精神已不緊張，愁悶的面容也不見了。一個新的興趣已進入了他的生活，他對禱告與聖經的意義已有新的瞭解。在他的宗教經驗中，他是初次覺得上帝對於他已變成了一個活的現實。在六個月中，我去看他許多次。他的病的轉機，是與他對禱告與讀經更能瞭解更會運用而俱來的。他不再恐懼病的發作或死亡的來臨，在事實上，他已失掉一切的恐懼，並能幫助他，使他的疼痛的次數減少，痛時不像以前那樣痛。他的病已逐漸進步，所以在九個月後，每日他已能到公事房做一短時間的工作。那是四年前的事。而現在他已每日至少到公事房做五小時的工作。他不僅脫除了肉體上的疾病痛苦，而且在靈性上很有長進，他以前常求不到的精神的甯靜與內心的平安，現在他已獲得了。

關於牧師為病人服務的問題，還有一點，我要牧師注意，因為做牧師的是可以向醫生證明他能與他們合作的。在病人垂危之時，醫生若說道：「醫藥沒有效力，這個病人已絕望

了。」我就指出牧師在病人垂危之時，還能給予病者以及病者的家屬助力。醫生雖然沒有唐突地將這消息告訴病者或病者的家屬。然而他們的心已在無言中暗示了那最後的宣判。病者與其家屬每每要求醫生明白回答他們這句問話：「醫生，有沒有復原的希望？」

當然也有極少的病人被醫生視為無望的，乃是由於醫生診斷錯誤。在這種病人中，以及其他一切的病人，牧師喚醒病人對上帝治療力量的信心，即可以補充醫生的力量，使病者復原，而不至因崇拜現代的醫生，而忽略了現代醫藥上上帝賜予的源頭，便輕輕地把病人放棄了。

凡對探望病人的事而有忠誠的心與資格的牧師，就可以使病者及其家屬明白：凡相信上帝，並能智慧地與忠誠地運用聖經禱告的基督徒，都能獲得世界上任何治療崇拜所具有的屬靈價值的每一源頭。如果教會與牧師更能忠心服務病者，如果醫生更能明瞭治療病者整個的身體，不僅是包括醫治病者的身體，而且要包括醫治病者的心與靈魂。

在這時候，我對於這幾個極少數的診斷錯誤的例子，不願再討論下去，我寧願在這裏討論一些比較普通的例子，例如，病者的病狀，經醫生診斷，認為絕望，而醫生的診斷是沒有可能的錯誤的。

幾個月來，我曾探望我教區的一個教友。她患的病，初時以為是輕微的消化不良病。後來再行檢查及經過愛克司光檢驗。有一天那醫治她的醫生在路上招呼我，並對我說：「我有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我必須要告訴她的家屬，因為她已完全沒有復原的希望了。要告訴他們，這一件事情是不容易做的，因為他們從不曾料到她的病會這麼的嚴重，如果宣佈了這件事，對於他們很受打擊。」

我問了那醫生，他可否使我知道，他在什麼時候對她的家屬宣佈；因為我也要與她的家屬一齊聽他宣佈。過了幾天，當我們眾人聚集在客室裏，醫生從病室裏走下來，輕輕地向她的家屬宣佈那悲慘的消息。在這個嚴重的打擊之下，他們勇敢地忍受着。不久那醫生去了，我就和他們談論，他們對上帝的信心，以及上帝給他們的安慰與力量。那丈夫卻懷疑到底他的妻子是否還能保持她的勇敢與信心。「她太怕死，」他說，「她太捨不得她的家屬。我不曉得，當她知道她的病不會好之時，她怎樣忍受得住。」

那病者已懷疑她的病的嚴重，於是在某一天突然對醫生說：「醫生，我的病已經絕望了麼？我要你將那真實的情形告訴我。」那醫生很柔和而仁慈地對她說：「我恐怕那是真的，但我總盡力使你舒服，盡我的力量醫治你。你的護士很能幹，你的家屬很虔誠。你的信心比

許多病人更好。請你保持這種熱誠的信心。」

在那一晚，我與那垂死的婦人談了許久。我把上帝給祂的百姓的應許讀給她聽：

「雅各阿，創造你的耶和華……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題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賽43·1—3）

我安慰她，我向她保證，上帝在古時候領導祂的兒女經過危險的水中，現在上帝對於她也是如此，在她將要經過那大的冒險之時，上帝必與她同在。我與她談談耶穌的擔保永生，就是與上帝一種團契，而這種團契的豐富與親密，是死亡無力破壞的；在她靈的旅程中，曾作了她的同伴的耶穌，必會伴她走完那個旅程。

她很熱心地把握了這聖經的應許，並以寧靜而不憂愁的信心等待那最後的路程到臨。她屢次要求我向她背誦她所喜愛的經句：

「雅各阿，創造你的耶和華……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題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賽43·1—3）



我每次讀完之後，她的面容總是露出喜悅的樣子，並說道：「我知道社會與我同在。」

一日，我從鄰近的城市回來，我就立刻到那教友的家裏。她的丈夫與她的兩個女兒在門前迎接我。當他們領我到客室，而不照常直捷領我上樓，我卻有點奇怪。過了幾分鐘，她的丈夫情緒很緊張地對我說：

「你上去看我的妻子已沒有用了。她已經失了知覺。昨晚她已經昏迷了，今天整天都不能認識我們。那醫生已來過，他說，在一兩小時內就會死了。」

那兩個女兒眼睛紅紅地正在哭泣。其中一個說：「如果她能給我們幾句話或一點表示，說明她一切都安樂，那末，我們也許覺得好過些。」

那時正是某一冬天的下午五時。室中已現出陰暗的樣子。我對那丈夫說道：

「無論如何，我願意走上去看一看你的妻子，並爲她作禱告。」我以手示意叫他以及他的兩個女兒跟我去。我們上了樓，則看見那護士站在牀旁，沈靜地看着那病人。「你今天有對你的妻子說過話嗎？」我問那丈夫。

「是的，我們衆人都說過話；我的女兒，與那護士以及我，都會對她說過話，但我們得不着她任何的回應。在你未來之前的幾分鐘，我們又試過了。」

我拉了一張椅子到牀的旁邊，病人的右手伸出被外。我握着她的手，慢慢地背誦她所愛讀的那節經文：

「雅各阿，創造你的耶和華……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經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你趟過江河，水必不漫過你。……因為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是以色列的聖者，你的救主。」

我讀了這段經文之後，我察覺那病人的眼皮有點微動，那就是知覺有點回復的徵象。我們大家走上前看。我們看見她似乎有點要醒轉來的樣子。我用堅決的口氣再背誦那段經文：

「雅各阿，創造你的耶和華……現在如此說，你不要害怕，因為我救贖了你，我曾經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我讀到第三句，那病人的眼慢慢地睜開，並跟我一齊念下去：

「你從水中經過，我必與你同在……」

我繼續的念下去，直至念完為止。她的嘴唇在動着念這段經文，但站在牀邊的每一個人都聽不清楚她念的話。隨後她慢吞吞地說道，「祂……是……與……同在，」這幾個字雖然含糊，但我們衆人都可以聽見。

隨即她的一個女兒彎下了腰對她說道：「媽媽，你認得我們嗎？」她的回答就是微笑的認可與不可言狀的平安，隨後她又進入昏迷的狀態。在一小時內，她已去世了……有如本仁聖約翰所說的另一個往遊聖地的基督徒，她已渡過那同一的河：在彼岸上，有一切勝利的聲音歡迎着她。

在這裏所說的，不過是舉例之一，以證明屬靈的鼓勵能達到人的靈的深處，由於鼓勵人的靈，而間接就能鼓勵人的心懷與肉體，因為俗世的鼓勵已許久不能達到那人的生活中內在的衛城，故祇有屬靈的鼓勵，纔能與那人的靈魂接觸。這件事情就使我們衆人驚醒，知道了靈的力量之偉大。

在這一章裏，我所述說的，全是關於我到各病人的家裏探望的事，而所探望的病人大都是我教區裏的教友。但在前一章裏，我所述及我會見的人，有許多是非我教會的會友。

我在教會中會見的人，大約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我自己教會的會友。此外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是因偶然到我教會參加禮拜的，或聽見我在無線電播音演講的，這一種人，我也把他們當爲我教區裏的教友，因爲一個牧師的工作是不能以他自己的教區爲範圍的。前世紀有一個偉大的基督教教師說：「世界是我的教區，」這句話在意義上是每一個牧師所當奉爲圭臬。

治療人的靈魂的醫生，是要為各階級各種景况的人服務——不論他們是高尚的人，或下賤的人，富人或窮人，老年人或青年人——不拘他們的地位或身分。凡到他那裏來商量的，他都宜以同情、瞭解、和善、信任與愛的精神來應付他們。任何使他們覺得傷心或震驚的話或表示，做牧師的都不宜做。他要把自己處在別人的地位，明白別人所遭遇的困難，因為做牧師的先要瞭解自己，然後纔能瞭解別人。無論來會見他的人說什麼話，他都宜以同情瞭解的精神接受。他的工作不是審判人。他在這裏是作了基督的使者，並為人們服務。

凡來求他幫助的人，他都要對他們表示友好。牧師也很容易學了醫生對待病人的樣子，以一種職業的態度對待來求助的人，把他們當作『病案』，而忘記了他們也是人。若做牧師的以不友好的精神對付來訪的人，無異驅他們速退，並使他自己對待別人無能幫助。

他要對來看他的人表示信任。他要使他們知道他相信他們，要看到隱藏他們裏面的好處。來訪的人往往對他們自己，以及上帝與別人，都是失了信心的。如果做牧師的給予他們信任，即能使他們振起他們的自信心。

末了，他要對人有愛心。凡對人沒有愛心的人，就會輕視人，冷嘲人的，而這一種人就不配做基督教的牧師，或其它須要常與人接談的職業。耶穌視愛鄰人與愛上帝是同等的重

要。凡愛上帝的人，也能愛別人。我們若對人沒有同情、憐恤、與愛心，我們就永不能做基督的門徒。那信靠耶穌的門徒曾經寫道：

『親愛的弟兄阿，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就是住在上帝裏面，上帝也住在他裏面。』（約壹 4：7，8，16）

凡能接受與表示上帝的愛與平安裏面，那個心就會獲得平安。一個真正治療人的靈魂的牧師，就需要他自己住在上帝的愛與平安裏面。假如有人有困難的問題或需要的事情，到牧師處商量，若他們覺得那牧師沒有同情心，而且又神經過敏，缺少精神的寧靜與平衡，並缺少同情與愛心的，他們就不會把他們的問題和他商量。他們很可以在離開他之時，說道：『治療人的靈的醫生，請你醫治你自己罷。』所以牧師的內在生活，以及他的知識與對上帝的經驗，對於牧師的本身是很重要的。凡自己能過豐富的生活的人，纔能領導別人進入豐富的生活。凡自己能獲得上帝的平安的人，纔能帶平安給予別人。凡自己能做到對上帝有信心的一個好的榜樣，纔能領導別人對上帝有信心。因此，每一個牧師若到了人的面前應該能鼓起人的希望與自信，並能射出屬靈的力量。

治療人的靈的醫生，最重要的任務，是領人歸向上帝。不論他們是本來正常而願繼續保持其正常的人，或內心負了罪的重擔，而他的罪是未經認罪而且又未爲上帝赦免的罪人，常有非常疑懼，並爲惡夢所困的人，被未解決的難題，或不安的情緒所困的憂傷的人，或甚至於因教育錯誤，或受不良環境所影響，而養成不良的習慣，致破壞他們終身幸福的兒童，治療靈性的醫生都要把每一個這樣的人，以及他們全體，領歸上帝，在上帝的裏面，這種憂傷的人就得到治療，並使他們獲得復原與平安。沒有精神病醫學知識，僅有對上帝有強烈信心的牧師，對於爲人服務的工作，已經有成效了，若他對於每一個來求助的人，不僅把他從治療精神病的醫生搜集得來的一切知識與經驗給予他，而且更把上帝治療與改變的力量實際知識貢獻他，那末，這一個牧師就是真正的治療靈魂的醫生了。

(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精神病宗教治療法

每册國幣

(郵費另加)

印	發出	譯	著
刷	行版	者	者
▲	者	者	者
版	者兼	葉劉	馮
權	廣	柏美	尼
所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華麗	爾
▼	學		
	集成印刷所		

PASTORAL PSYCHIATRY

by

John Sutherland Bonnell

Translated by

Mary Liu and P. W. Ip.

Price: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46

2  
311271



74

Cat. No.  
16766